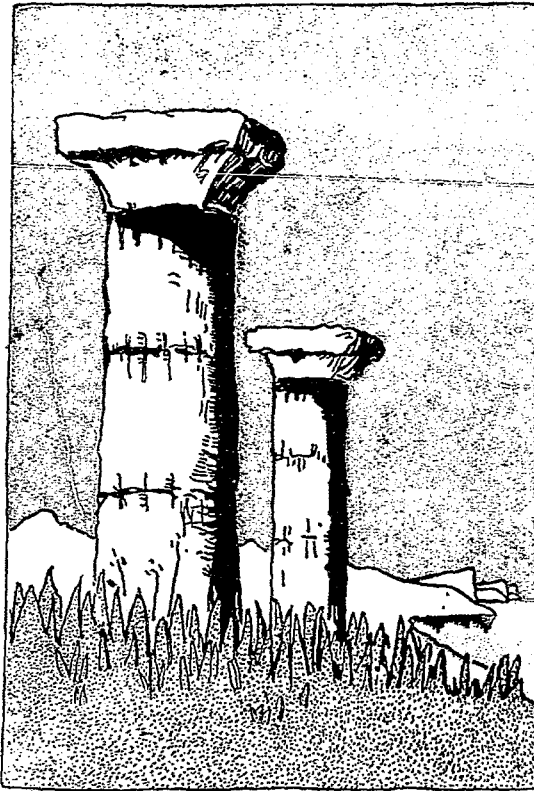


少年史地叢書

人類的故事

上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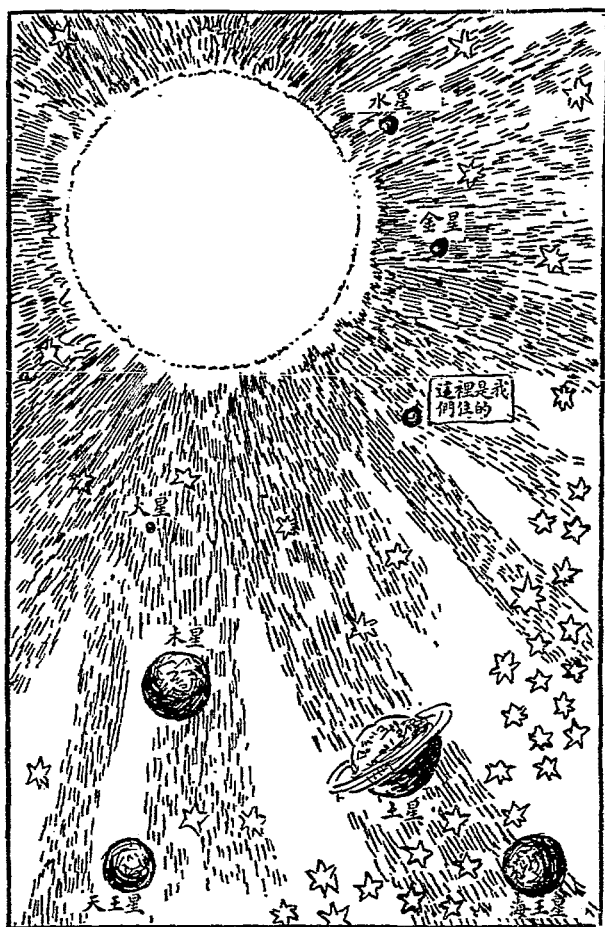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S
M
C
E

398.2
沈

二册 (上)

9434



我們歷史的背景是在一個小的星球上這球是在廣大無限的宇宙間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MG
Q 98-49
5



3 1764 4147 9

序

近年來歐美史學界出了兩部別開生面的書。

Wells: Outline of History) 一部是房龍所著人類的故事 (Hendrik Van Loon: The

Story of Mankind) 三年前，我曾在新潮雜誌上把世界史大綱介紹給中國讀者；現在又得

着機會介紹房龍的著作，因為沈性仁女士已經把這部書譯成漢文了。參看新潮第二卷第三號四十一頁至五十一頁。

房龍在史學上所用工夫，比較威爾斯深得多。在威爾斯初次嘗試編輯史書的時候，房龍

久已知名於史學界了。這部書是他多年研究所用心血的結晶。其文筆雅潔，妙語解頤之處，

不讓於世界史大綱；而其選材精審，立論穩健，與世界史大綱立意打倒偶像，放言無忌者不同。

威爾斯作史，注重掃除史學界舊觀念，提倡人類共存主義全球一視同仁的新哲學。房龍作史，

注重啟發兒童思想，故持論力求中正和平。

試舉一例，威爾斯對於窮兵黷武的英雄，往往痛加譏貶，不留餘地。譬如他說，拿破崙的政

治才不如塔力蓋 (Talleyrand)，他的將才不如摩羅 (Moreau)，他的理想不如俄皇亞歷山

大第一。又說，拿破崙的戰功全是微倖；他生平的夢想，無非效顰學步，想把愷撒 (Caesar) 的

狡行重演一番罷了。甚至說就是拿破崙第三也比他的伯伯聰明識時務得多。這種論調，雖

序



可警惕野心的軍人，終覺太苛一些。房龍著書的態度，就不同了。他的書中間，也明說拿破崙的短處，譬如自私，傲慢，反面無情的地方，他並不絲毫替他隱諱。但他同時又把拿破崙的雄才大略，深得民心的實況極力描寫出來。他說：「我現在坐在一張很舒服的椅子面前，棹上滿堆着書籍……嘴裏告訴你們拿破崙的爲人怎樣不足取。但是我若擡頭一望，假使看見窗外大街之上，車馬忽然停住，耳邊一片鼓聲，短小精幹的拿破崙穿着破舊藍色軍衣，騎着白馬而來，那我就不能自主了。恐怕我也要拋了我的書籍……離開我的家庭，遺棄一切東西，跟着他就跑，隨便他領我到什麼地方都可以。我的祖父是這樣跟着他跑了的……還有千千萬萬別人的祖宗，也是這樣跟着他跑了的。他們並未得着什麼報酬，也不希望得什麼報酬。甘心情願犧牲肢體，犧牲性命，去供他的驅策，別井離鄉，跋涉數千里外，跑到俄，英，西，意，或奧國的砲壘面前，聲色不動，看着那連天的砲火和死神決戰。」讀者請看房龍筆底下的拿破崙，何等的精彩弈弈！

又如威爾斯記述羅馬的滅亡，其論斷非常簡單。他幾乎把幣制紊亂，認爲衰亡的唯一原因。而房龍所注意者卻不在此。他說：當時羅馬『大部分的人民，祇要錢袋還沒有空，照舊大吃大喝；選着各人的天性去愛人恨人；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戲院裏爲格鬥的事情，並且無須購買入場券，大家就都跑去看戲；再不然，就在這大城的陋巷裏面挨餓；至於他們帝國的失卻效用，行

將滅亡的情形，他們全不知。」『國內的青年，都死在連年不斷的戰爭裏。他的農民都毀在長久的從軍與嚴重的賦稅上。那些農民有變成了專以乞丐爲營業的，有變成有錢地主的雇工的，他們的地主給他們吃，給他們住，但是要他們終身服役，變成「農奴」。這些不幸的人民，既不算奴隸，又不算是自由人，竟成了他們所耕田地的一部分，如同田地上的耕牛與樹木一樣。』

『他們對於這個世界上的種種事情是不生趣味的，因爲這世界竟是這樣一個苦痛的棲留所。』『他們雖願拼一死命去進天國。但是專爲野心帝皇的利益……而戰爭，他們不願參加。』

『同時北部的蠻族，又在邊境扣門。因爲羅馬本國已無軍隊可以阻其前進，所以祇好雇用外國軍隊來抵抗他們。有時雇來的外國兵與他的敵人是同血統的，所以戰爭的時候，很容易縱容敵人。』『第二第三世紀的皇帝都是軍營裏當兵出身。靠着軍營裏弟兄們的力量，把他們扶登大寶。這些皇帝前蹶後繼，更換得非常之快。他們都是殺進宮去做皇帝。等到別人有了錢，可以隨通衛隊，起一個新革命的時候，他們又從宮裏被人家殺出來了。』『到了後來，這個帝國都市衰敗得不成樣子，變了沒人注意，完全絕望的國家。』『古代的宮殿，已經受了無數次的搶掠。那些學校都被燒了，學校裏的教員，都被餓死了。有錢的人都從別莊裏被人家趕了出來……道路也頹壞得不堪了。舊時的橋梁也沒有了，商業也停止了。』

我們讀了房龍

這段文字，對於今日之中國，不禁發生許多感慨。

上文所以援引威爾斯的書來和房龍的書相比較。並不是說威爾斯所著的書不好。他的書好處極多，我在新潮雜誌已經詳細說過。我的意思不過想告訴讀者，世界史大綱出版以後，又有一部好書出來，可與世界史大綱競美。同時房龍與威爾斯見解不同之處，也可以從這中間看出來。威爾斯是個文學家，他的書以高尚的理想或優美的文字勝。房龍是個史學家，他的理想和文字，雖也極有精彩，但他取勝的地方，却在選材的精審，和立論的平允。房龍這部書是預備給西方小孩子讀的，文字的流暢，與味的濃厚，讀了人人滿意。為教育兒童計，這部書似乎比威爾斯的著作穩當一些。還有一層，書中的插畫，也是作者自出心裁，體察兒童的心理描繪出來的。這也是書中一種特色。

房龍書中所用文字雖然力避艱深；然而他組織史料的時候所擇途徑，却是避易就難，揀一條頂崎嶇的路走。因為他不照平常史家的習慣，專去描寫英雄和新奇的事蹟；而處處注重人類思想的變遷，和各種敦促社會進化的重要運動。拿這種最難處置的史料，做成極有趣味的故事，來告訴小孩子們，使他們聽了不生厭倦，我不能不佩服他用筆的巧妙。

他選擇史料，有一個很重要的標準。無論對於一個國家或一個有名的人物，他先要問：

「到底他們對於社會有沒有什麼新貢獻？會否產生什麼新思想？有沒有什麼舉動使全人類的歷史發生變化？」他用這個標準選擇史料，居然把歷史上最重要的事蹟和人物大半都找到了。書的篇幅，雖不甚多，述事却很扼要。

這部書也有一個大缺點，已經譯者在弁言中間指出，就是「此書名爲『人類的故事』」。但是按牠的內容，祇可以稱爲「一半人類的故事」，因爲書中除去「孔子與釋迦牟尼」一章之外，沒有敘述一點東方的歷史。但是這一層我們也可以原諒。一個不能了解東方文字的人，根據展轉翻譯得來的一點史料來高談東方史事，總不免有許多隔靴搔癢的地方。與其亂說，不如不說的好。作者少說東方史事，也就是他的穩重處。我們把這部書當作西方人類的故事讀罷。

還有一事，要請讀者注意。一部好書，非得一個好手替他翻譯出來不可；否則原書好處，往往被譯文所埋沒。現在房龍的書，得着沈性仁女士替他翻譯，真是一件可慶幸的事。沈女士長於文學，不特對於原書能澈底了解，並且譯筆極能曲折達意。原書和譯文，可稱雙美。

沈女士把這部書譯成之後，將全稿寄給我看。要我替他作一篇序。我是從來沒替人家做過序的，因爲做序很難，所以不大敢冒昧嘗試。不過沈女士的譯作是我素來佩服的；房龍的

書又極有價值；因此大胆說幾句話，把這部書介紹給讀者。信手寫去，不成其爲序文，還望讀者勿笑。

十四年二月十日 經農草於上海

譯者弁言

一、此書名爲『人類的故事』。但是按牠的內容，祇可以稱爲『一半人類的故事』，因爲書中除去『孔子與釋迦牟尼』一章之外，沒有敘述一點東方的歷史，並且所敘的孔子與釋迦牟尼的事蹟也是極簡單，還有些隔膜的地方，所以譯者已經將牠刪去了。不過按著者的意思，書中所敘的都是於現世界有關係的，因此只好仍取著者原定的名稱。

二、插畫是本書的一個特色。歷史書中插畫是必不可少，本書中的插畫與地圖，都是由著者自己的意匠製造的，是最合乎兒童的心理。著者的主張，以爲教員教授歷史時，不但應該令學生們看地圖，並且還應該鼓勵他們，使他們按自己的意思畫圖，因爲這樣可以使他們記得格外清楚。教授歷史，最重要的就是要使他們知道歷史事實的順序，而這些自己畫的圖可以給兒童一個永久的印象。令兒童自己畫地圖也有同樣的功用。

三、外國人民與地名的譯音，是翻譯歷史與地理的一件極困難的事情。商務印書館出版之標準漢譯外國專名表，供給我們極好的標準譯名，可惜他出版太遲，正在本書付印之時。本書內固有名詞，有依據教科書上的譯名的，也有依據外國專名表的譯名的。譯者未能完全採用標準漢譯，尚望讀者諒察。

四、此書係用直譯的方法，但是有幾處爲讀者方便起見，不得不改爲意譯。譯者不文，原文的好處，未能盡達，此是譯者對於著者與讀者十分抱歉的。

序言

告讀者

我在十二三歲的時候，我的一位叔叔引起我對於書籍圖畫的嗜好，允許我帶我出去探險，這一次的探險，使我不能忘記的。我同他一同到鹿特丹姆的老聖洛崙斯教堂的塔尖上。

有一天很好的天氣，一個教堂的守門者帶了一個大鑰匙，這個鑰匙大得如同聖彼得教堂的鑰匙一樣，開了一扇極奧秘的門。他說，『回頭你們要出來，便按這個鑰匙，』他將門上的生了鏽的舊鐵鑰支牛一聲，便將我們兩人與那忙亂的街道上的喧鬧隔開，將我們鎖進在一個經驗新奇的世界裏了。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與那種可以聽得出來的幽靜的現象相接觸。我們爬上了第一層的樓梯的時候，我在我的對於自然現象的有限的知識上又添了一個新發見——就是那種可以摸得出來的黑暗。一根火柴指示了我們向上的路在那裏。我們到了第二層，又上一層，又上一層，一直到了無數層，再上一層，忽然我們的眼前大放光明。這一層與教堂的屋頂一樣高，人們將他當作一間儲藏室用的。那裏擺着幾個被丟棄的可尊敬的信仰的符號，這種信仰在許多年以前為那些都市裏的好百姓丟棄了的，上面都蓋着幾寸厚的塵土。從前我們的祖先以

爲生死繫之，視爲最重要的東西，如今卻變爲垃圾、廢物了。那隻勤勉的耗子，在這些泥塑木彫的空隙中，築起了他的巢穴，而那隻永遠注意的蜘蛛，在一尊和藹的聖像的支撐開的兩臂之間，設了一爿店鋪。

再上的一層告訴我們，這眼前的光亮是從那裏來的。開得極大的窗戶，帶着沈重的鐵製的欄杆，使這間高而且空的屋子，變成了爲幾百隻鴿子的棲宿之所。呼呼的風從這些鐵欄杆中吹過，空氣之中，充滿一種奇怪的可喜的音樂。這是我們腳底下的都市裏的聲音，但是這個聲音，乃是被距離滌淨了的，濾清了的。大車的磷磷之聲，馬蹄的得得之聲，起重機與滑車的軋軋之聲，以及有忍耐力的蒸氣，使人們演出種種活動的噓噓之聲——這些種聲音調和起來，成爲一種柔和的，嚶嚶沙沙的聲音，這個聲音，可以給那些鴿子的鴿鳴之聲一個極美麗的背景。

樓梯到這裏爲止，另外又起了一條梯子，登上了第一梯（一個極滑的老東西，使人很留心的用腳去探他的路徑），那裏又有一個新的，更大的奇物，那隻都市的大鐘。我看見了時間的內部。我可以聽見那急速的秒針的粗重的跳動——一二——三——一直到六十。忽然一陣震動的聲音，這時候一切的齒輪彷彿都停止了，這是從無窮上又切下一分鐘去了。沒有間斷的接着又開始了——一二——三——直到最末一個警告的轟轟之聲與許多齒輪的磨擦，如同雷

響似的聲音，高高在我們之上，告訴世界上這時候已是正午了。

再上一層乃是些鐘鈴。可愛的小鐘鈴與他們的可怕的姊妹們。正中間是一隻大鐘，這鐘在半夜裏報告大火或大水的時候，我聽了嚇得我目瞪口呆，身子發直的。這鐘的孤獨與高做的樣子，彷彿是反射到過去的六百年，在那六百年之中，他與鹿特丹姆的好百姓共享甘苦。

大鐘的周圍，掛着些小東西，排列得很整齊，好像老式的藥鋪裏的藍色瓶子似的，這些小東西每星期奏兩次極悅耳的調子，這是爲那些鄉下人到城裏來買賣東西，以及聽聽這大世界做些什麼事情的時候，給他們的一種利益。但是在一個角上——獨自一個的，其餘的鐘都不理他的——有一隻大黑鐘，沈靜的，很嚴肅的，那隻報死的鐘。

後來又經過黑暗，又有梯子，比較我們先前所爬過的梯子更直，更危險，以後忽然的遇見天空裏的新鮮空氣。我們已經爬到了最高的廊子。我們的上邊是天空。下邊就是全都市——一個玩具似的小都市，許多忙碌的小螞蟻忽忙忙的在那裏爬來爬去，各人都注意他的或她的一種專門的職業，此外在一堆雜亂的石頭之外便是野外的綠草地。

這是我第一次對於大世界的一瞬。

從此以後，我每有機會便到那塔頂上獨自去取樂。雖然這事有點困難，但是爬上幾層，祇

於身體上費些力，立刻就可以得到報酬的。

況且，我又知道我的報酬是什麼。我可以看見土地與天空，我可以聽我的好朋友，那個更夫所說的故事。他住在一間小屋子裏，這間屋子，乃是蓋在廊子的一個有頂的角上。他在那裏照看那隻大鐘與那些小鐘鈴，他是管守警告火險的責任，但是他享受許多自由的空閒時間，沒有事時，他吸一筒煙，想想他自己的平和的思想。他差不多在五十年以前曾經入過學校，他不大讀書的，但是他在他的塔頂上住了這許多年，他將圍繞他周圍的大世界裏的智識全都吸收了。

他知道歷史很清楚，並且所知道的都是活靈活現的。他指着一條河的轉灣處便說道：『那邊，我的孩子，你看見那些樹嗎？那就是與倫治公爵掘開隄防，灌水進來，救護萊丁的地方。』或者他便告訴我老謬司河的故事，在這條寬廣的河不能再為合適的港口，而變為極好的大道之先，得墨特與特繪普的著名的最末次的航行（就是他們兩人為了開放海洋而犧牲了自己的性命的那一次）是從這河裏經過的。

此外又有許多小村落，環繞在保護他們的一個教堂的周圍，這個教堂以先，在許多年以前，乃是那些保衛神的家。在遠遠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出見德佛特的斜塔。在塔的高穹的視線之

內，就是那位沈默的威廉被刺的地方，與格老秀司初學拉丁文的造句的地方。再遠一點，便是谷達教堂的長而矮的建築，這就是那個受人撫養的兒童，名叫愛拉斯摩斯（他的聰明，已經證明了，比較許多皇帝的軍隊的勢力還大）的老家。

最後那無涯的大海的銀色的線，與他相對照的便是（正在我們腳底下）無數的屋頂，煙突，房屋，花園，病院，學校，鐵路，我們稱爲我們的家鄉的地方。但是這個塔使我們對於我們的老家鄉發生一個新的觀念。街道，市場，工廠，那種混雜的擾攘，乃是人類的精力與目的的有秩序的表現。其中最好的，便是那圍繞我們周圍的，關於光榮的過去的寬大的景像，使我們回到我們日常的事務上來的時候，對於將來的問題有一種新的勇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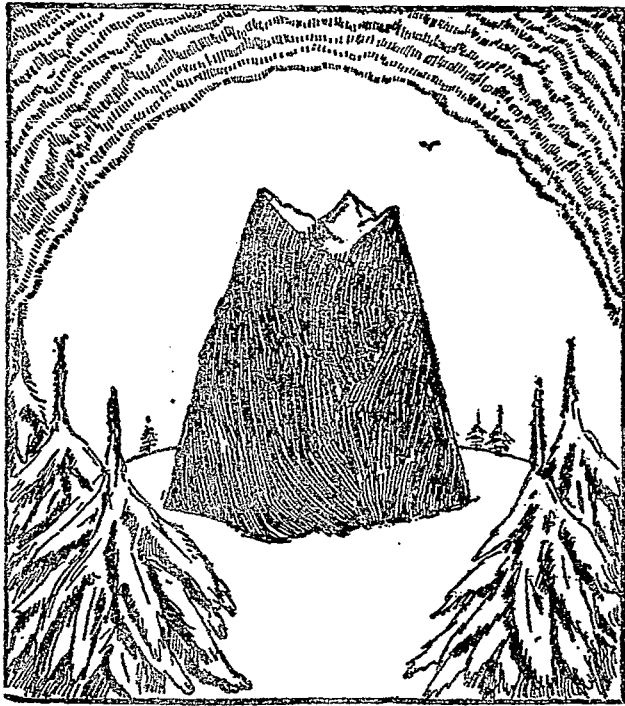
歷史乃是經驗的一個大塔，爲時間在無窮的過去時代中所建成的。要達到這個古代建築的尖頂上，求得全體的好景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裏並沒有昇降機，但是幼年的腿是強壯的，這是可以做得到的。

現在我把那個開門的鑰匙交給你。

等你回來的時候，你也會明白我所以這樣熱心的緣故。

亨特利克威廉房龍

在北方名爲瑞摩的
地方，有一塊一百里高，一
百里寬的大石，高高的聳
立着。每隔一千年，有一
隻小鳥飛到頂上來磨他
的喙。那一天這塊石頭
被他磨盡了，這無窮的日
子也就完了。



人類的故事

上册目錄

第一章	人類舞臺的創始	一
第二章	我們最初的祖先	八
第三章	歷史以前的人	一一
第四章	埃及的象形文字	一六
第五章	尼羅河流域	二三
第六章	埃及的歷史	二八
第七章	美索博達米亞人	三一
第八章	蘇曼利亞人	三三
第九章	摩西	三九
第十章	腓尼西亞人	四二

第十一章	印度歐羅巴人	四五
第十二章	伊近海	四九
第十三章	希臘民族	五五
第十四章	希臘都市	五九
第十五章	希臘的自治政府	六三
第十六章	希臘人的生活	六七
第十七章	希臘的戲劇	七二
第十八章	波斯戰爭	七六
第十九章	雅典與斯巴達之對抗	八四
第二十章	亞歷山大大王	八七
第二十一章	撮要	九十
第二十二章	羅馬與迦太基	九三

第二十三章	羅馬之崛起	一一二
第二十四章	羅馬帝國	一一六
第二十五章	拏撒勒的約書亞	一二八
第二十六章	羅馬的滅亡	一三四
第二十七章	教會的興起	一四二
第二十八章	穆罕默德	一五一
第二十九章	查爾斯大帝	一五八
第三十章	諾斯人	一六五
第三十一章	封建制度	一七〇
第三十二章	武士制	一七四
第三十三章	教皇與皇帝的對抗	一七七
第三十四章	十字軍	一八五

第二十五章	中世紀的都市	一九三
第二十六章	中世紀的自治制度	二〇六
第二十七章	中世紀的世界	二一三
第二十八章	中世紀的商業	二二二

人類的故事

第一章 人類舞台的創始

我們人類的生存是一個極大的疑問。

我們是誰？

我們是從那裏來的？

我們是往那裏去？

我們祇要鼓着勇氣，慢慢的把這個問題往上追溯，一直追溯到不能再追溯的地步，在那裏也許可以得到我們的答案。

我們所追究的不遠，所以知道的還不多；但是我們已經能够由此推想出許多事情來了，（並且所推想的也還正確。）

在這一章內我要告訴讀者，初有人類的舞台是怎麼樣（按着我們十分的信仰）成立的。

假使我們將前頁中的長線代表動物在地球上生存的年代，那末，底下這條短線，就是代表我們人類（或是一種多少與人相似的動物）在地球上生存的年代。

我們所以要研究人的歷史，是因為人有一個特色；他在地球上比較萬物是最後出現的，但是最早能用他的腦筋去支配自然的勢力。貓，狗，馬以及其他動物以先雖然也有他們自己很有趣的歷史，但是沒有人的這種特色。

我們現在所住的星球，在最初的時候，是（按我們現在所能知道的）一個極大的火球，在那廣漠無垠的太空中的一點小小的煙雲。過了幾百萬年之後，星球表面上的火漸漸滅了，冷了，外皮就結成一層薄薄的石層。這些沒有生命的石塊，積年累月，不斷的受雨水的沖擊，便成了些沙土塵埃，以後又被帶到高峯間的山谷裏去了。

後來那太陽從雲端裏出來，看見這個小星球上有幾個小泥潭。過了些時，這些小泥潭逐漸變成東西兩半球的大海大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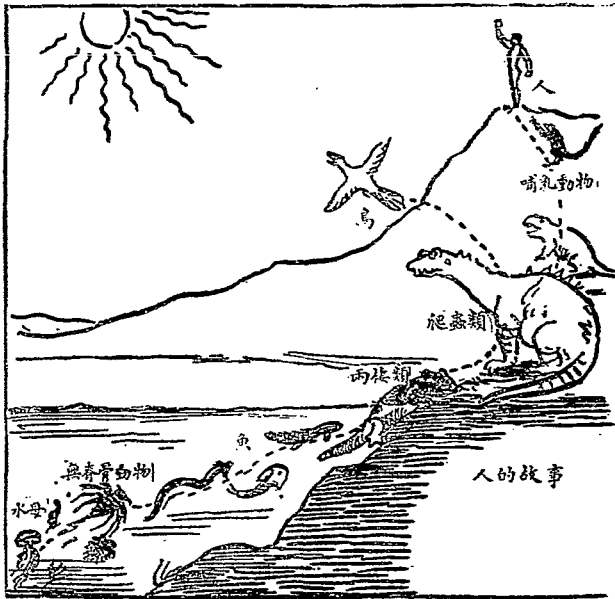


不斷的雨水

有一天這星球上發生一個驚天動地的變化。那死的東西忽然得了生命。

最初的小細胞在海面上浮着，隨波逐浪，漂流了幾萬萬年。在這些時期內，他便發展成了

些習慣；有了這些習慣，他就容易在這個淒涼的地球上生存。其中有的小細胞情願住在小河與池沼的底裏。他們就在這些從山頂上沖下來的粘泥上生了根，以後漸漸的長成了植物。有的願意在水裏來來去去；後來他們長出奇怪的有關節的腿，如同蠍子似的，在海底下的植物的空隙中爬來爬去；還有些青綠色的東西，彷彿像水母那樣的。此外還有些小細胞，（遍體有鱗的）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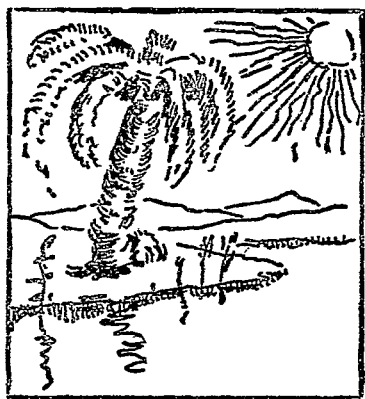
人的進化

着他們游泳的能力，可以在水裏來來去去，尋些食物吃；因為他們逐年的生殖，就把這海洋充滿了無數的魚類。

同時那些植物也逐漸增加了他們的數目，那時候他們不得不另覓新的住所。海底下已經沒有他們容身之地了。不得已他們離了水居，在山腳下的泥灘上或在池沼裏築起一個新的家。海潮每天上來兩次，將他們全身都浸在鹹水內。其餘的時候，他們雖然很不舒服，但是竭力維持他們的生活，很想住到包圍星球表面的稀薄的空氣內。過了許多年代的習練，他們學

到了怎麼樣可以在空氣內住着，如同當年他們在水裏住着那樣舒服。他們的幹本比以先增長了，都變成了樹與木，以後他們學到了怎麼樣開美麗的花，可以引誘那些大蜜蜂與那些飛鳥來採他們的種子，傳播到各處去，使遍地球上都鋪滿了綠沈沈的草地，或陰森森的大樹林。

但是有些個魚也漸漸的離了海水，他們學到了怎麼樣用肺呼吸與用腮呼吸一樣。這種動物



植物離了海水

我們叫做兩棲類，意思就是他們既可以陸居，又可以水居。你在路上看見的小青蛙可以告訴你兩棲類種種的快樂。

這些動物一旦出了水，在陸地上漸漸住慣了。有的變成爬蟲類（像蜥蜴那樣爬的東西），他們與那些昆蟲同享樹林裏的安靜。他們要在軟土上走得快些，所以把他們的腿改良了，身體也加長了，直到這世界上充滿了許多龐大的動物（生物學教科書上將牠們分爲魚龍 *Ichthyosaurus* 斑龍 *Megalosaurus* 雷龍 *Brontosaurus* 三種）這種動物長到有三丈或四丈多長。這種動物與象的比例，如同老貓與小貓的比例一樣。

有的爬蟲類漸漸的爬到樹頂上去住着，那時候的樹都有十餘丈高。不久他們用不着用腿走了，但是必須有一種方法使他們能從這樹到那樹，來去得很快。因此他們把他們身體上一部分的皮肉改變成了一對翅膀，在身子的兩旁支着；翅膀上漸漸長滿了羽毛，又把他的尾巴當做一個舵用，這樣他可以從這樹飛到那樹，就成了現在的飛鳥。

這時候又發生一件奇怪的事情。所有那些龐大的爬蟲類在一個短時期內都死絕了。

我們不知道他們究竟爲什麼死的。也許是因爲驟然間改變氣候的緣故。也許是他們長得太大了，以至於不能游泳，又不能走，也不能爬；所以他們雖然已經看見了那些大的鳳尾草和大

的樹木，但是沒有等爬到，先就餓死了。無論他們是什麼原因死的，總之，百萬年的大爬蟲類的
世界到那時候是完了。

現在的世界卻被許多不同樣的生物占據了。這些生物都是以前的爬蟲類的後裔，但是與他們完全不相像的，因為他們撫養他們的小孩是用乳哺的。這種生物現在科學上稱爲『哺乳動物』。他們身上的魚鱗是脫去了，可也不生羽毛，遍體都是些毛髮。這種哺乳動物以後漸漸發展，成了許多別的習慣，使他們的種族得到很大的利益，使他們的位置可以超乎所有動物之上。母的哺乳動物有了卵，懷在肚內，直到孵了小的出來爲止。那時候別的動物把他們的雛兒丟在一旁，讓他們去受凍受熱，還要遇見別的野獸來吃，而那哺乳動物費了很久的工夫好好的撫養他們的雛兒，保護他們，直到他們長大到有能力可以與他們的仇敵抵抗了，才算卸了責任。這樣，他們的雛兒有很好的機會可以生存，因為他們由他們的母親方面學習了許多事情；你只要看一隻老貓教她的小貓怎麼樣保護自身，怎麼樣洗臉，怎麼樣捉老鼠，你就可以明白了。

這種哺乳動物的情形我用不着多說的，因為你的左右都有他們，你已經很知道他們了。你上街去，或在家裏，他們天天做你的同伴；你上動物園內的木棚後去，還有你遠族的堂房弟兄

在那裏呢。

現在我們要講到人類生活的變遷，他們在一個時期內，忽然拋棄了向來禽獸生活的狀況，漸漸的運用他們的思想，來定他們種族的運命。

有一種哺乳動物尋食與找住處的能力特別比別的動物強。他學到了用前足拿食物，因為天天練習的功效，他的前足就變成了像手爪的形狀。以後又經過了無數的試驗，他又學到了怎麼樣使他的全身在後腿上直立起來，使全身的重心可以秤平。（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人類雖然已經經過了一百萬年的練習，而每人在小孩子的時候，還得重新學過。）

這種動物，一半似猿，一半似無尾猴，但是比這兩種都強，以後變成了很有能力的獵戶，並且在無論什麼樣的氣候裏都可以生活。他們為得更安全起見，所以都是大隊同行的。他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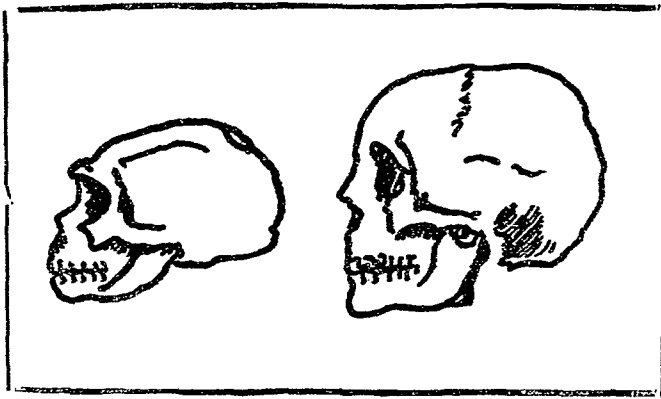
小孩將要遇見危險的時候，他們會做一種怪聲去警告他們；又過了幾千百年之後，他們漸漸的用喉音來談話。

這種動物，說來雖然使你不能信的，可是的確是你最初「像人」的祖先。

第二章 我們最初的祖先

我們對於最初的「真人」的形像知道得很少。我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的圖像。在古代土地的最深的地層裏，有時候我們尋出幾片他們的骨頭來。這些都是混在許多別的動物的屍骨之內，那些獸類在世上早已滅絕了。人類學者（那些有學問的科學家拼着一生將人當作動物界中的一種去研究）把這些骨頭用一種精細的方法構成了我們最初祖先的形像。

人類最初的祖先是一種很醜陋的很愚蠢的哺乳動物。他的體格很小，比較現在的人要小得多咧。他的皮膚是棕褐色的。因為受了夏天太陽光的熏曝與冬天風霜的吹露之故。他的頭部與身體的大部分，以及兩臂與兩腿，披滿了長而且



人的腦殼之生長

粗的毛髮。他的手指雖細但是很有力氣，所以他的手頗像猴子的手。他的前額是很低的，他的兩顎和那用牙齒代替刀叉的野獸的兩顎一樣。他是不穿衣服的。他沒有見過火，除了那把煙和熔石充滿宇宙的轟轟大聲的火山火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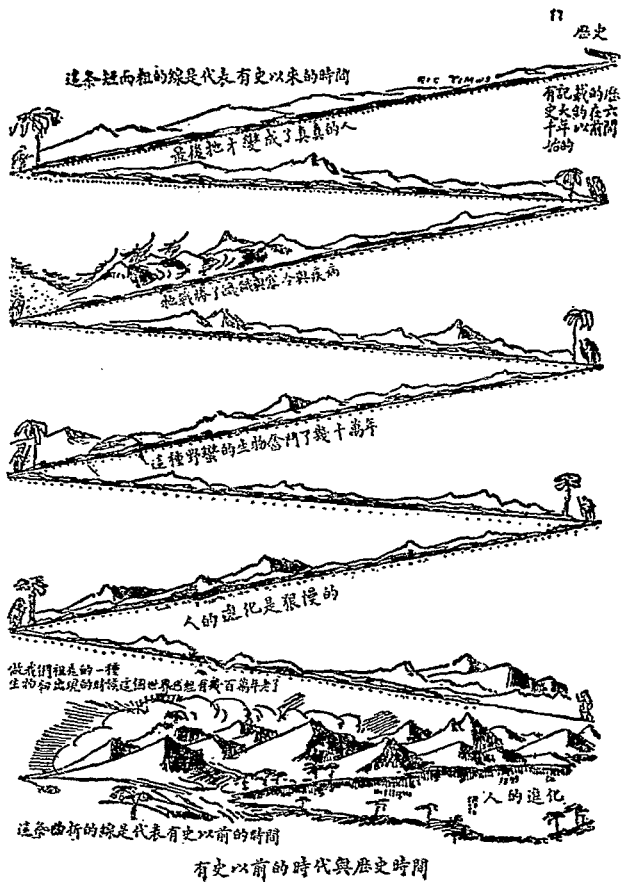
他住在又潮又悶又黑暗的大森林裏，與現在非洲的矮人所住的地方相仿。他覺得餓了的時候，就吃生的樹葉和樹根，或者他從發怒的鳥的巢裏偷蛋來喂他自己的小孩。有時候，耐心趕了許久，他居然捉着一隻麻雀，或一隻小野狗，或一隻兔子。這些他便拿來生吃。因為他還沒有發明食物煮熟了比生的好吃。

這種最初的人白天專是出去尋食。

一到夜間，便把他的妻子兒女都藏在樹洞裏，或在幾塊大石的後面；因為他的四周圍都是一些兇猛的野獸，在夜間這些野獸都要出來巡行，尋些食物給他們的妻子兒女吃；他們最愛吃肉。在那個世界裏反正你不吃別的，別的動物便來吃你，那時候周圍都是恐懼和災難，所以生命是很苦的。

在夏天，大人須受日光的熏蒸，在冬天，他的小孩們又要凍死在他的懷裏。當時他這樣毀傷他的身體（還有那些野獸來嚼他的骨頭，閃壞他的踝骨）並沒有一個人來保護他，所以他

人類 的 故 事
不 得 不 死 於 非 命 了。



以先的人愛多說話很像動物園內各種動物叫的奇怪的聲音。那就是說，他總在那裏反來復去說那句同樣的無意識的話，這是因為他愛聽他自己的聲音。在那時候他便學會了運用他的喉音，一旦遇着危險的時候，他可以預先警告他的家裏人，他用一種小小的叫聲，表示『老虎來了』或是『來了五隻大象』。他的家裏人聽了，便在他的後面叫了一聲，表示『我看見了』或是『我們逃罷！藏起來罷！』這種叫聲，大概就是所有言語的起原。

但是，我以先已經說過，這些起原我們知道的很少。最初的人沒有器具，也不蓋房子。他之生死都沒有留下他的存在的痕跡。祇有他稍稍幾根鎖骨與幾片頭蓋骨。我們從這幾根骨頭裏可以看出在幾千百年之前，這世界上會有與別的動物不同的某種哺乳動物生存過——他們大概是從一種像猴子的動物變成的，他們學會了用後腳走，用前足替手拿東西——他們大概與做我們直接的祖先的動物有關係的。

我們所知道的祇有這一點，其餘的還是不明瞭的。

第三章 歷史以前的人

歷史以前的人製造的起原

最初的人不知道什麼叫做時間。他的生日與婚期或死期都沒有記錄的。他的腦筋裏沒有日子或星期或年的觀念。但是他用一種普通的方法，可以知道春夏秋冬的四季，例如寒冷的冬天一過，他知道接着就是溫和的春季來了，——春天以後便是炎熱的夏季，那時候各樣的菓子都成熟了，結的野麥也可以吃了，一到夏季之末，又變了一種肅殺之氣，風吹葉落，一部分的動物要準備長眠了。

這可是來到一個非常的可怕的時期了。都因為天氣的關係。這時離着熱天還遠。各種的菓子還沒有成熟。那些青山深深的埋沒在積雪之下。

有一天早晨，從一個高山的頂上來了一隊野人，這些野人與住在鄰近的人形像不同。他們都是皮乾肉瘠，差不多將要餓死的樣子。他們說的話沒有人懂得的。他們似乎說他們餓了。但是本地的食物，不够他們舊有的與新來的兩夥人吃。那時候新來的野人，想在那裏多住幾天，不料雙方發生了一場激烈的戰爭，彼此都是赤手赤足沒有器械的，戰爭的結果，新來的全家都被殺死了。祇剩下幾個逃回到他們原來的山坡裏去，到了第二次的寒風，依舊凍死了。

住在樹林裏的人雖然戰勝了，但是他們從此日夜擔憂，非常害怕。在這些日子裏白天漸漸的短下去，夜裏又漸漸的冷起來，爲向來所沒有的。

後來，在兩個高峯之間的一個山凹裏，露出一點綠色的冰來。這一點冰，很快的擴大成了一块極大的冰河，溜下山去。冰河溜下的時候，把那些大的石塊都帶到山谷裏去了。忽然一陣如同大雷暴雨之聲，溜下了許多冰塊，泥塊，石片來，那時森林裏睡熟的人都被打死了。百年的老樹都壓成了一段段的小木塊。以後又下起雪來了。

接連下了幾個月的雪。所有的植物都死盡了，那些動物都逃到南方尋太陽光去。人也把他的孩子背在背上跟着動物同走。但是他走得沒有像那些野獸那樣快，所以當時逼得他祇有兩條路走，不是立刻想生路，就得立刻死。他好像還是願意求生，所以雖在這可怕的冰河期間，他居然可以設法保存生命。這種冰河期在歷史上已經來過四次，每次來的時候差不多把地球上每個人都掃盡了。

在這種寒冷的天氣裏要保存生命，第一件必須的東西就是做衣服穿，不然就要凍死。他學到了怎麼樣在地上掘了洞，上邊蓋了些樹枝與樹葉，作爲陷阱；有那些野熊野狗之類誤入其中，便將他們捉住了，用大石把他們砍死；取他們的皮給他自己與他的家裏人做衣服穿。

第二樣便是住房的問題了。這倒是很簡易的。因為許多野獸一向睡在黑洞裏。現在人也學他們的榜樣，把那些野獸從他們的熱窠裏趕出去，自己便去住在裏面。

那時候雖然有那樣的設備，因為天氣太冷了，一般的人還是受不了，所以年老的

的與年幼的在溫度最低的時候死去了不少。以後一位有天才的想到用火的方法。他記得



有史以前的歐洲

有一次出去打獵，被圍在一個火燒的樹林裏，出不來了，他的身子幾乎被火焰烤死。那時候的火是他的仇敵。現在的火卻是他的朋友了。他把一棵死樹牽到洞裏去，從一棵火燒的樹上取下一根着火的樹枝來，把那棵死樹點着。這個洞裏得着熱氣，便成了一間暖和小房子。

有一天晚上，一隻死雞掉在火裏。並沒有把牠取出來，直等到煮得好好的。人自從發明了煮過了的肉的美味比生的好吃。他便拋棄了從前與別的動物相同的舊習慣，要料理他的食物了。

人在這種樣的生活裏又過了幾千年。祇於那一部分腦筋最聰明的人可以生存。他們日夜與寒冷和饑餓相搏戰。他們又不得不發明器具。他們學到了怎麼樣把石頭削銳了做斧子，怎麼樣做槌子。他們因為冬天沒有東西吃，不得不預先存下許多糧食；他們又發明了用土可以做碗，做瓶子，在太陽裏晒乾了可以盛東西。這個冰河時期雖然要毀盡人類的，但是人受了這種樣的壓迫，因此反得到了許多教訓，知道運用他的腦筋了。

第四章 埃及的象形文字

埃及人發明寫字的技術與歷史記錄的開始

我們這些住在歐洲大陸上的最初的祖先很快的已經學會了許多新東西。假定當時給他們一個相當的時間，他們也可以捐棄那種野蠻的生活，去發明他們自己的文明。但是忽然他們這種孤獨的生活完結了。他們被人家尋着了。

從南方，不知什麼地名的地方，來了一個旅行家，他膽敢跨山過海，來到歐洲大陸上，發見了這些野人，他是從非洲那邊來的。他的家是在埃及。

尼羅河的流域開化最早，在幾千年之前，當歐洲人民還夢想不到製造刀叉，車輪，房屋的時侯，埃及早已有很高的文明了。我們現在且把我們在洞裏的最初的祖先放在一邊，先來研究地中海南岸與東岸的歷史，因為地中海的南岸與東岸是文明最早的發源地。

埃及人教了我們許多東西。他們是很好的農業家。他們知道種種灌溉的方法。他們建造了許多廟宇，以後希臘人的建築就是仿照他們的，並且他們的建築也是我們現在所禮拜的禮拜堂的最早的模型。他們又發明一種日曆，作為記時用的；這件東西現在還很通用，不過稍加變化罷了。埃及人所發明的許多東西之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怎麼樣保存我們的言語，

可以傳諸後代以爲後代的利益 就是發明寫字的技術。

我們現在對於報紙、書籍、雜誌等類，都已經看慣了，以爲人向來都能讀能寫的。豈知不然，寫字這種技術，在許多發明之中，算爲最重要的一種，乃是很新的。如果沒有書籍這樣東西，我們人也與貓狗一樣了，貓與狗祇能教給他們的小貓與小狗一些很簡單的事情，因爲他們不會寫字，所以他們沒有方法可以利用幾千年以來他們的祖先所有的經驗。

在我們紀元前的第一世紀內，有許多羅馬人到埃及來，他們在山谷裏發現了很多奇怪的小畫，這些小畫看來與埃及的歷史上很有關係的。但是羅馬人對於外國的東西向來不注意，所以他們對於這些廟宇與宮殿的牆上，和蘆葦製的大紙板上所刻的種種奇怪的形像，便也不去追究他們的起原。當時埃及最末的幾個僧侶懂得這些畫圖的神聖技術的，在幾年前已經都死去了。自從埃及失了自主之後，他的國家便成了一所富藏歷史檔案的倉庫；關於這些歷史的檔案，沒有一個人能解釋他們的意義，並且在當時於人或動物都是毫無用處的。

過了十七個世紀之久，埃及依舊是一塊奧祕不可測的土地。直到一七九八年法國的大將拿破崙要去征伐英領印度的殖民地，到了非洲的東部。那時還沒有渡過尼羅河，他的戰事就失敗了。但是在無意之中，這個有名的法國的遠征隊，倒把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的問題解

決了。

有一天一個法國的少年軍官守着羅塞達河邊一個小小的砲台；（尼羅河的要口）當時他守得厭煩了，想費幾點鐘的工夫，到尼羅河的三角洲上的廢址中去搜羅些古物。你看！他竟尋出一塊石頭來。他看了實在莫名其妙。這塊石頭上面與埃及的別的東西一樣，也有小畫。但是這塊特別的黑色玄武石，與以先所發現的石頭不同。上面刻有三種文字。一種是希臘文。希臘文是知道的。所以他想『現在祇要拿埃及的象形字來與希臘的原文一比較，便可以知道他的奧秘了。』

這個方法聽聽固然是很簡單，但是費了二十餘年之久，才把這個謎語解明了。在一八〇二年一位法國的大學教授，名叫祥普亮，起首把這塊羅塞達石頭上的希臘字與埃及原文兩相比較。直到一八二三年他才宣布說他已經尋出了十四個字的意義。不過幾時，因為他用功過度，便得病死了；但是埃及文字的原委已經明白了。所以我們現在知道尼羅河流域的歷史比較米士失比河的歷史來得清楚些。并且因此我們得到了一部含有四千餘年歷史的記載。

古代埃及的象形字，（這字的意思就是『神聖的文字』）既然在歷史上占有這樣重大的位置，（有少數的與原形略有變更的幾個字已經探入歐美的文字中了），你便應該知道五千

年以前爲後代的利益如何保存言語的那種巧妙的方法。

你當然知道什麼叫做畫形字。在美國的西方平原上的每段印度故事裏總有一章專用小畫來描寫的奇怪的故事。那種小畫是說殺死了幾隻水牛，某地方有多少獵人。這種故事的意思，大概都是很容易懂得的。

古代的埃及文字並不是一種畫形字。尼羅河岸的聰明的居民早也經過這一個階級了。他們的畫圖不但是代表所描寫的物象，還包括許多別的意思在內。我現在舉一個例給你聽。

假使你是祥普亮，你在那裏研究一疊蘆葦製的紙板上的象形字。忽然你看見一張畫是一個人手裏拿着一把鋸子。你會說『對了，這畫的意思一定是一個農夫出去砍樹。』以後你又拿起一張紙板來。上面講的是一個皇后在八十二歲上死了一段故事。在這句子的中間你又看見一個人手裏拿着一把鋸子的畫圖。八十二歲的皇后手裏不會拿鋸子的。那末，這個畫圖一定又有別的意思了。可是什麼呢？

這個謎語以後被一個法國人解釋出來了。他發現出來埃及人最早應用那種我們現在所謂『諧聲字』——一種描寫言語的『聲音』的文字，這種文字使我們可以把我們所有的言語

祇要點幾點，畫幾鉤，便可以寫成大篇的文字。

我們又要提起那個小人手裏拿着一把鋸子的畫。『鋸』(譯者註英文字 saw) 這個字的意思；一種可作木匠鋪子裏的鋸子講。一種是作爲動詞『看』(saw) 的過去。

這字自從幾千年以來是這樣變化成的。最初這字的意思是祇於代表某種器具，就是所畫的形像。以後把原意失去了，又變成動詞的過去。再過幾百年之後，埃及人把兩種意思都

失去了，而那畫圖



成了代表一個單個字了。有一句短句可以告訴你我所說的

意思。這裏有一句現代的英文句子用象形字寫成的。



這圖可以代表你頭上所生的兩個圓的看的東西，"eye" (眼睛) 又可以代表

說話的那個人，I, I, (我)。(譯者註英文，eye (眼睛)與I, I (我)音相同的)



這圖可以代表“bee” (蜜蜂)，又可以代表那動詞“to be” (在，有) 還可以作為

動詞的前半段，例如“be-come” (成) 或是“be-have” (行為)。

按我所舉的這種特別的例“be” 底下接着就是



這是代表“tree” (樹葉) 或

“leave” (離棄) 或 “live” (譯者註這三個字的音是相同的)，“eye” 這圖的意思你已經知道了。

最後的一圖



是一隻長頸鹿。

這是畫形字的一部分。象形字就從這裏脫胎的。

現在你看這句子便不難了，可以念了。

“I believe I saw a giraffe.” (我相信我看見了一隻長頸鹿。)

埃及人自從發明了這種方法以後，幾千年以來逐漸的把他發展，直到他們要什麼就可以寫什麼，他們用這種『罐頭的文字』來與朋友通信，記帳，記載他們國內的歷史。有了歷史，使後代人民可以有前車之鑑，不致再蹈覆轍了。

第五章 尼羅河流域

尼羅河流域開化之始

人類的歷史是一種飢民尋食的記載。那裏食物多，人就聚在那裏。

尼羅河流域之有名，一定在最早的時候已經傳揚了。許多人民有從非洲的內部來的，有從阿刺伯沙漠那邊來的，有從亞細亞的西部來的，一齊都到埃及來，要求分潤富饒的農產。這些外來的人連合起來，成了一種新的民族。他們很應該感謝他們的運命把他們帶到這塊狹窄的地上來。每年的夏天，尼羅河流域一帶都變成一片淺的大河。等到河水退了之後，所有的稻田與牧場上面都蓋着一層幾寸厚的膏腴的土。

埃及有一條仁慈的河流替這百萬人民做工，始能養活這最古的大城內全城的居民，關於這個大城的歷史，我們略有些微的記載。適於耕種的土地，並不是全在流域一帶，這是真的。有許多錯綜的小河與溝壑，把尼羅河裏的水帶到高岸上，還有更複雜的灌溉的渠溝引那河水到內地。

在歷史以前的人民，一天二十四點鐘之內，要費十六點鐘爲他自己與他的家族出去尋食，以後埃及的農民與埃及都市裏的居民，都覺得有空閑的時間了。他們利用這個時間給他們

自己做了許多事情，可是專為裝飾的，一點沒有實用的。

不但如此。有一天他發現出

來覺得他的腦筋可以有各種樣的思想，這種思想與衣、食、住的問題沒有關係的。從此埃及人便開始推想在他眼前的種種奇怪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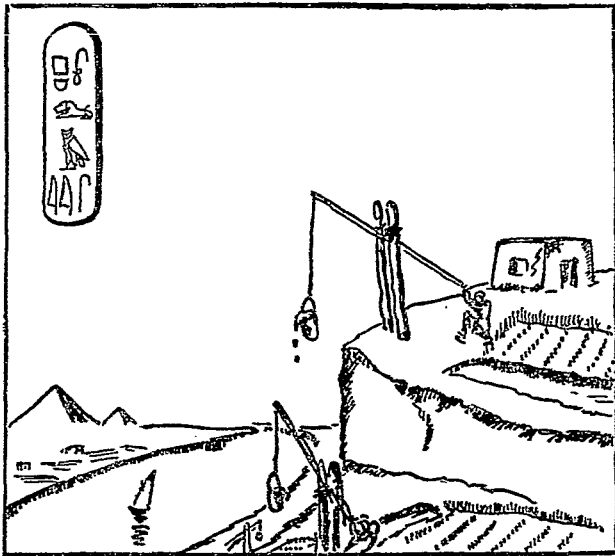
天上那些星宿是從那裏來的？使

他十分驚嚇的那種雷聲是誰做出來的？尼羅河的潮水這樣有規則

按着一定的時候升降，這是誰管的？

他自己，一個小小的動物周圍都是生，死，病，苦，還在那裏高興與快樂。究竟是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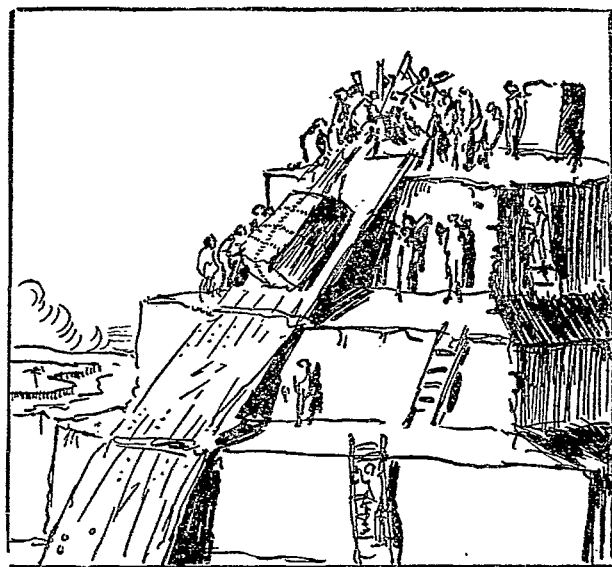
他問了這許多問題之後，有種



埃及的尼羅河流域

人很熱心的出來憑他們的能力所能及的答覆這些問句。這一種人埃及人稱他們爲「僧侶」，以後他們成了人的思想的保管者，當時他們很受社會上的尊敬。他們都是很有學問的人，負有保管有紀載的歷史的神聖責任。

他們知道祇於顧慮現世的直接的利益是不行的，所以他們引導人注意到將來的事情上去，那時候人的靈魂要住到西方諸山之外，所有他們生前的行爲都要在烏悉利斯神面前受審判的，這位全能的神是生者與死者的管理者，他按照各人的功過審判他們。這些僧侶真的說了許多將來在愛西斯神與烏悉利斯神的國內的事情，所以埃及人漸漸的以爲生命是祇於爲將來的



金字塔的建築

一個短時間的預備，因此使那尼羅河富饒的流域變成了一塊專為預備死者的土地。

埃及人很奇怪的相信肉體是靈魂在現世界生存的住所，沒有肉體的靈魂不能入烏瑟利的境內。所以人一死了，他的親屬立刻把他的屍體用香料塗了。浸在曹達水裏一個星期，再塗上松脂。松脂這個字波斯的原文為『木米愛』。所以塗過松脂的屍體便稱為『木乃伊』。

以後又把這個木乃伊用好幾丈特別預備的麻布包起來，盛在一個特別裝製的棺材裏，這些手續完了，便擡去放在他的最後的家裏。埃及的墳墓與真的家一樣，裏邊也有各種的木器，樂器（為得可以消遣那慘淡的光陰）還有廚子，烤麵包的，與剃頭的幾個小像（使這黑屋子裏的主人，有適口的飲食，出門時臉上不至於長滿鬍子）。

原先這些墳墓都是在西方山上的石上鑿成的，後來埃及人民遷居到北方，他們的墳墓便不得不葬到沙漠上來。但是沙漠上滿是些兇猛的野獸與同樣兇猛的強盜，他們把墳墓掘開了，把屍體翻出來，把棺材內的真珠寶玉都搶了去。埃及人因為要禁止這種污辱神聖的行為，便在墳頂上造一個小的石塚。這些小塚以後漸漸的變大了，因為有錢人的石塚比窮人的石塚造得高，以後大家都要比賽，看誰可以造得最高。最後以皇帝可富的塚為最高，希臘人稱可富為趙普斯，他是生在紀元前三千年以前的。希臘人稱他的石塚為金字塔 Pyramid（因

爲埃及字的高字是 *Pir-en-us*。這塔高有五百尺

這塔在沙漠上占據了十三畝地，他比羅馬的聖彼得教堂的面積還大三倍。聖彼得教堂爲世上最大的教堂。

在二十年之中有十多萬的人天天忙着到河的那邊去運石，帶了石頭渡過尼羅河（他們怎麼樣能夠做的，我們可是不知道了），費了好大的工夫牽着過這條長道的沙漠，末了才運到他們所選擇的地點。建造金字塔的工人做的工非常之好，那條引到金字塔中心的皇陵的夾道，周圍雖有幾千噸重的石頭的力量壓着他，但是他的形像依舊一點沒有毀傷的。

第六章 埃及的歷史

埃及的興亡

尼羅河是埃及的一個好友，但是有時候也是他們的一個嚴厲的監督。他教給在他沿岸的居民畜牧的方法。這些人民彼此幫着挖掘灌溉的渠溝，修理堤岸，保存他，使他不致毀壞。他們在這種事情上學到了怎麼樣與他們的隣居相好，爲彼此有利益的結合，因此他們很容易的發展成一個國家的基礎。

以後有一個人比較他左右的人特別有能力，就做了社會上的領袖，在西亞細亞的敵人來攻擊這個繁盛的流域的時候，他們便舉他爲大元帥。以後他漸漸便做了他們的王，從地中海起至西方諸山一帶地方都屬他管轄。

但是老法老（法老的意思是『住在大房子裏的人』）的那些政治事業，田間的一般貧苦農民是不很注意的。假使他們的王不向他們過分的收稅，他們一定很服從他，如同服從全能的烏悉利斯神一樣。

無論如何，外國人進來篡奪他們的產業的時候，情形究竟不同了。他們的國家獨立了二百多年之後，有一班阿剌伯族的野蠻牧人，名爲海克索斯的，進來侵伐埃及，他們占據了尼羅河

的流域足有五百多年。埃及人非常不喜歡他們，並且同樣的也恨那些希伯來人。因為當時希伯來人遊行了許久，經過沙漠，到高遜來尋一塊寄身的地方，他們卻幫助了那外來篡奪帝位的人，給他做徵稅的與別各種官吏。

但是不多幾時，在紀元前一七〇〇年的時候，底比斯人起了革命，經過很長久的戰爭，居然把這些海克索斯人逐出國外，這時埃及人重新恢復了他們的自由。

又過了一千年之後，那時亞述族征服了西亞細亞的全地，埃及又變了沙頓奈巴露斯的帝國的屬地。紀元前七〇〇年間，埃及又做了一次自主的國家，他們所擁戴的主住在尼羅河的三角洲上的沙市城內。但是到了紀元前五二五年，波斯王，岡比西，又把埃及占領了，到了紀元前四百年時，波斯被亞歷山大王戰勝之後，埃及也便隨着變了馬其頓的省城。他們有一次又得到了表面上的自由，因為那時亞歷山大的一個將官自立為新埃及王，建國號為托勒米，他住在新建的亞歷山大城裏。

末了，在紀元前三十九年，羅馬人來了。最後的那位埃及及皇后，名叫姑婁巴，用盡她的本領想要救她的本國。她的美貌，使羅馬的軍官見了比半打埃及的軍隊還要利害。她兩次攻擊羅馬軍官的心都得勝了。但是到紀元前三十年，該撒的姪子又是該撒的承繼者，稱為奧古士

都的，留在亞歷山大城裏。他可是沒有蹈他叔父的覆轍，沒有被那位美貌的皇后所迷。他把她的軍隊全都剿滅了，但是沒有害她的性命，因為要在他凱旋的時候，把她作一個戰勝的慶掠品。當時姑婁巴聽見這個消息，便服毒自盡。從此埃及又為羅馬的一省。

第七章 美索博達米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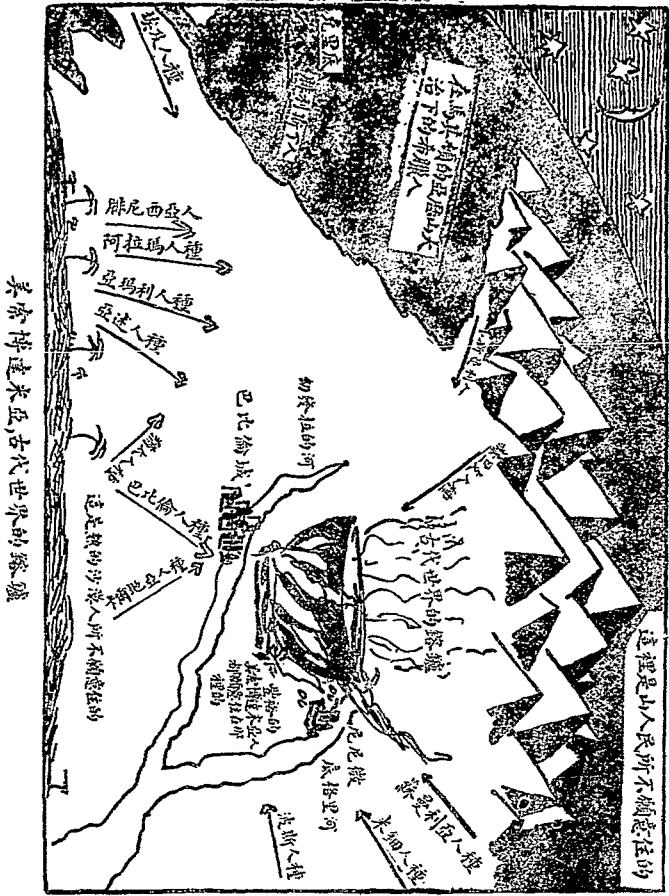
美索博達米亞——東方文明的第二中心點

我要把你帶到最高的金字塔頂上，還要你想像你自己有一雙老鷹的眼睛。很遠很遠的，一直在黃色的沙漠之外，你會看見一點小小的綠色的東西在那裏閃着。這是兩河中間的一塊流域。這就是舊約裏的天國。這是一塊奧祕的土地，希臘人稱他為美索博達米亞——『兩河間的土地』

這兩條河的名字是幼發拉的（巴比倫人稱他為普拉土河）與底格里（向來稱為迪克雷脫河）。他們都是發源於阿爾孟尼亞山的積雪中，就是以先挪亞的方舟停泊的地方，慢慢的經過南部的平原，一直流入波斯灣。這兩條河是很有功用的。他們把西亞細亞的乾燥的土地變為豐裕的樂園。

尼羅河的流域所以能這樣引動人去，因為他供給人食物容易。『兩河間的土地』也有同樣的好處。他是一塊希望很多的地方，所以北方諸山的居民與從南部經過沙漠而來的遊牧民族，都要把這塊土地占為己有，不許旁人染指的。山上的居民與沙漠的遊民爭了許久。祇有那比較勇敢有力的可以希望生存，所以美索博達米亞就變成一個強有力的民族的國家的

根據地；這個民族會有創造文化的力量，他們的文化，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是與埃及的一樣重要。



美索博達米亞，古代世界的驛站

第八章 蘇曼利亞人

蘇曼利亞人用指甲在泥板上寫字，我們從這些泥板上可以知道亞述與巴比倫的歷史的記載（亞述與巴比倫是西米族的大熔爐）。

十五世紀是一個大發現的世紀。哥倫布因為要探出一條通震旦島的道路，竟給他出乎意外的發現了一塊新大陸。有一個奧地利的僧正要遊歷東方諸地，并且要訪尋莫斯科徽公宗族的發源地，但是他的出行完全失敗了，因為在這一代內的西方人民還沒有到過莫斯科的。同時有一個威尼斯人名叫巴貝洛，他搜尋了西亞細亞的舊蹟，回來報告說他看見了許多很奇怪的文字刻在西拉施的廟宇的石上與無數焙過的泥上。

歐洲的人民因為許多別的事情忙着，所以這些最初的『楔形文字』（這樣稱呼，是因為這種文字是楔形的。）直到十八世紀之末，才被一個丹麥的測量家，名叫尼布爾的，帶到歐洲。以後一個富有忍耐性的德國教員，名字叫格羅得芬特，經過三十年的功夫才把最初的四個字 D, A, B, S H，解釋出來，這四個字合起來就是波斯王達理阿的名字。又過了二十年之後，一個英國的軍官，亨利勞林生，發見了那有名的貝希斯頓的文字，他給我們一個解釋楔形字的有用的鑰匙。

以前薛普亮解釋埃及文字比較解釋楔形字的問題容易得多了。埃及人是用圖畫的。蘇曼利亞人，就是美索博達尼亞最初的人民，發明在泥板上寫字的方法。拋棄了從前用的畫形字，採用一種V字形的字。這種文字雖然是從圖畫裏脫胎出來的，但是與圖畫的關係很少。以下我有幾個例要給你看。起初他們用指甲在磚上畫的『星』字 star 是這樣的：



這種樣子已經很是麻煩了，以後不久又在星上加上『天』字 heaven 就把星

的畫變簡單了成這個樣子：



這樣子更使人迷惑了。同樣的把『牛』字由



變為



還有『魚』字由



變為



『太陽』這

個字本來是一個很簡單的圓圈



後來變成了



假使我們現在仿照蘇

曼利亞人的寫字方法，我們可以把



寫成



樣子。

用這種方法來描寫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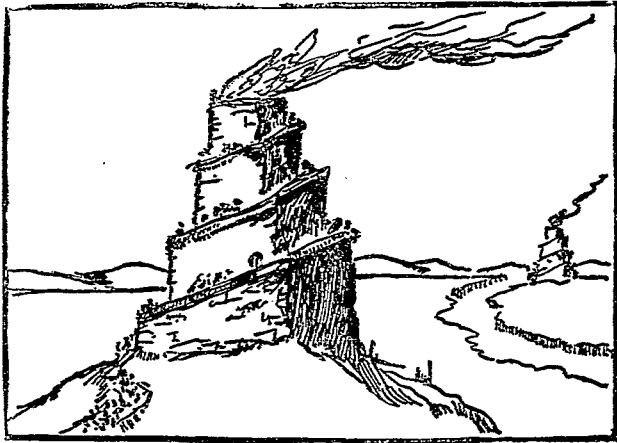
思，我們看來未免太碎煩了，但是蘇曼利亞，巴比倫與亞述與波斯這些民族以及所有遷移到這富饒的流域上來的許多不同的種族都用這個方法，一直行了三千餘年之久。

美索博達米亞民族的歷史是一部無數戰

爭的記載。原先蘇曼利亞人是從北方來的。

他們是白種人，住在山裏的。他們一向是敬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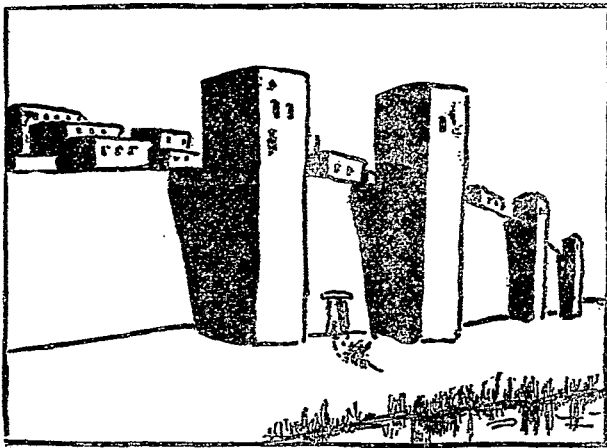
山上的神的。以後到了平原上來，便築起許多人造的小山，又在這些山頂上建造他們的祭臺。



巴別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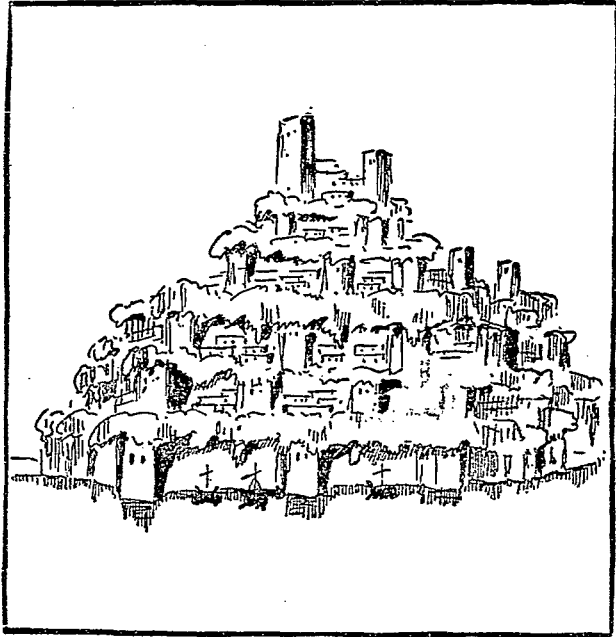
他們不知道怎麼樣砌階級，所以就在塔的周圍築出一種傾斜的走廊。現在我們的車站上從這裏到那裏都有許多走廊，這就是我們的工人從蘇曼利亞人那邊學來的。我們從他們還學到了別的方法也未可知。蘇曼利亞族完全被那些以後由外邊進來的民族併吞了。

但是他們的塔依舊好好的聳立在美索博達米亞廢址之中。以後猶太人出奔到巴比倫的時候，看見這些塔，他們稱他們爲巴別塔。蘇曼利亞族在我們紀元前十四世紀的時候，遷到美索博達米亞來的。不久他們就被阿甲第安族所征服，阿甲第安族是從阿刺伯沙漠來的諸部落中的一個部落，他們有一種共同的方言，以先他們是稱爲『西米族』，因爲從前的人相信他們是挪亞三子中的一子，名叫西姆的嫡系。過了一千年之後，阿甲



尼尼微城

第安族又被屈服於亞瑪力的治理之下。亞瑪力族是沙漠上的西米族的另一部落，他們的有名的王，漢摩拉比，在巴比倫聖城內給他自已造了一所極大的皇宮，他給人民定出許多條法律來，因此使巴比倫成了一個古代治理最好的國家。以後這塊富饒的流域，又被赫旦支族（這個民族你在舊約裏看得見的）進來蹂躪了一次，并且把所有他們不能帶走的東西全都毀了。以後赫旦支族又被信奉沙漠上的阿休神的人，自稱為亞述民族的征服



巴比倫的聖城

了，他們將尼尼微城作爲他們的強大有力的帝國的中心。這個帝國把西亞細亞與埃及的全地全都征服了。從此一直到我們的紀元前第七世紀之末，卡爾地亞族（也是西米族的一個部落）重新把巴比倫城建造起來，使這城算爲最重要的都城的時候爲止，凡是服從他們的民族都要納稅於他們。他們那個有名的王尼布甲尼撒竭力獎勵人民研究科學，我們近代的天文與數學的智識，都是根本於卡爾地亞人所發現的某種根本原理。在紀元前五三八年，有一個波斯遊牧民族的野蠻部落來侵伐這塊古地，推翻了卡爾地亞帝國。二百年之後，他們倒過身來，又被亞歷山大征服了，他把這塊富饒的流域，本來是許多西米種族的大熔爐的地方，變成了希臘的一省。以後又來了羅馬人，羅馬之後又來了土耳其族。那世界文明的第二中心點，美索博達米亞，卻變成了一塊極大的荒區，我們看見那邊的許多大土塚，便可以知道他們古代光榮的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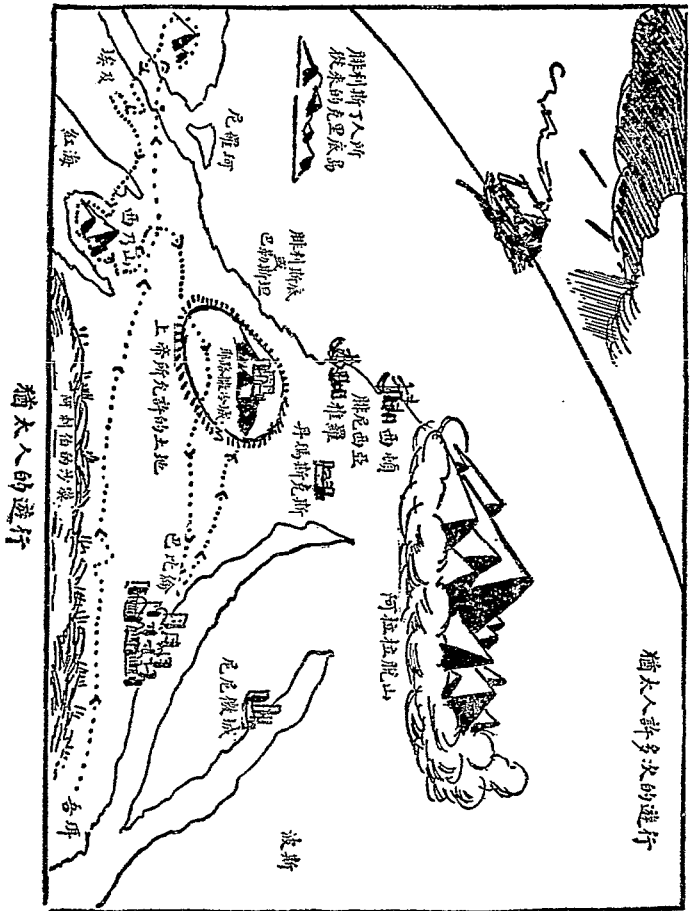
第九章 摩西

猶太人的領袖，摩西的故事

紀元前二十世紀的時候，西米遊牧民族中有一個無關緊要的小部落，離開了他們在幼發拉的河口的吾珥地方的老家，想在巴比倫王的領土內尋一塊新的牧場。他們被王家的兵驅逐出來，所以又遷移到西方，尋一處沒有人占據的小地方，設立他們的帳幕。

這個遊牧的部落，原來稱為希伯來民族，或如我們現在所稱他們猶太民族。他們到遠方去遊行，以後過了許多年的困苦遊牧生活，才在埃及得到一塊存身的地方。他們住在埃及人民中約有五百餘年，當他們所寄居的土地（埃及）被海克索斯族侵略的時候，他們設法去供那些侵入的外人（海克索斯）的驅使，因此他們所占有的牧地，沒有被擾害。但是自從一個長時間的獨立戰爭之後，那時候埃及人把海克索斯族從尼羅河流域內驅逐出去，猶太人便墮入苦境了。因為他們已經降為普通的奴隸，並且還受埃及人的強迫去做那修理王家的道路與金字塔的苦工。那時邊境上都有埃及的官兵看守着，所以這些猶太人也沒有方法逃遁。他們受了許多年的困苦，後來居然被一個年輕的猶太人名叫摩西，從患難中救了出去。

摩西住在沙漠上很久，他在那裏學到了敬奉從前他的祖先所守的那種簡單的道徳，他的祖先



猶太人的遊行

一向厭棄城市與城市裏的生活，並且禁止他們自己不要被異邦的文明的安逸與奢侈所引誘。
摩西決定要使他的百姓恢復他們祖先的信仰。他帶領以色列人出奔的時候，埃及人派了一隊兵去追趕他們，他們居然僥倖脫逃了，摩西便把他的同胞帶到西乃山脚下的一塊平原的中心。當他在沙漠上過那又長又寂寞的生活的時候，他學到了尊敬那位雷、電、風、雨的上帝的能力，而那些牧人的性命，光明，與呼吸，都是依靠這位治理上天的上帝。這位上帝是西亞細亞民族所信仰的許多神中的一個，他們稱他爲耶和華，因爲摩西的教訓，所以希伯來人民便奉他爲唯一的主宰。

有一天摩西在猶太人的軍營中忽然不見了，他們都說他去帶回兩塊粗糙的石碑來。那天的下午，他們的山頂被一片烏雲遮蓋，看不見了。等到摩西回來的時候，立着兩塊石碑，上面刻着耶和華從雷震閃電中指示以色列人的話。從那個時候起，猶太人才認明耶和華是定他們運命的最大的主宰，是一個真正的獨一無二的上帝，他教訓他們怎麼樣保守他們聖潔的生命，他教他們服從他的十條誠命。

以色列人遵從上帝的命令，繼續隨着摩西渡過沙漠。摩西吩咐他們什麼可以吃的，什麼可以喝的，什麼應該避去的，爲得在熱地上可以保護他們的身子不致受病，他們都一一聽從他

的命令。以後又走了許多年才到了一處安樂繁盛的地方，這地名爲巴勒斯坦，意思就是腓利斯丁民族的土地，這個民族是克里底島民中的一個小部落，他們以先從他們自己的島上被趕出來，便住在這個岸上。不幸巴勒斯坦的主要地方早被一種別的西米民族，名爲迦南人的占據了。但是那些猶太人侵占了這個地方，並且設立了許多城市，又在耶路撒冷城裏，那個和平的家造了一個極大的廟宇。

至於摩西已經不再爲人民的領袖了。只好遠望着巴勒斯坦的山嶺。那時候他的疲倦的眼睛永遠閉上了。向來他做事非常忠心，非常勤苦，爲得要取好他的上帝，耶和華。他不但把他的同胞從異邦的奴籍裏救出來到一個新家裏，享受自由獨立的生活，並且還使猶太人在所有的國家之中爲第一個信從獨一的上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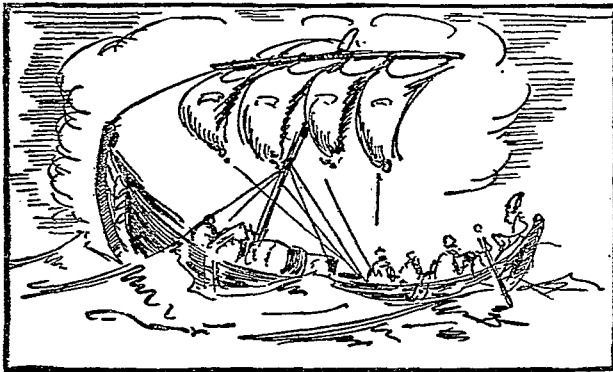
摩西望見那塊聖地

第十章 腓尼西亞人

創造我們的字母的始祖腓尼西亞人

與猶太人爲隣的腓尼西亞人，是一個西米族的部落，他們在極早的時候，就住在地中海的沿岸。他們在那裏建起兩個設有城堡的城，名叫推羅與西頓，不久他們得到了西方諸海的貿易的專利權。他們的船隻按期的開到希臘、意大利、西班牙去，並且還渡過直布羅陀海峽到西利羣島上去買錫。他們每到一個地方，都給自己建造些小商場，那些商場他們稱爲殖民地。這些殖民地有許多就是現在的城市起源，如同卡迪斯城與馬賽城便是。

他們與人做買賣是專爲自己獲利的。他們做事不按良心的。如果我們相信他們的話，他們是一種不知道什麼叫做忠實的人。他們以爲好



腓尼西亞的商人

市民的最高理想，就是裝滿了錢袋。他們實在是很乏味的人，他們沒有一個朋友的。但是他們對於後代倒有一個很有價值的供獻。他們給了歐美人現在所用的字母。

腓尼西亞人已經熟習了蘇曼利亞人所發明的寫字方法。但是他們想這種遲鈍的筆畫寫起來太費時間。他們是一種實際做事的人，不能因為刻二三個字費去了幾個鐘點。所以他們開始研究，發明了一個新的方法，這個方法要比舊的高出萬倍。他們一方面採用埃及的圖畫，一方面把一部分的蘇曼利亞的楔形字變簡單了，由幾處穿紮成一種新的字母。他們爲求簡便迅速起見，所以寧可犧牲了老法子的美觀，把那幾千樣不同的圖畫，變爲一種簡短而便利的二十二個字母。

在那時候這些字母漸漸的經過伊近海傳到希臘。希臘人又把他添上幾個自己的字，而又將這種改良了的字母帶到意大利。以後羅馬人又把這些字略加修改，重新教給歐洲西部的野蠻人民。這些野蠻人民就是歐美民族自己的祖先，這部書裏所用的文字所以根源於腓尼西亞的文字而不用埃及的象形字或蘇曼利亞的楔形字，就是這個原因。

第十一章 印度歐羅巴人

印度歐羅巴波斯人征服西米民族與埃及民族

埃及，巴比倫，亞述與腓尼西亞這幾個民族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已經有三千多年，這些在富饒的流域上的民族漸漸的變為老朽了。等到一個強有力的新民族出現，他們的命運就此送終了。這個新民族我們稱他為印度歐羅巴民族，因為他不但征服了歐羅巴民族，並且還統治了現在稱為英屬印度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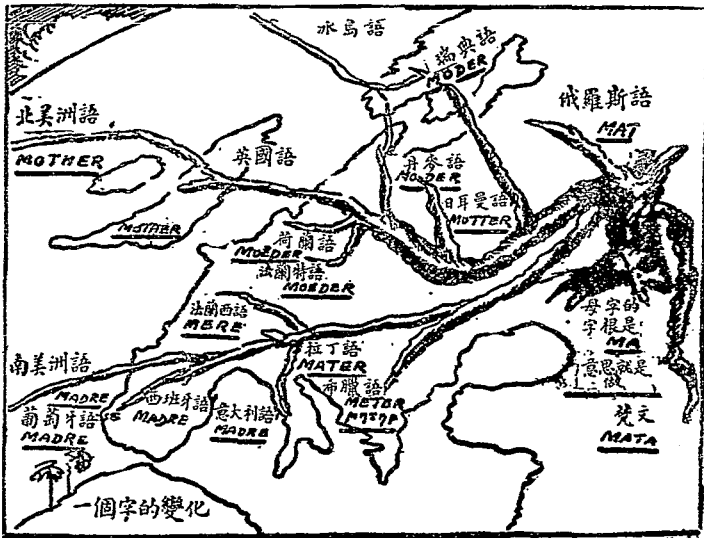
這些印度歐羅巴人，與西米民族一樣，也是白種人，但是他們的言語不同。印度歐羅巴人的言語，乃是全歐洲民族的言語的共同的祖先，祇有匈牙利，芬蘭與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的方言與他沒有關係。

我們初次聽見他們的時候，他們已經在裏海沿岸住了好幾世紀了。但是有一天他們背了他們的帳幕出去遊行，尋一個新的家。他們中間有許多搬到中亞細亞的幾個山上，在亞蘭高原的山峯間住了幾百年，所以我們現在稱他們為阿利亞人。其餘的人跟着太陽落山的方向進行，便在歐羅巴平原上住下了，以後我講希臘與羅馬的歷史中，我會告訴你的。

我們現在還應該講那阿利亞民族的事情，有許多人民捨棄了他們山上的家，跟了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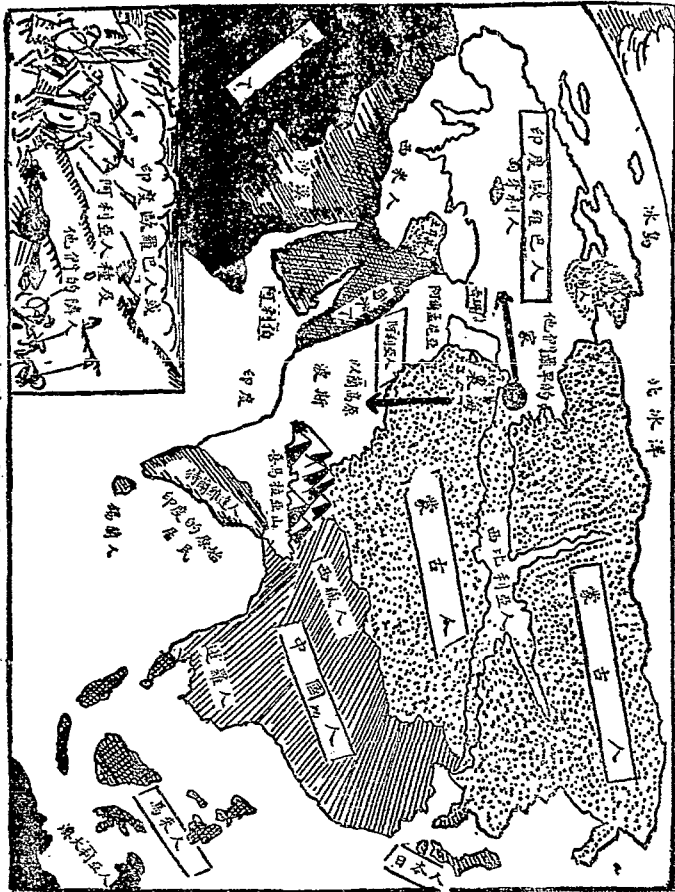
的大教主查拉都斯脫順着印度河的急流一直過海去。

其餘一部分的人民，情願住在西亞細亞的諸山中，他們在那裏建立了兩個半獨立的社會，稱為米錫民族與波斯民族，這兩種民族的名字，是從老希臘歷史抄下來的。紀元前第七世紀間，米錫人建立了一個國家，號稱米第亞。但是以後安息部落的會長沙路斯，做了波斯各部落的王，出兵去征伐各地，不久他與他的子孫便成了西亞細亞與埃及全地的獨一無二的主人翁，那時候米第亞族也就亡了。



一個字母的變化

印度歐羅巴人及其隣人



這些印度歐羅巴波斯人仗着他們的勢力，使他們的得勝軍隊一直進攻到西方，但是不久他們與另外一個印度歐羅巴部落發生了衝突，那個部落在幾百年以前已經搬到歐羅巴，占據了希臘半島與伊近海島。

那些衝突使希臘與波斯之間發生了三次很著名的戰爭，在那時候波斯王達理阿與薛西斯進攻這個半島的北部。他們搶掠了希臘各地，並且費盡大力想在歐洲大陸上占得一個立足地點。

但是他們沒有成功。雅典的海軍是不易征服的。希臘的海軍設法切斷了接濟波斯軍隊的路線，把亞細亞的君主逼回到他們的本國去。

這是那位老先生亞細亞，與冒熱氣的青年學生歐羅巴間的第一次交戰。這部書裏還有許多章講到東西間的衝突，這種衝突一直繼續到今天。

第十二章 伊近海

伊近海上的人民將老亞細亞的文明傳到歐羅巴的曠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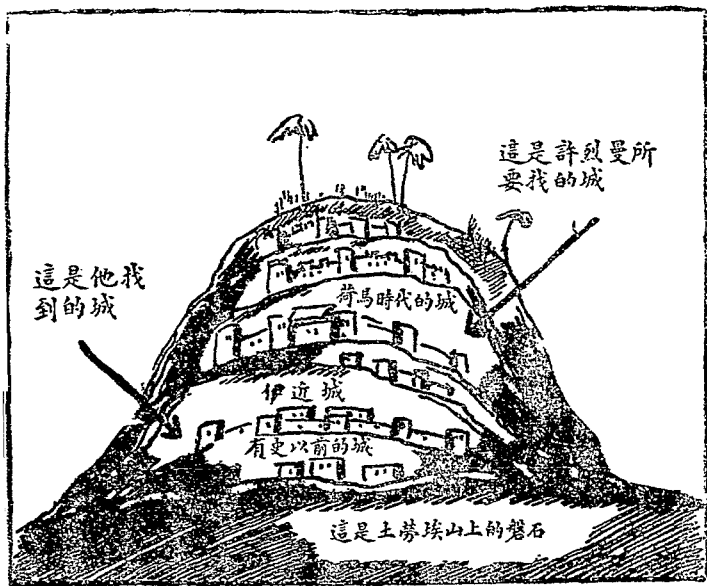
亨利許烈曼幼年的時候，他的父親講土勞埃的故事給他聽。他覺得這個故事比他以前聽過的都好，所以他立定主意，等到他一長大了，可以離開家裏的時候，便要到希臘去尋土勞埃那塊地方。他雖然是麥克崙村裏一個鄉下窮牧師的兒子，可是他並不氣餒的。他知道他須有錢，但是他打算先發財，然後再去掘地。不久他居然設法得到了一大注財產，一等到他的錢够了他的旅費，他便出發到小亞細亞的西北部去，料想土勞埃一定是在那個地方。

在小亞細亞這個特別的角上，突出一個高的土塚，上面都是些稻田。相傳這是土勞埃王，普烈摩斯的家。許烈曼這個人熱心有餘，但是智力不足，他也不先去試探試探。動手就掘。他抱了這樣一片熱心，掘得這樣快，不提防他掘的路，卻由他天所希望要見的城的中心穿過了，卻掘到了一個



土勞埃的馬

別的埋沒在地下的城市的廢址，這個城比較荷馬所述的土勞埃城至少還要早二千年。以後所發生的事情很有趣。如果當初許烈曼發見了些光滑的石槌子，或幾塊粗糙的陶器，倒沒有人會奇怪的，因為以先的人以為在希臘人沒有進來之先的那些歷史以前的人民所有的物品不過這幾種而已。但是許烈曼發現的東西並不是那種東西，乃是些華麗的小像，很寶貴的珠玉，以及精緻的瓶子的模型，這些東西為希臘人向來所不知道的。所以他



許烈曼挖掘土勞埃

敢擔保在土勞埃大戰前十世紀的時候，伊近海的沿岸曾經有過一種神秘的民族，以後希臘人民雖然侵略他們的國家，毀壞他們的文明，或是吸收他們的文明，直至失了那文明的本相，但是當初他們無論在那一方面確是處處比這野蠻的希臘人強。這是許烈曼證爲事實的。在一

八七〇年間，許烈曼又去考查梅新尼的故址，這些故址年代已經很久了，在羅馬指南書中都驚歎他的古老。

許烈曼又在一個小圍牆的石板底下撞到了一個金銀窖，這是那些神祕的人民遺落下來的，他們以先在希臘海岸上設了許多城市，築了許多很大，很重，很堅固的城牆，這些建築希臘人稱爲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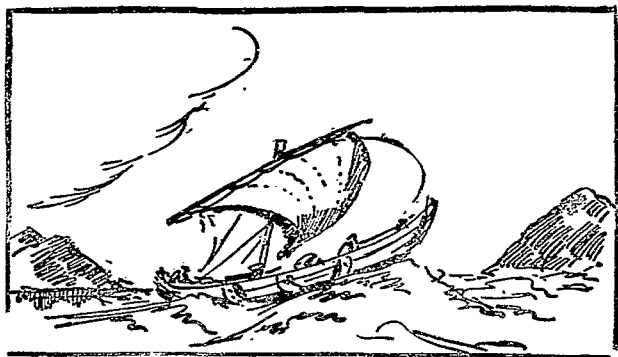


在阿戈利斯的梅新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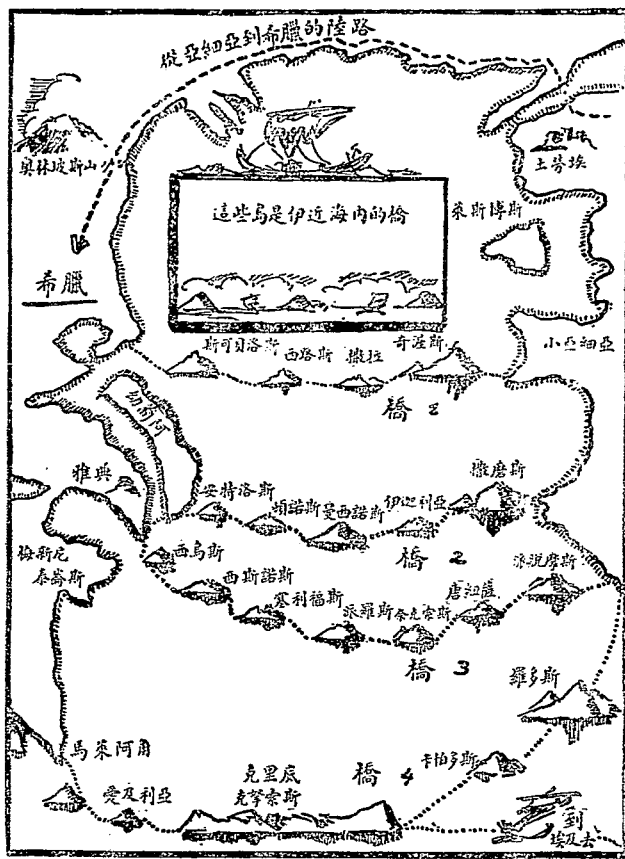
（聶其人大）的工作這些像神一般的大人在上古時代常與那些高山一同拍瑟的。

如果我們很精細的研究這些遺物，便把這段故事裏奇妙的一部份失去了。那些發明最早的技術的人，與那些建造鞏固的砲台的人，並沒有什麼神祕，也就是普通的航海的與貿易的民族，他們住在克里島上與伊近海的羣島上。他們是很強勇的航海家，他們把伊近海變成了文化最高的東方與進化遲鈍的歐洲大陸間的商業中心。

他們維持他們的島國約有一千餘年，他們的國內發展了極高的藝術。克里底北岸的那個最重要的克孛索斯城與現代的都市完全相同，居民也講究衛生與舒服。皇宮的地下有水溝，房子裏都有火爐，克孛索斯城的居民是最先每天用向來人所沒有用過的澡盆。他們的王宮以灣曲的樓梯與極大的宴



伊 近 海



歐羅巴與亞西亞之間的島橋

會堂著名 王宮底下有貯存酒，穀，橄欖油等的地窖，開闢很大，使最初去的希臘人看了非常

的驚奇，因此他們編出了『迷園』的故事。（英文『迷園』“labyrinth”這個字現在是作為有許多複雜的路徑的房子解釋的，這種房子關了大門使我們找不着出路的。）

但是以後這個伊近大帝國變成了什麼樣子，並且怎麼樣使他忽然衰敗了，我們可是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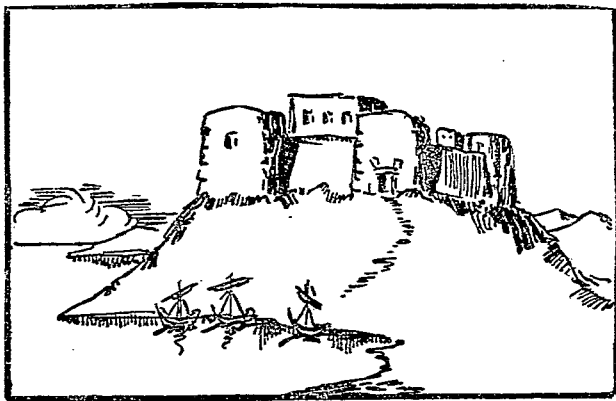
這些克里底人都是很會寫字，但是他們的文字直到現在還是沒有一個人可以解釋。所以他們的歷史我們不能知道。我們在伊近人遺下來的故址中搜集些材料，把他組織成了他們的歷史。我們由這些故址中看出這個伊近帝國忽然被一種從歐洲北部的平原上來的，不很開化的民族占據了。我想我們看得不會很錯的，這種野蠻民族負有毀壞克里底與伊近的文明之責的，不是別的，乃是幾個遊牧的部落；他們占據在亞得里亞海與伊近海間的半島，我們稱為希臘人的便是。

第十三章 希臘民族

印度歐羅巴種的希里尼人占據了希臘全地

這時候一千年的金字塔初次現出衰頹的樣子，巴比倫王漢摩拉比已經死了幾百年。一個遊牧民族的小部落離棄了他們在多瑙河沿岸的本家，往南方去尋一塊新的牧場。他們按着多卡林與巴埃拉的兒子的名字希崙，稱他們自己爲希里尼人。按老神話說，在無數年以前，因爲人民輕蔑奧林波斯山上的薛烏斯神（全能的上帝），所以薛烏斯神降洪水滅去全球的人民，當時逃出的祇有多卡林與巴埃拉兩個人。

關於這些早年的希里尼人的歷史我們是不知道的。記載雅典衰敗的歷史家多西第斯，描寫他的祖先的一段裏說，他們古希臘人是『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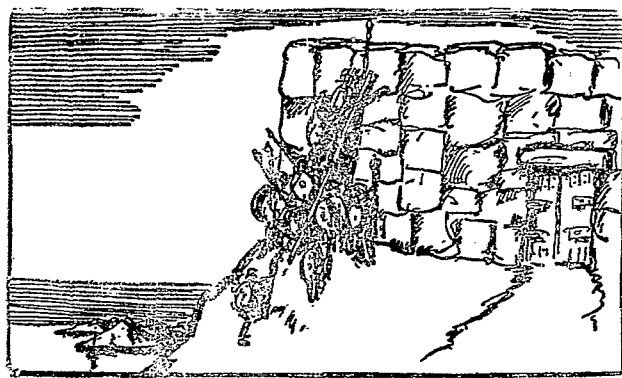


在希臘大陸上的一個伊近城

什麼價值的。」這句話大概是不錯的。他們的行為非常的野蠻。他們的生活與豬一樣，常把他們的敵人丟給保護他們的羊羣的狗吃。他們對於別人的權利很不看重的，他們殺死了希臘半島上的土民（稱為不拉斯近人）盜了他們的田地，奪了他們的牛羊，把他們的妻女當作奴隸使用，還寫了無數的詩歌，讚美阿基安的一族，因為阿基安人曾經率領希里尼的先鋒到鐵撒雷與比羅奔尼蘇的山裏去的。

在高的石頂上看見各處都有伊近的城，他們不去攻擊這些城，因為他們懼怕伊近兵丁手裏的金屬的刀鎗，他們知道他們那種石製的斧子是不能戰勝他們的。

他們又從這個山谷到那個山谷，從這個山邊到那個山邊，繼續遊牧了好幾百年。以後這全地都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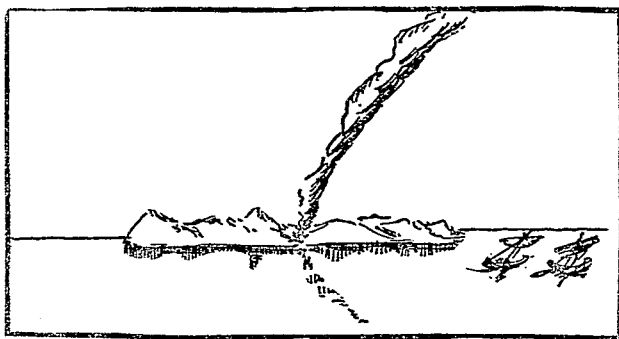
阿基安人攻取一個伊近城

他們占據了，那種遊徙的生活從此也就告終了。

那個時候就是希臘文明的開始。希臘的農民住在伊近殖民地的附近，他以後起了好奇心去探望他的高傲的隣人。他發見了他們可以從那些住在梅新尼與泰崙斯高牆後面的人那邊學習許多東西。

他是一個很聰明的學生。在最短的時間內，他便學會了怎麼樣用鐵製的軍器，這種軍器是伊近人從巴比倫與底比斯那邊帶來的。他也懂了航海的秘訣。漸漸的造起許多小船來給自己用。

等到伊近人所有能够教給他的那些東西全學會了，他便反抗他的先生了，便將他們趕回到他們的島上去。不久他便一直望前進行到海上，把伊近所有的城市全都征服了。最後在我們紀元前的十五世紀中，他擄掠了克孛索斯全城。在希里尼人出現後的十世紀內，他們便成了希臘，伊近海，以及小亞細亞



克孛索斯城的陷落

沿岸一帶獨一無二的治理者。古文明的最末的大商業的中心點，土勞埃，在紀元前十七世紀中滅亡的。從此以後，歐羅巴的歷史鄭重的開始了。

第十四章 希臘都市

希臘的都市實在就是國家

我們近代的人都喜歡聽那個『大』字。如果我們是屬於世上最『大』的國家的，國內有最『大』的海軍，地上出產最『大』的橘子和山芋，我們都覺得很可以驕傲的。我們還喜歡住在一個有『幾百萬』人民的大都市裏，我們死後願意葬在全國最『大』的墳墓裏。

古代希臘的市民，如果聽了我們的話，他們不懂我們是什麼意思。『凡事都要取乎中庸』是他們理想的生命，純粹大，他們反不以爲奇的。他們喜歡中庸，並不是祇在特別時間內的一句空洞的話：這字影響他們，自生至死一生的。他們的文學取乎中庸，他們的建築取乎中庸，所建的廟宇不講高大，只求小而完美。并且這還影響到男子穿的衣服，女子戴的戒指，手鐲，以及一切的裝飾。他們到戲院裏去，也是如此，如果看見有的戲子敢違反這種完善優美的性質，一定都要大聲罵他下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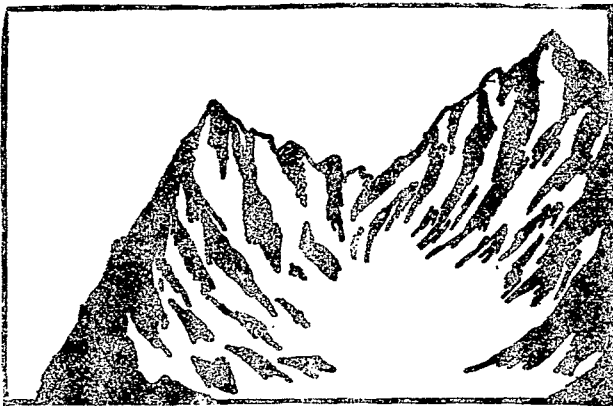
甚至於希臘的政治家，運動家，也注重這種性質。當時有一個善於競走的人到斯巴達來，他很自負，因為他可以獨立在一足上，很久不會跌倒的，其餘的希里尼人都比不過他，後來卻被大家從都市裏驅逐出去，因為大家以爲他這種才能就是一隻平常的鵝也能比得過他，他還這

樣稱能。

你聽了以上的話，一定會說，『能够這樣注重中庸與完善，確是一種很好的道德，固然很好的，但是爲什麼在古代的時候，祇於希臘人發展這種性質呢？』我要答復你這句話，必須把希臘人的生活情形告訴你。

以先埃及人或美索博達米亞人，都是一位奧祕而且至尊無上的治理者的『百姓』，這位至尊無上的治理者，是住在幾萬里外的一個黑暗的王宮裏，他向來不大給大多數的人民看見的。但是希臘人民正與他們相反，他們是一百多個獨立的小都市中的『自由民』，其中最大都市裏的居民，還沒有現在的一個大鄉村裏的人多。如果住在

吾珥的一個農人說：他是巴比倫人，他的意思就是他也是進貢於當時爲西亞細亞主人的幾百



奧赫波斯山：神明居住的地方

萬人民中的一人。如果是一個希臘人，他一定很自負的說：他是一個雅典人或底比斯人，他所說的是一個小城，這城既是他的家，又是他的國，在那裏是沒有領袖的，凡事祇憑街市上一般人民的意志。

希臘人所謂祖國，便是他生的地方；他幼年時代在阿克羅保列斯山上玩過捉迷藏的；他與幾千個別的男女孩子同在那裏長成的，這些男女孩子的綽號，他很熟悉的，如同你知道你的同學的一樣。他的祖國是他父母葬身的聖土；是高城牆裏面的一所小房子，就是他的妻子兒女很安逸自在的住的地方；是一個不過二三十畝石地的，完全可以自給的世界。你想他生長在這樣一個環境裏，他的舉動，言語，思想會不受影響嗎？巴比倫人，亞述人與埃及人，不過是大的人羣中的一部分。他們在羣衆之中自己沒有個性的。希臘人卻與他們不同，永遠不會與他的環境失去直接的接觸。他永遠是人人相識的城中的一分子。他覺得在他左右的有智識的人都在那裏看着他。無論他做什麼事情，著作劇本，彫刻石像，或作詩歌，他都記着這一層；他的作品都要受他本鄉內懂得這些東西的自由市民的批評的。他從小的時候便受這種影響，所以他不能不按着中庸的性質向完美方面去做。

希臘人在這個嚴厲的學校中學會了許多種專長的本領。他們創造了新的政治制度，新

的文學體裁，新的藝術理想，這些都是我們永遠不能勝過的。他們在那些不過幾十里地的小村子裏做了這許多的奇蹟。

注意，他們以後怎麼樣了！

在我們紀元前第四世紀的時候，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征服了全球。他的戰事一完，便決心要把那些由希臘人的真真的天才所作出來的利益分給所有的人類。他把他從小都市裏與小鄉村裏帶了出來，使他在那新建的帝國的皇土上開花結果。但是希臘人一離了他們自己親暱的廟宇，與他們聽慣了的，嗅慣了的自己的彎曲的道路，便立刻失去了快樂和那種可驚奇的中庸性質，這種性質會經感化他們以先在他们自己的光榮的老都市裏的工作，與他們的手與他們的腦筋的。這時候他們變成了沒有價值的工匠，做那劣等的工作便已滿足了。在這老希里尼的小都市國家失了獨立，被逼為一個大國家的屬地的時候，這老希臘的精神便死了。從此也就沒有復活。

第十五章 希臘的自治政府

希臘人是設法組織自治政府的第一個民族

最初的希臘人都是一般窮富的。各人都自他一定多少的牛羊。他的土房子便是他的城。他可以自由出入。如果遇有不得不討論公共的重要事情的時候，全城裏的市民都聚集

在街上。大家選出一個在村中比較年老的人來做主席，他的責任就是看着各人都有發表自己意見的機會。遇見戰爭的時候，選出一個勇敢而有自信力的村人作司令，但是原來舉這個人做他們領袖的人民，等到危險完了，他們有同樣的權利可以取消他的職務。

但是這鄉村漸漸的變成了都市。有的人做事非常勤苦，有的人很懶惰。有的遇見壞運，有的對待他們的隣居很不公道，專為自己斂財。到了結果，這都市裏的人不是一般貧富了。反過來，這裏頭成了少數很有錢的富人，而大多數都是很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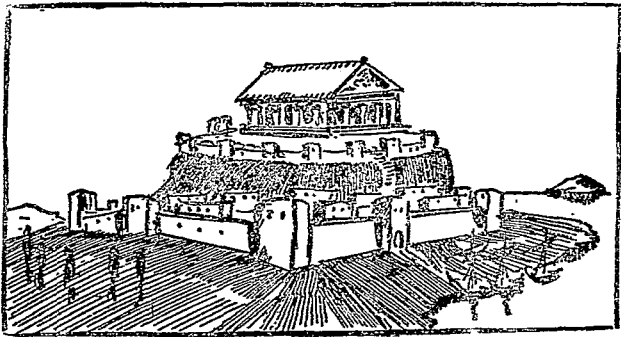
以後的情形又變了。因為那位老司令能够率領百姓打勝仗，所以人民很願意承認他為他們的『領袖』或『王』。後來他退了位，他的位置被貴族占據了，這些貴族是一班有錢的人，他們曾在相當的時間內，得到了一宗過分大的田地與產業。

這些貴族享受了許多為普通的自由民所沒有的利益。他們在地中海東部的市場上可

以買很好的兵器。他們有很多空閑的時間可以練習戰術。他們住的房子很堅固，他們可以雇用兵丁替他們打仗。他們因為欲奪管理都市之權，彼此常有爭鬪。那個得勝的貴族便自居爲王，超乎所有他的隣居之上，統治了全城。直到另一個野心的貴族來把他殺死或是把他驅逐出去爲止。

這樣的王靠着他的兵丁的恩惠，被稱爲「霸王」。在紀元前第六第七的兩世紀內，每個希臘都市都有一個時期爲這種霸王所管轄的，其中有幾個是很有才能的人。但是這種情形長久了畢竟是受不了的。所以須設法改良，在那些改良的方法之中，發生了一個最早的民主政體，這事在世界上是一個空前的大紀錄。

在第七世紀之初，雅典的人民決心要整頓他們的內政，使大多數的自由民再有干涉政治的權利，如同以先他們的阿基安祖先有過的一樣。他



希臘的都市國家

們便去請教一位名叫特拉可的給他們定幾條法律，保護窮人，使他們不受富人的侵犯。特拉可便起首定他的法律。不幸他是一位專門的律師，他與普通的生活沒有接觸的。從他的眼光裏看出來，犯罪便是犯罪，等到他的法律定出來之後，雅典人看了，才知道這些特拉可的法律太苛了，不能實行的。如果按着他的新法律行去，偷了一個蘋果便要定死罪，那是他們沒有這麼多的繩子來吊這些罪人。

因此雅典人又要另外尋一位比較仁慈的改革家。後來他們訪着一位可以擔任這件事情的，并且比別人都強的人。他的名字叫梭崙。他是一個貴族，他曾周遊世界，并且研究過各國不同的政體。梭崙便將這個問題詳細研究一番，才給雅典人定了幾條法律，這些法律足以表現希臘人特有的性質的一部分，就是那個可驚奇的中庸原則。他要改良農民的狀況，可是不要毀傷貴族的財產，因為這些貴族是（或者他們也許可以做到）於國家有大功的軍人。他要保護窮民，使他們不受審判官的欺凌，（這種審判官都不受薪俸，所以都是由貴族中選舉出來的。）梭崙便規定凡是受冤的市民，都有權利可以在三十個雅典陪審官之前，陳訴他的案子。

梭崙所定的規則之中最重要的便是強迫一般自由民對於都市內的事務，人人須有直接

的自己的注意。不能讓他們在家裏說：『喔，我今天太忙，』或是說：『下雨了，我還是不出門好。』他必須盡他一分子的天職；必須到市議會裏去聚會；對於國家的安全與繁昌，應該負一部分的責任。

這種『民主』政體往往不能成功的。因為議論太多。他們大家都要爭奪政治上的地位與名譽，所以彼此之間發生許多意見。但是這種事情教訓了希臘人，使他們自立，使他們依賴自己，這倒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第十六章 希臘人的生活

希臘人怎樣生活的

你一定要問如果古代的希臘人永遠到市上去討論國家大事，那裏還有功夫去照顧他們的家庭，料理他們的事情呢？我在這章書裏告訴你。

希臘的民主政體祇承認一種市民——便是自由民——去管理政治上各種事務。每個希臘都市內中包含着一小部份的自由市民，大部份的奴隸，還帶着幾個外國人。

希臘人願意將市民的權利賦與『外國人』的時候是很少有的，（除非有了戰爭他們用得着軍隊的時候。）即使有也是例外的。市民與非市民不過是一個血統的問題。你是一個雅典人，因為你的父親和你的祖父在你以先都是雅典人。但是無論你的功績有多少大，或作商人，或作軍人，如果你的父母不是雅典人，你就祇好做一輩子的『外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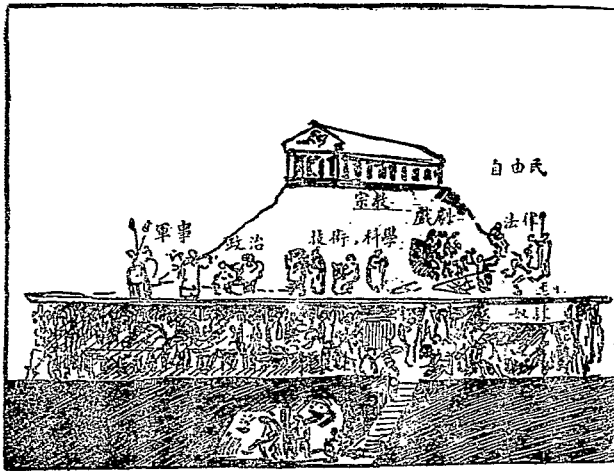
所以希臘的都市無論在什麼時候，如果不是由一個王或一個霸王所治，就是由那些自由民治理，與為那些自由民治理的。人民可以這樣從事政治，因為他們有許多奴隸，（奴隸的人數比較自由市民要多五六倍）替他們工作。我們現在為供養我們的家屬，償付我們的房金，不得不費許多的時間與精力去工作的，他們都有奴隸替他們做了。

這些奴隸給全部市的人民做飯，烤麵包，製燭臺。又有做裁縫的，做木匠的，做珠寶工的，當

學校教師的，寫賬的；此外當他們的主人出去開會討論戰爭或和平的問題，或到戲院裏去聽伊士奇的新戲，或去聽幼理庇得討論革命的思想，幼理庇得這個人，居然敢說他有點懷疑那位全能的上帝，（薛烏斯神的話。）還有替主人照管舖子的，看守工廠的。

真的，古代的雅典頗像現在的一個俱樂部。所有的自由市民都是世襲的，所有的奴隸也都是世襲的，專為伺候他們的主人的，能在這個團體裏做一分子也是很有趣味的。

我所說的奴隸，並不是黑奴，額天錄上



希臘的社會

所講的奴隸。那些耕種田地的奴隸的位置固然是很苦，但是那些衰微了的普通自由民被人家雇去做田工的所過的生活也是很苦的。並且都市裏有許多奴隸比較窮苦的自由民還得服勞。因為希臘人凡事都愛中庸，所以不喜歡像以後羅馬人普通對待奴隸的方法，羅馬的奴隸簡直一點權利也沒有，如同現在工場裏的機器沒有權利一樣，祇要藉一點極小的理由就要被推出去丟給野獸吃。

希臘人承認奴隸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制度，假使沒有這種制度，那些都市便不能成爲眞眞文明人的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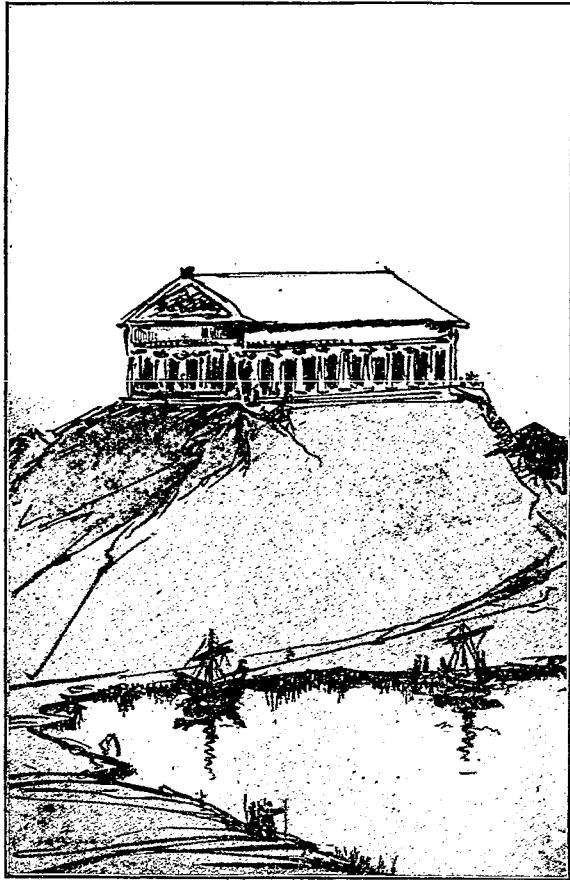
這些奴隸也做許多爲現在商人與專門職業的人所做的工作。至於家庭事務，就是你的母親要費許多時間料理的，以及你的父親從外邊做事回來須要麻煩的，因為希臘人知道閑暇是很可寶貴的，所以將這些事務減到最少限度，將他們的生活變成最簡單的。

先從這裏說起罷，他們的家是很樸素的。就是那些有錢的貴族住的地方也不過是一所土坯的屋子，屋內很簡單，所有我們現在的工人以爲應有的舒服都沒有的。希臘人的屋子只有四椽牆，一個屋頂，一扇通大街的門，沒有窗子。至於廚房，坐起間，臥房等等都在一個院子的周圍，這個院子內有一個小的噴泉，或是一個石像，種幾顆樹木，是爲美觀的。在沒有下雨的日

子，或天氣不十分冷的時候，全家都在院子裏。院子的一個角上，一個廚子（他是奴隸）在那裏預備飯食，又一個角上，一位教師（他也是奴隸）在那裏教小孩子們字母與乘法表，還有一個角上，家裏的女主人和一個縫衣女（她也是奴隸）在那裏補他丈夫的外套，這種女主人不大離開她的地方的（因為他們以為出嫁的女子常在街上出頭露面是不規矩的）。還有靠着大門的那所小公事房裏，男主人在那裏檢查他管理他的田地的人（他是奴隸）方從外邊帶來給他的賬目。

等到飯預備好了，全家都聚在一桌吃，但是飯菜很簡單，吃飯也不費很多的工夫。希臘人對於吃飯好像是一種免不掉的壞事，並不是一種愉樂，因為飲食消耗許多的時間，結果還消耗了許多人。他們是吃麵包的，也喝酒，也吃蔬菜，可是不大吃肉。他們如果沒有別的可用的飲料才喝點水，因為他們以為水是不大衛生的。他們也很喜歡彼此應酬，但是如同我們的宴會，人人都吃得過分的多，他們是要討厭的。他們聚在一桌，為得彼此可以暢談，喝酒，喝水，但是他們的性質是重在中庸，所以喝得太多了也是不贊成的。

在他們的飯廳內流行的那種簡單的勢力，也同樣的支配他們的服裝的選擇。他們喜歡潔淨，喜歡好好的打扮，他們的頭髮，他們的鬚鬚，都是修理得很清楚，他們常常練習體操，游泳，使



廟 宇

他們的身體常覺得很康健，可是他們永遠不學亞細亞人的風氣，穿顏色很亮的格式很奇怪的衣服。他們穿一件白的長褂，打扮得很漂亮，如同現在的意大利軍官穿着那件藍色的斗篷似的。

他們也願意他們的妻子裝飾得很好看，但是在人前顯耀他們的財富（或他們的妻子）他們以為俗氣的，所以無論什麼時候女子出門，她的裝飾總要以不引人注目纔好。

總之，希臘人的生活不但以中庸為主，並且還以愈簡單愈好。各樣東西，如同椅子，桌子，書籍，房子，馬車等等要費去他們的主人許多時間。結果他反而給他們做奴隸，費工夫去服侍他們，給他們洗，刷，上油，種種麻煩。希臘人向來在思想與身體兩方面是最講究『自由』的。他們因為要維持他們的自由，使精神上有真真的自由，所以把他們日用的需要縮減到最小的限度。

第十七章 希臘的戲劇

戲劇的起原公共歡樂的最初形式

希臘人在他們的歷史上最早的時候就收集詩歌，這些詩歌是讚美當初驅逐丕拉斯近人出希臘，並且滅去土勞埃人的勢力的那些勇士。他們在大眾面前吟誦這些詩歌，人人都來聽他們。但是在我們現在生命裏算爲必須的歡樂所不可少的這種戲劇，並不是從他們所讀的這些英雄的故事裏產生的。他的這樣奇怪的起原我不得不別爲一章告訴你。

希臘人向來歡喜在街上遊行。每年他們很鄭重的過一種會，這種會是敬奉那位酒神達宏尼索斯。因爲在希臘人人好喝酒，（希臘人以爲水是祇於爲游水，行船用的），所以人人都歡迎這位特別的酒神，如同在美國人人歡迎冰其淋神一樣。

希臘人民以爲這位酒神大概住在葡萄園裏，在撒鐵爾斯的快樂羣衆之中（撒鐵爾斯是一種半人半羊的怪物），所以他們過會的人身上都穿着羊皮，嘴裏都學着羊叫。希臘的羊字是“tragos”，學羊叫的唱歌的人是“trionos”。所以過會的時候學羊叫的人稱爲“tragosoidos”，這個奇怪的名字以後便變成現在的“Tragedy”。悲劇這個字，這字的意思就是在戲劇中一齣結果悲哀的戲劇，正如同一齣結果喜悅的戲劇稱爲喜劇一樣，（喜劇的意思是唱的

喜悅的事情)

我知道你一定要問這種戴假面具的學羊走的合唱隊以後怎麼樣便變成了二千餘年以來各處戲院裏流行的那種高貴的悲劇呢？

那種學羊叫的唱歌隊與莎士比耳的哈姆雷（悲劇中的代表）中間的聯帶關係實在很簡單的，我在下文告訴你。

在先那種合唱隊是很有趣的，當時很引起許多觀客站在路旁笑着看他們。但是看常了，不久便生厭了，希臘人以爲沈悶的東西是一種惡事，祇可以與醜事與疾病相比擬的。他們總想要求一種比較有興趣的事情來消遣。以後在阿的加的伊喀利亞鄉村中有一位善於發明的青年詩家發明出一個新的辦法，這個辦法以後便大成功了。他的法子是使一個唱歌隊裏的人出來與音樂隊裏的領袖說話（這些音樂隊是吹笛子，吹簫的，並且在遊行隊的前面走的）。這個唱歌隊裏的人可以在遊行隊的線外走。他說話的時候，一邊揮手做手勢（那就是別人祇站着唱的時候，他一個人在那裏『扮演』）他還要問一大串的問句，而那位樂隊長便按着紙卷上的話回答他，這些話是那位詩家在開演之先寫下來的。

這種粗率的談話——對話——是講那位達宏尼索斯酒神或另一個神的故事，一時便很

受人民的歡迎。從此以後，每回過達宏尼索斯酒神會的時候，便有一齣『扮演的戲』，不久這些人民都以爲這種『扮演』比較學羊叫的會重要得多了。

伊士奇是『悲劇家』中最成功的人，他在他的一生裏（在紀元前五六二年至四五五年）寫了不下八十齣戲，他膽大進了一步，將一個『扮演』的改爲兩個。過了一代之後，索福克又由兩個『扮演的』改爲三個。後來幼理庇得在紀元前五世紀的中年，寫了許多非常可怕的悲劇，那時候他願意用多少『扮演的』就用多少。以後亞理斯多芬著了些有名的喜劇，專爲嘲笑各種人與各種東西的，甚至於把奧林波斯山上的神也嘲笑在內，那時候這些唱歌隊卻貶爲站在扮演者的後面的一列傍觀者，祇不過等那個英雄在臺前做一件違反神意的罪惡的時候，他們唱一句『這是一個可怕的世界』罷了。

當時這種戲劇的新形式需要一個固定的奏演的地方，不久希臘各都市裏都有一個戲院，是在附近的山上的石頭切出來的。看客們都坐在木製的長檯上面，向着一個大圓圈（就是我們現在戲院內的池子，你須費三塊三角美金買一個座位）。在這一邊的半個圓圈子便是戲臺，爲扮演的人與唱歌隊的人站的地方。再後面有一個帳幕，他們在那裏戴泥製的假面具，這些假面具是形容臉上快樂與笑，或是不快樂與哭的。希臘字帳幕是“skene”，就是我們現在

稱戲臺上的佈景爲“scenery”的來源

一旦那悲劇成爲希臘人生命的一部分之後，一般人民都把他看得非常鄭重，人人到戲院裏去都是非常注意。他們把一齣新戲看得如同選舉那樣重要，對一位成功的戲劇家敬仰得如同一位打仗得勝了回來的軍官一樣。

第十八章 波斯戰爭

希臘人怎樣保護歐羅巴去抵抗亞細亞的侵略；驅逐波斯人於伊近海外

希臘人在伊近人那裏學會了營業的方法，原來伊近人就從腓尼西亞人那邊學來的。他們也開闢了腓尼西亞式的殖民地。并且還改良了腓尼西亞貿易的方法；他們與外國人通商多用銀錢交易。我們紀元前第六世紀的時候，他們在小亞細亞的沿岸設下了很堅固的根據地，當時便很快的將腓尼西亞人的商業奪了過來。這件事情當然使腓尼西亞人大不滿意，但是他們沒有力量與他們的勁敵相戰。不得已祇好坐着等着，但是並沒有空等。

在前一章內我已經告訴過你那些波斯牧民本來是一個極低微的部落，以後忽然出來打仗，西亞細亞大部分的地方都被他們征服了。但是這些波斯人民太文明了，用不着再去掠奪他們的新的百姓。他們每年所受的進貢已經很够他們使用了。以後他們到了小亞細亞的沿岸，他們要求在呂底亞殖民的希臘人應該承認波斯王為他們的君主，并且要求他們每年必須納一定的稅給波斯王，這些希臘的殖民者不答應。而波斯人又非要不可。希臘的殖民者便去求救於他們的本國，從此兩方面便開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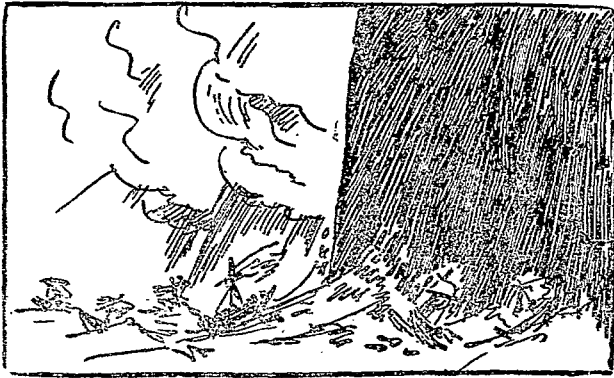
如果說實話，波斯王向來對於希臘的都市國家看為很危險的政治制度，并且以為他們是

那些可以做大波斯王的順服的奴隸的人民的壞榜樣。

希臘人因為他們的國家一直躲在伊近海的逕後邊，當然很願意享受那種相當的安全。但是他們的宿仇，腓尼西亞人出來援助波斯人，並且鼓勵他們。如果波斯王預備出兵的時候，腓尼西亞人一定可以供給他們所需要的船隻，運他們到歐洲去。這是紀元前四九二年，亞細亞準備着要去剿滅歐羅巴新起的勢力。

當時波斯王給希臘人一個最末的警告，派了幾個使者去要求給他們些『泥和水』，表示順服他們的意思。希臘人立刻把這些使者投在附近的泉水裏，請他們盡量地去取『泥和水』。這樣一來，和平當然不能維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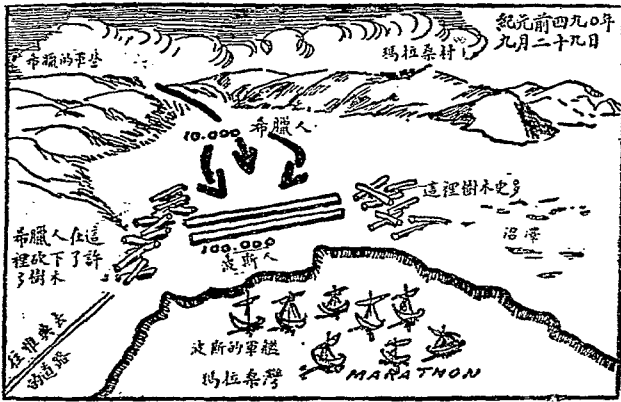
但是與林波斯高山上的神在那裏保護他們的



波斯的戰艦在亞多斯山的附近覆沒了

子民，所以腓尼西亞艦隊載了波斯軍隊到了亞多斯山邊，那位風神便吹起氣來，直吹到他臉上的血管都要漲裂了，所有的艦隊被那一陣大風全都吹沉了，波斯的軍隊全都淹死了。

過了兩年，波斯又出兵來侵，來的人數比以先更多。這一次他們渡過了伊近海在瑪拉桑村附近上岸。當時雅典人聽見了這個消息，立刻派了一萬兵去保衛瑪拉桑平原的周圍的山頭。一方面立刻派了一個善於走路的人到斯巴達去求救。但是斯巴達向來妒忌雅典的威聲，所以拒絕了，不肯幫助他們。其餘的希臘都市都看了斯巴達的榜樣，也不肯出兵相助，祇有一個小小的布拉的送了一千人去。在四九〇年的九月十二那一天，雅典的司令官米爾鐵迪斯帶了這一小隊兵直衝波斯的軍隊。他們衝散了波斯的箭排，又



瑪拉桑的一戰

把鎗頭將那些紊亂零落的亞細亞軍隊統傷了不少，這樣精幹的敵兵，亞細亞人是向來沒有遇見過的。

那天晚上，雅典人民看見焚燒船隻的火焰燻得滿天發紅。人人裏都惦着不知有什麼消息。以後看見往北去的路上起了一陣小小的灰土。既而知道就是那位跑路的人，腓第岐、特斯來了。他倒在地上，祇有些微的氣息，已經離死不遠了。他才在幾日之前，帶了使命從斯巴達回來，跟着就趕出去隨着米爾鐵迪斯去打仗。那天早上他還在戰地上，後來他又自告奮勇帶了得勝的消息，去通知他那個所愛的都市。當時有人見他跌倒在地，便疾忙過去扶起他來，只聽得他輕輕的說『我們得勝了，』說完便死了，他死得這樣榮耀，沒有人不羨慕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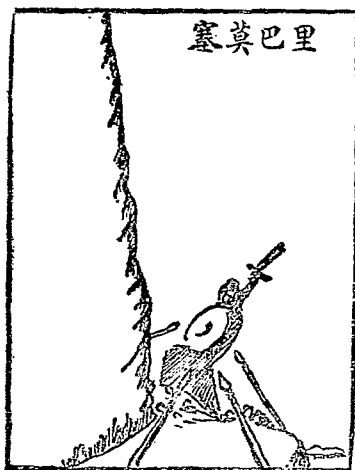
至於波斯人，自從失敗之後，他們便想在雅典附近的地方住下，但是看見沿岸一帶都有軍隊保守着，所以祇好走了。那時候希臘重新又得到和平了，

以後又過了八年，在那個時期內希臘人一些也不敢懈怠。他們知道那最後的攻擊是免不了的，但是他們因為對於避去危險的最好方法，大家的主張不能一致。有的人主張增加陸軍。有的人說，有了強大的海軍，才可以得勝。兩黨的領袖一個是亞里司泰迪斯（陸軍的領袖）一個是西米斯多克爾斯（海軍的領袖）兩方面爭了許久，什麼事情也沒有做。直到亞

里司泰迪斯被逐之後，西米斯多克爾斯才有機會可以造起許多船來，他把昆露斯地方造成了一個堅強的海軍港。

紀元前四八一年，大隊的波斯兵來到了希臘北部名叫鐵撒雷的地方。當這個危險期間，向來為希臘的陸軍大都市的斯巴達，被推為總司令。但是斯巴達人只要他們自己的地方不被侵略，至於希臘北部有什麼危險，他是不管的。所以希臘所有的要隘都沒有派人保守。

斯巴達的一個小支隊裏的領袖，烈宏尼達斯，被派去保守那條在高山與海——這海是在鐵撒雷與南方諸地之間——之間的一個要隘。烈宏尼達斯服從了這個命令。他很勇敢的抵抗敵人，保守那條要隘。但是有一個賣國賊名叫伊腓的斯，他認識那條梅立斯的小路，帶領一隊波斯的聯隊，繞過幾個山頭，來攻烈宏尼達斯的後背。他們在熱泉的附近——（塞莫巴里）——打了一場大仗。到了夜間，烈宏尼達斯與他那些義勇的兵都戰死了，躺在他們敵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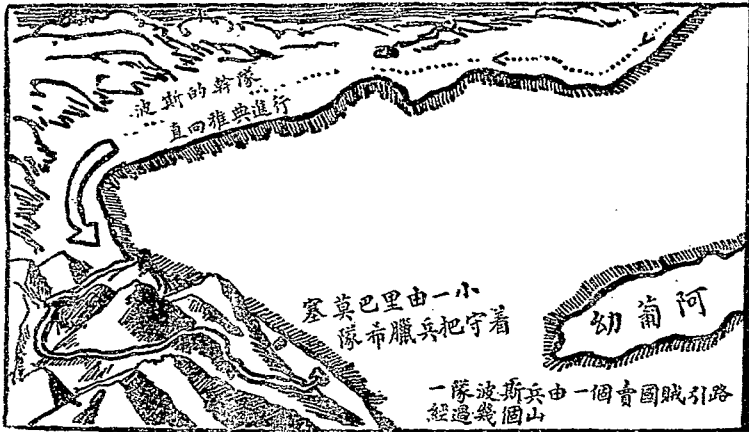


塞莫巴里

的屍首底下。

這條要隘一失，希臘的大部分全都落在波斯人的手裏了。他們引兵攻入雅典，把阿克羅保列斯山上的衛隊都從頂上拋了下來，放火把城燒了。那些人民都逃入撒拉米斯島上去了。所有的東西都好像完了。但是在四八〇年的九月二十日那一天，西米斯多克爾斯硬逼波斯的兵艦在撒拉米斯島與大陸之間的那個窄小的海峽裏開戰。在幾點鐘之內，他把波斯的艦隊滅去了四分之三。

這樣一來，塞莫巴里的勝仗完全無用了。那時候希臘人勒令薛西斯王退兵。及至第二年，薛西斯王又發令須要有一個最後的解決。他帶了他的軍隊到鐵撒雷去駐紮在



塞莫巴里的一戰

那裏，等到明年春天再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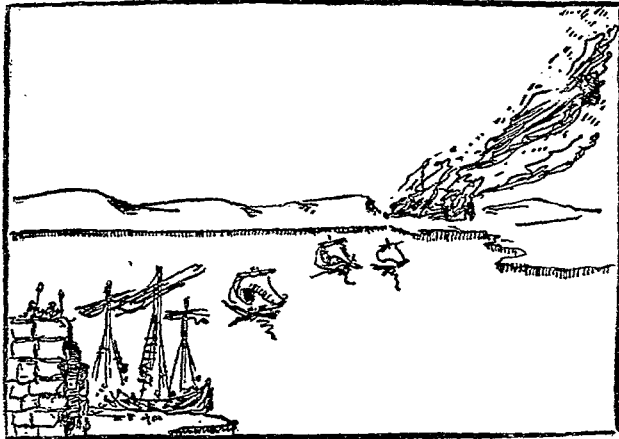
這時候斯巴達人可是知道這時間的重要了。他們離了在歐林多地峽牆內的安樂窩，隨着保山尼阿斯出去抵抗波斯的軍官，麥獨牛斯。希臘的聯軍在布拉的附近以十萬人（從十幾個都市裏選出來的十萬人）對抗三十萬的敵兵。那強勇的希臘步兵又衝破了波斯的箭排。波斯兵又像當時在瑪拉桑一樣，敗走了，這一次可是他們一去不復返了。很奇怪的，在布拉的希臘陸軍打了勝仗的同一天內，雅典的艦隊在小亞細亞的梅加爾岬的附近也不約而同的打倒了敵艦。

亞細亞與歐羅巴間第一次的戰爭，在此

算是告一個結束。

雅典得了很大的光榮，斯巴達也以勇敢，善戰稱名。

這兩個都市如果能够



波斯人大燒雅典城

彼此和好，彼此不懷小恨，他們便可以做那強大的希臘合衆國的領袖了。

但是可惜，他們將那個得勝的熱烈的時間輕輕的踏踏過去了，同樣的機會可是永遠不再回來了。

第十九章 雅典與斯巴達之對抗

雅典與斯巴達彼此欲爭希臘的盟主戰了許久

雅典與斯巴達兩個都是希臘的都市，他們的人民的言語是相同的。但是在別的各方面都是不同的。雅典是在高原之上的。他是常受海風吹拂的都市，他用一雙歡喜的兒童的眼睛注視這全世界。斯巴達正與他相反，是建立在流域的深窪裏，周圍有高山作他的城堡，可以抵禦外來的勢力。雅典是一個商業薈萃的都市。斯巴達是一個大軍營，他們的人民都爲當兵而當兵的。雅典的人民喜歡坐在陽光底下討論做詩，聽哲學家的講演。斯巴達人適得其反，從來沒有寫過一句在文學上有價值的文句，但是他們知道怎麼樣戰爭，他們喜歡戰爭，他們爲了尚武的理想，犧牲了人類一切的感情。

無怪乎這些沉悶的斯巴達人看着雅典人的成功非常懷恨。以先因爲防衛共同國家而在雅典所發展的勢力，如今都用在性質更和平的事業上了。他們把阿克羅保列斯用大理石改造爲雅典娜女神的廟宇。雅典民主政體的領袖，貝理克爾斯，派人到遠處去請有名的彫刻家，畫家，科學家來建造他們的都市，使這都市格外壯麗，使雅典的青年格外愛他們的國家。同時他又很注意在斯巴達身上。他在雅典與海之間築了幾垛高牆，使他成爲當初一個最堅固的

要塞。

這兩個希臘小城因爲一點小小的齟齬，不幸發生了戰爭，雅典與斯巴達繼續戰了三十年之久。結果雅典受了大傷。

在戰爭的第三年內，雅典城內發生大瘟疫。有一半的人民與他們的領袖，貝里克爾斯，都死在瘟疫內。大瘟疫之後，接着一個時代又來了個壞的不忠信的領袖。有一個很有精神的少年，名字叫阿西比得斯，當時很受議會的歡迎。他提議去侵伐斯巴達在西西里的叙拉古斯殖民地。當時準備出征，所有的事情都預備好了。但是那位阿西比得斯到了街上，看見有一班人在那裏爭鬪，他也加入其中，後來被迫逃了。繼續他的後任的那位大將是一個笨伯。他先失了他的船隻，後又失了他的軍隊，祇剩下幾個殘生的雅典人，又被投在敘拉古斯的石坑中，餓死渴死了。

這次出征，所有雅典的青年都死盡了。這個都市也算完了。他們的城被困了許久，便在四〇四年的四月間投降斯巴達。城的高牆也毀了，海軍也被斯巴達人搶走了。當雅典強盛的時候，曾爲大殖民地帝國的中心，從此這種地位也便失了。但是他的求學，求知，研究的那種可驚的志向——在他繁盛時候的那種自由市民的特色——並沒有與他的城牆和他的船隻

俱亡。還是繼續生活下去。并且比前更加光明，更有精神。

從此雅典人不能再為希臘定運命了。可是他們的都市成了一個最古的學術的出產地，他的勢力漸漸的影響到希臘的小範圍以外的那些聰明人的思想上去。

第二十章 亞歷山大大王

馬其頓的亞歷山大手創希臘的世界帝國，他的大野心究竟變成什麼樣。

以先阿基安人離棄他們在多瑙河沿岸的老家，出去尋一處新的牧場，他們在馬其頓的山上曾經住過幾時。從此以後，希臘人與這些北部的人民形式上多少有過些關係。所以在馬其頓方面關於希臘的消息不斷聽到的。

正在斯巴達與雅典爲了欲奪希臘的盟主戰爭之後，那時馬其頓的王是一位非常聰明的人，名字叫腓力。他很羨慕希臘人在文學上與藝術上的精神，但是他看不起希臘人在政治上的自治能力。他看了這樣完善的人民相持在沒有利益的爭鬪上，耗費了多少人民，多少錢財，不由得發起氣來。他想，要解決這個難題，自己須做希臘全地的主人，後來他便要求他的新百姓，與他一同出行去，這次旅行意思就是要答拜波斯，因爲在一五〇年前薛西斯王曾經到希臘來拜訪過的。

不幸腓力在出征之前，遇刺身死。這一段爲雅典報復的大事業卻留給腓力的兒子，亞歷山大了。亞歷山大是希臘那位聰明的學者，亞里斯多德的得意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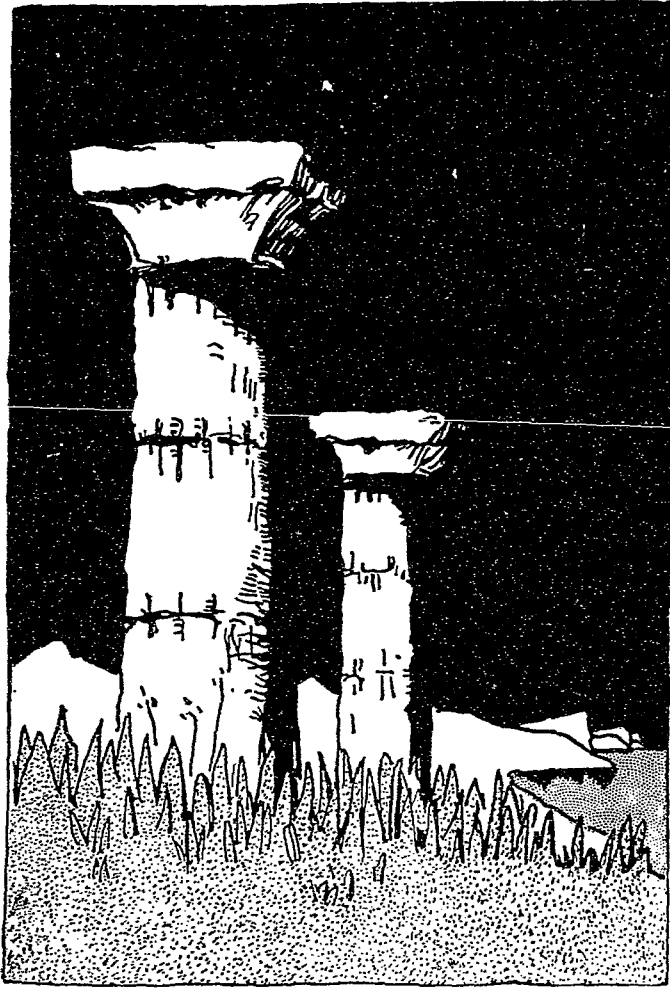
亞歷山大在紀元前三三四年的春天告別了歐羅巴。過了七年，才來到印度。在那幾年

內他滅了希臘商業上的老勁敵，腓尼西亞。他征服了埃及、尼羅河流域的人民非常的崇拜他，以他爲法老的後裔。他又打敗了波斯最後的王——推倒了波斯的帝國——帶了他的軍隊一直到喜馬拉亞山的中心，把這全世界變成了馬其頓的省城與藩屬。那時候他便停止了，宣布出許多野心更大的計畫來。

這個新建的國家須受希臘的思想的感化。人民須習希臘的言語——他們所居的都市須照希臘的形式。亞歷山大的軍人現在卻變成了學校的教師。以先的軍營現在卻變成了輸入平和的希臘文化的中心。這時候希臘的風俗習慣的潮流一天一天的往上長，在三二三年的時候，亞歷山大忽然得了一種熱病，便死在巴比倫的漢摩拉比王的老王宮裏。

這時候，這潮流便停住了。但是他留下了一塊文化高的肥土，亞歷山大的野心雖然幼稚，他的虛榮雖然愚魯，可是給後代一個很有價值的供獻。他的帝國不久也完了。幾個有野心的將官分據了各屬地。但是他們也是醉心於亞歷山大的夢想；欲使希臘與亞細亞人民的思想與智識普及，造成一個大同的世界。

直至羅馬人將西亞細亞與埃及及都克服了，成了他的屬地的時候，他們才失去他們的獨立。那時候，希臘文化的奇怪的遺傳（有的是希臘的，有的是波斯的，還有的是埃及的，巴比倫的）



希臘

都落在得勝的羅馬人的手裏。以後的幾世紀內，這文化的勢力，在羅馬的世界裏非常的堅固，甚至於我們現在的生活上都覺得受他的影響的。

第二十一章 撮要

從第一章至第二十章的撮要

我們直到如今，一向是在我們的高塔頂上往東看的。但是如今以後，埃及與美索博達米

亞的歷史漸漸的沒有可注意的了。所以我不得不領你去領略西方的風景，

但是在沒有看新的以前，我們要暫時休息一回，將我們已經看過的從頭到尾一一記清楚了。

最初我告訴你的是歷史以前的人——一種習慣很簡單的，行爲很粗蠢的生物。在五大洲最早的曠野上遊行的許多動物之中他是最沒有自衛的能力的，但是他有一個較大的較強的腦筋，所以他可以設法維持他自己。

以後冰河時期來了，并且還經過幾世紀嚴冷的天氣，生命在這個星球上是非常的困難，人要想活着，必須再三運用他向來沒有這樣用過的思想。因爲『求生的志願』向來是（現在也是）一個人自生至死一生中永遠活動不息的一個原動力，所以冰河期的人腦筋便起首用心去做事。這種富有忍耐性的人民，不但在這寒冷的長期間（在這期間內，凍死了許多兇猛的野獸）可以設法生存，并且在這世界重新又還暖過來變成舒服的時候，已經學到了許多東

西，這些東西給他們很多利益爲那些智識不如他們的人所得不到的，因此被滅絕的這種危險（爲人類生存在這地球上最初的五十年內的一個最利害的危險）便離得很遠了。

我又說到我們最早的那些祖先正在那裏慢慢的一步一步做的時候，（還有別的什麼原因我們可是不知道，）住在尼羅河流域的人民忽然間進步很快，差不多在一夜之間創造了文化最早的中心點。

以後說到那『兩河間的地方』，美索博達米亞是人類文化的第二個中心點。我給你畫了一張伊近海內如橋的小島的圖，這海是運送老東方的智識與科學到希臘人所住的新西方的。

以後我又說到一個印度歐羅巴的部落，名叫希里尼人，他們在幾千年前離開了亞細亞的中心，在紀元前十一世紀時一直侵入了希臘半島。自此以後，我們才稱他爲希臘人。我又說過希臘的小都市實在是國家，埃及及與亞細亞的文化在希臘又變化成了（變化這個字的意思包括很多的，但是你可以計算出來是什麼意思，）一個完全新的文化，并且比較以先的格外高尚，格外好。

你看了地圖，便可以看出這時候這文化的勢力的趨向正成一個半圓形。從埃及起，一路

上經過美索博達米亞，伊近羣島然後又到西方，一直到了歐羅巴的大陸。在以前的四千年內，埃及人，巴比倫人，腓尼西亞人與西米族的一個大族（你須記得猶太人是西米族中的大族之一）曾經帶了這文化的炬光去照耀全球。現在他們把這文化傳給印度歐羅巴族的希臘人，而這些希臘人又把他傳授給另一個印度歐羅巴人民，就是羅馬人。但是在這時候西米人沿着非洲的北岸侵入到西方，做了地中海西半部的治理者，同時這東半部卻做了希臘的（或名印度歐羅巴的）屬地。

因此，不久你便看見，這兩個勁敵間起了很大的衝突，戰爭的結果，產出了一個戰勝的羅馬帝國，這個帝國將埃及及美索博達米亞希臘的文化運輸到歐洲大陸的最遠的角上，這個文化在那裏便做了我們現在社會上的文化的一個基礎。

我知道以上這些事情聽聽似乎很複雜的，但是如果你捉到了這幾個要點，再看我們以後的歷史便很簡單了。雖然有許多在話裏說不明白的，但是你看了地圖便可以一目了然了。在這個小小的間斷之後，我們要回到我們的故事上來，要告訴你迦太基與羅馬的大戰的事實。

第二十一章 羅馬與迦太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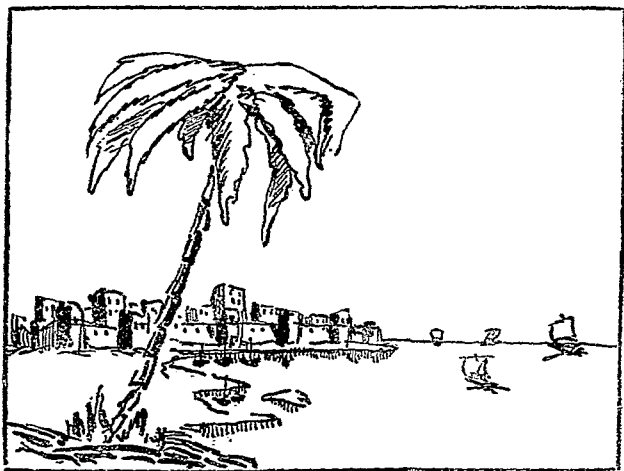
非洲北岸的西米族的殖民地，迦太基，與意大利西岸的印度歐羅巴族的都市，羅馬，彼此因為爭奪地中海的西岸發生了戰爭，結果迦太基被羅馬滅亡。

非洲與歐羅巴之間有一片九十英里闊的大水，名叫非洲海，這海的附近有一座小山，山上是一個腓尼西亞的小商場，名叫迦脫哈特夏脫。這地是一個理想的商業中心點，差不多太理想了。他的發展太快了，變得也太富了。在紀元前第六世紀內，巴比倫的尼布甲尼撒王滅了推羅城之後，迦太基便脫離了他的祖國，自立為一個獨立國——一個極西極遠的西米族的商港。

不幸這個都市承受了一千年以前腓尼西亞人民的許多特性。這個都市是一座大商店，他有一個強大的海軍保護他。他對於生命裏許多優美的事情是不注意的。他與他的周圍的地方以及遠方的殖民地都為一小部分很有勢力的富人所治。這樣的政治他們稱為『富人政治』。迦太基是一個富人政治，國內真真的權力都握在十幾個大船主，大煤礦主，與大商人的手裏，這些人都聚在公事房後面的一間屋裏會議，他們以他們公共的祖國為一個貿易的企業，這個企業於他們須有相當的利益。這十幾個人永遠是很警醒，很有精力，做事很勤的。

一年一年的過去，迦太基在他鄰邦內的勢力一天長大了一天，直到非洲沿岸大部分的地方與西班牙，法蘭西的幾個地方都變成了迦太基的屬地，這些屬地每年都須進貢，納稅給這個非洲海上的大都市。

這樣的一個『富人政治』當然永遠是受制於羣衆的。但是大多數的市民祇要有很多的工做，得到很高的工價，便很滿足了，便可以隨便讓這些『高級人民』去治理他們，決不會發生什麼困難問題的。一旦到了碼頭上沒有了船隻，沒有鑛苗供給那些熔爐，所有的船塢工人與起貨的小工都沒有工做的時候，可是有問題來了，便要抱怨了，並且要求召集以先迦太基自治政府時代的那種議會。



迦太基

富人政治要防止這種事變，不得不使他們城內的工作十分忙迫。結果很有功效，人民差

不多安靜了五百餘年。後來從意

大利的西岸傳來一個消息，他們聽

了大起恐慌。據說在泰白爾河的

沿岸，一個小村莊忽然崛起成了很

有勢力的，並且他又做了意大利中

部所有的拉丁民族所共認的領袖。

又說這個名叫羅馬的小村莊打

算造許多船，與西西里和法蘭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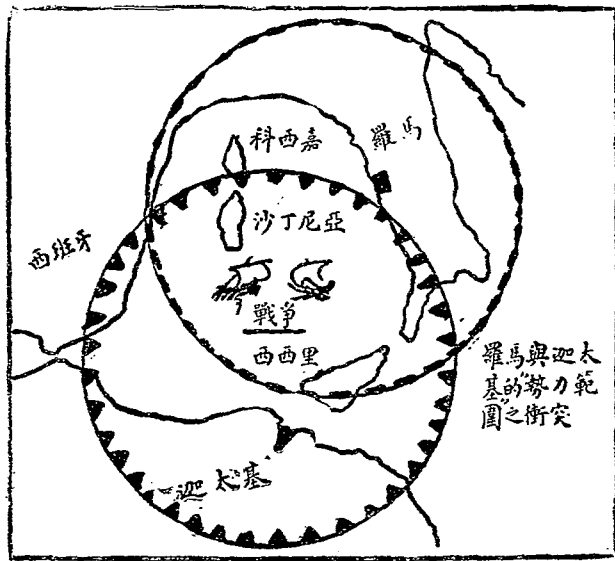
南岸通商。

迦太基不能容讓這樣的競爭。

他們須設法滅去這個新起的勁

敵，不然，他在地中海西岸那個獨一

無二的治理者的權威，恐怕要保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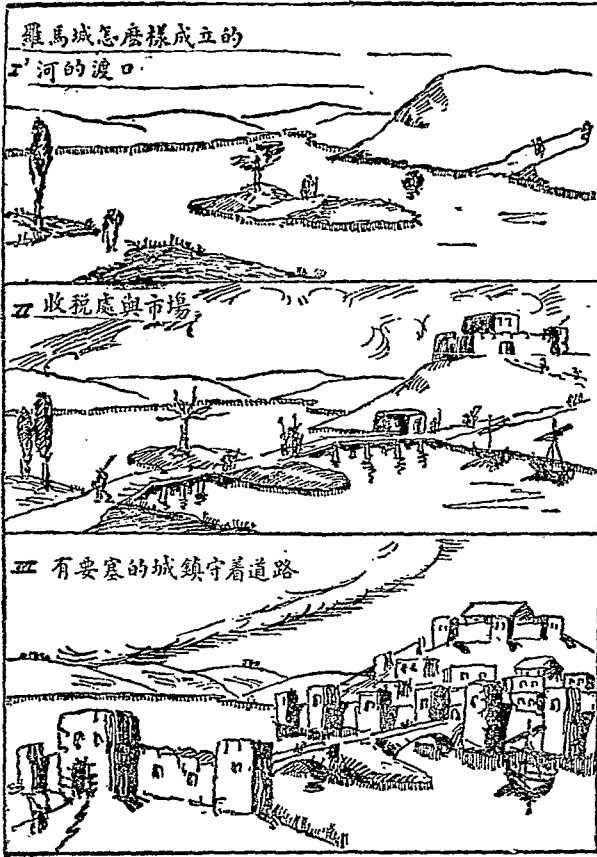
勢力範圍

住了。這些消息調查了之後，知道這已經成爲事實了。

意大利的西岸久已沒有文化的輸入。希臘所有的好商港都是朝東向的，都在那裏望着伊近海內的幾個繁盛的島嶼。至於意大利的西岸除了地中海內那些寂寞的波浪以外，什麼也看不見。這個地方很窮，因此外國的商人平常不來的，他們本地的人很有機會可以安逸的過日子，並且可以保守他們在他們的山上與卑濕的平原上的位置。

最早侵入這個地方的人民是從北方來的。不知那一天有幾個印度歐羅巴族的部落超過了阿爾波斯要隘，一直往南侵，將那有名的意大利的靴子，從脚趾到後跟，都充滿了他們的村莊與他們的牛羊。關於這些最早的侵略者的歷史我們不知道的。沒有荷馬那樣的人在那裏頌揚他們的光榮。他們自己關於羅馬成立的記載（在八百年後這個小都市做了帝國的中心的時侯寫的）乃是些神怪的小說，並不屬於歷史的。露末洛斯與呂木斯彼此跳各人的牆（我永遠記不住究竟誰跳誰的牆）的那段故事，使我們讀了很有趣的，但是羅馬成立的歷史，乃是一段極平淡無味的故事。羅馬之成爲都市，與普通一般的都市一樣，他是一塊適於物品交易與馬的買賣的地方。他的位置是在意大利中部的平原的中心。泰白爾河是直接通海的。他是南北之間陸路交通的常年可以通行的一個要渡。這條河的兩岸有七座小山，居

民以他們爲一個平安的避難所，在那裏可以防禦那些住在山裏與住在海外的仇敵的攻擊。那些住在山裏的人名叫撒賓人。他們是一羣很粗暴的人民，天生有一種兇惡的欲望，專



羅馬城怎麼樣成立的

好搶掠別人的財物。但是他們的文化很幼稚。那時候他們還用石製的斧子與木製的楯牌，他們與那些用鋼刀的羅馬人當然無從比擬的。至於那些海居的人民乃是一種很利害的敵人。他們名爲埃脫洛斯克人，以先他們在歷史上是（現在還是）一種奧祕的民族。一向沒有人知道（現在也沒有人知道）究竟他們是從那裏來的；他們是誰；並且他們爲什麼被本地方驅逐出來的。我們在意大利的沿岸找着了他們的都市，墳墓和水道的故址。我們也知道他們的彫刻的文字。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够解釋這些埃脫洛斯克字母的意義，所以這些手寫的東西直到現在還祇於是一種討厭的沒有用處的東西。

按我們最好的推測，這些埃脫洛斯克人以先大概是從小亞細亞來的，也許他們的本地發生了大戰爭或大瘟疫，逼着他們出來到別處去尋一個新家。無論他們爲什麼而來的，這些埃脫洛斯克人在歷史上已經占了很重大的位置。他們將東方文化的種子傳布到西方來，他們將建築，造路，戰爭，藝術，烹飪，醫藥，天文等種種最初的原理都教給了，如同我們所知道的，從北方來的羅馬人。

但是羅馬人懷恨他們的教師，正如同希臘人懷恨他們的伊近教師一樣。他們一有機會便要脫離他們的教師，當希臘的商人知道了意大利有貿易的可能時候，與希臘的商船最初

開到羅馬來的時候他們的機會到了。希臘人本是來通商的，後來卻住在那裏當起教師來了。他們看見住在羅馬鄉村裏的民族，（稱爲拉丁民族），很願意學習關於實際上有用的東西。不久這些羅馬人知道手寫的字母可以給他們許多利益，於是他們便去採用希臘人的字母。他們又知道了貨幣，度量，各種有規則的制度在商業上的利益。結果羅馬人將希臘文化的鈞，線，以及竹竿，一齊都吞下肚裏去了。

他們甚至於連希臘的神都歡迎到本國裏來。他們將那位薛烏斯神帶到羅馬，他在那裏改名爲猶比脫爾神，後來其餘的神也跟着來了，羅馬神卻不像希臘神似的永遠伴着希臘人在街上的。他們都是國內有職務的官吏。各神都是很謹慎，很正直的管理他自己的部分，他所要求於人的，就是凡是信仰他的人都應該服從他。而這些人民都很小心服從他。但是羅馬的人與神之間，從沒有像老希里尼人與奧林坡斯山上的神似的，有那種親熱密切的關係。

羅馬的政體並沒有模倣希臘的政體，但是羅馬人與希里尼人都是印度歐羅巴族的血統，所以羅馬的古代歷史與雅典的歷史以及其餘的希臘都市的歷史都相似的。羅馬的人民要脫離他們的國王覺得不難的，這些國王就是古代部落中的酋長的後裔。但是一旦人民把這

些國王從都市裏趕出之後，他們不得不立刻設法限制貴族的勢力，大約過了幾百年之後，他們才設立了一個制度，使每個羅馬的自由市民都有機會可以直接注意他本城內的事情。

從此以後，羅馬人享受了一個爲希臘人向來所沒有的大利益。他們治理他們的國家。不用許多的演說。他們的想像力是不如希臘人的，凡事不重空談而重實行。他們知道民衆的心理，所以不必耗費許多寶貴的光陰去討論，治理都市的事情都交給了兩個執政官，此外又設立一個元老會議，補助他們的不足，這種元老會議名爲元老院 *Senate*（因爲 *Senex* 就是一個老人的意思）因爲習慣上與實際上的便利起見，這些元老都由貴族中選舉出來的。但是他們的權力須受嚴格的限制。

以先雅典因爲貴族與貧民間的衝突，不得不採用特拉可與梭崙的法律，這種同樣的衝突，羅馬在紀元前第五世紀的時候也發生了。結果，自由民得到了成文的法律，其中有一種保民官的制度，保護人民抵抗貴族審判官的專權。這種保民官是都市裏的官長，都由自由民選舉的。如果政府的官吏對於人民有什麼不正當的行爲的時候，保民官有權力可以保護他們的。執政官本來有定人民死罪的權力，但是假使一件案子還沒有充分的證據，保民官可以出來干涉，可以救護這個可憐人的性命。

我所說的羅馬，好像是專指那個住有幾千人民的小都市。其實羅馬的真勢力是在城外與鄉下的。羅馬在最初的時候所顯的那種殖民的大勢力是在外省的政治上。

原先羅馬是意大利中部一個最堅固的保衛城，但是因為別的拉丁部落每受敵人攻擊的時候，往往避難到他城裏去。所以他鄰近的拉丁民族都以為與這樣一個有勢力的朋友聯合，所得的利益一定很大，因此他們都設法與他結攻守同盟的條約。假使在別的國家，例如埃及，巴比倫，腓尼西亞以及希臘等國，他對於外國人一定要逼迫他們結臣服的條約。但是羅馬人絕對不會這樣做的。他們給『外來人』一個機會，使他也可以變成共和國家內的一分子。他們說『你願意加入我們這裏，很好，來罷。我們一定把你當作一個完全的羅馬市民那樣看待。但是你既享受了這種權利，一旦我們的都市，我們大家的祖國，有危險的時候，我們盼望你出去替我們打仗。』

那個『外來人』很感謝這種大量，他以不二的忠心報答他們的大恩。

從此以後，希臘的都市，無論在什麼時候，祇要一受敵人的攻擊，這些外來的人民便立刻出去迎敵。為什麼要保護一所於他們毫無關係的，不過是暫時寄居的，并且要他們出租錢才許他們住的房子呢，但是敵人一到了羅馬的城門口，所有的拉丁人立刻都到前敵去防衛。這

是因為他們的祖國遇着危險了。因為這個國家是他們的真『國家』即使他們住在幾千里以外的，或是從來沒有見過那埃神聖山上的城牆的人，也以這個國家為他們的真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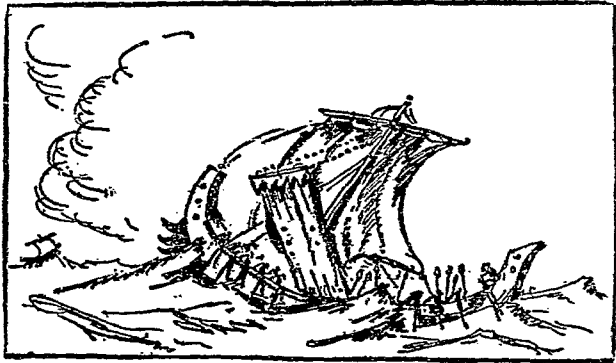
無論什麼事情，甚至於滅亡，或極大的災難，都不能改變他們的愛國心。在紀元前第四世紀之初，有一隊野蠻的高盧人來攻意大利。他們在阿利亞河的附近打敗了羅馬的軍隊，便直攻進城。占據了羅馬。那時候他們希望羅馬人來向他們求和的。但是等了些時，一點沒有動靜。沒有多久的工夫，高盧人看見他們的周圍有一羣敵人包圍在那裏，使他們不能得到外來的供給。過了七個月之久，他們實在餓得不能，祇好撤兵回去。羅馬人以與市民同樣的待遇對待『外來人』的政策居然告了大成功，因此羅馬之強固，為向來所沒有的。

這一小段的古代羅馬歷史，使你知道羅馬人的國家的理想，與迦太基人所代表的古代國家的理想，是大不同的。羅馬人是靠著大多數的『平等市民』那種快樂的熱心的協作。迦太基人乃是模倣埃及與西亞細亞的榜樣，無理的（因此人都不願意了）要求那些百姓服從他們，如果百姓不肯聽命的時候，他們便雇了專門當兵的來征服他們。

現在你一定明白了為什麼迦太基不能不怕這樣聰明，這樣有勢力的敵人，為什麼迦太基的富人政府竭力要去挑釁，使他們可以及早把這個危險的勁敵剿滅了。

但是迦太基人，向來是善於做買賣的，知道急來抱佛脚的事情是不行的。所以他們向羅馬人提議要將他們的都市在地圖上畫兩個圓圈，每個都市承認這兩個圓圈中的一個爲他自己的『勢力範圍』，并且要允許不去侵占別人的圓圈。這個契約居然立刻結下了，但是後來兩方面都要出兵去侵伐西西里的時候——西西里是一個很富饒的地方，祇因爲政府不良，所以引起外人的干涉——他們的契約便立刻破壞了。

彼此的戰爭（所謂第一次的布尼克戰爭）直延長了二十四年之久。他們是在大海上戰的，在一起首的時候，好像那個老練的迦太基海軍一定可以戰勝那個新建的羅馬戰艦。迦太基是用他們古代的戰術，一方面用迎面直衝的方法，一方面用橫攻兩翼的方法，先將敵艦兩旁的槳折斷，使這些水手失了援助，然後再用箭與火球攻擊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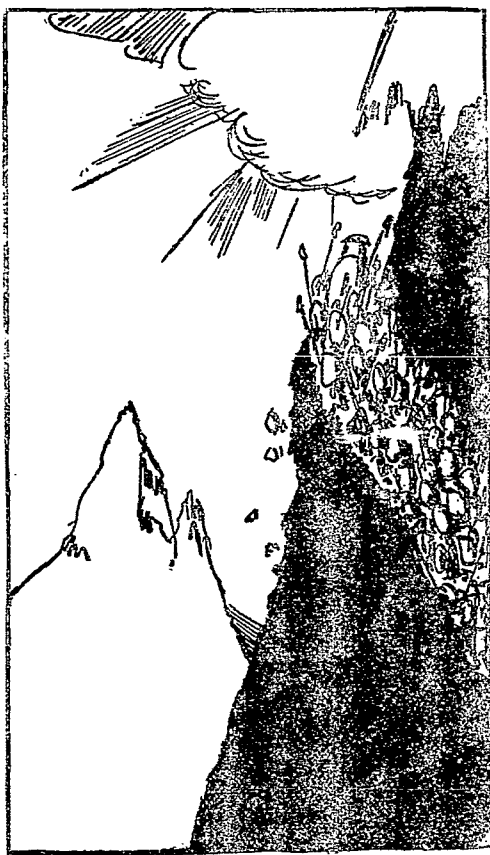


一隻飛快的羅馬戰船

們，便不難成功了。但是羅馬的工程師發明了一種新式的戰船，船上裝一座木板橋，使羅馬的步兵都站在橋上，攻擊他們的敵船。因此迦太基人的勝利忽然告終。在麥蘭的一戰，迦太基的海軍大敗。這時候迦太基不得不求議和，而西西里便成了羅馬的屬地。

過了二十三年之後，彼此又發生了新的糾葛。羅馬（因為要尋銅鑛）占據了沙丁尼亞島。迦太基（因為要尋銀鑛）占據了西班牙南部所有的地方。這樣便使迦太基與羅馬做了比隣。但是羅馬人對於這件事情很不願意，所以他們派了軍隊超過庇利尼斯山到迦太基軍隊所占據的地方去監視他們的行動。

兩個勁敵間第二次決裂的舞臺已經擺在那裏了。這一次他們又藉希臘殖民地的問題為戰爭的理由。迦太基人包圍了西班牙東岸的撒岡土。撒岡土人便去求救於羅馬，羅馬如同向來一樣，很願意幫助的。元老院允許以拉丁的軍隊幫助他們，但是這次羅馬出征的準備很費了些時間，在這時間內撒岡土全地早已被迦太基占領了，滅亡了。這件事情使羅馬人大大不高興。元老院便決定開戰。第一批羅馬軍隊渡過非洲海，在迦太基陸地上登岸。第二批軍隊是去監視那些占據西班牙的迦太基軍隊，使他們不能跑回去救他們的本國。這是一個極妙的計策，人人都希望有大勝利的。但是上帝的旨意與人是不同的。



漢尼拔經過阿爾坡斯山

那時候正是紀元前二一八年的秋天，羅馬的軍隊已經離開了意大利去攻擊在西班牙的迦太基人。人民正在一心一意的希望早些得到一個完全勝利的消息的時候，在波河的流域一帶傳出一種可怕的謠言。那些野蠻的山上的人民都嚇得脣齒相戰的來說，有幾十萬棕色人帶着許多很奇怪的野獸『每隻野獸都像一所房子那樣大』忽然從葛雷茵隘路的雪堆裏

鑽出來，這條隘路就是幾千年前赫格爾斯神把捷利昂的牛從希臘趕到西班牙所經過的道路。

不久又有無數衣服襤褸的逃難人到羅馬的城門口來，他們帶來的消息更完全了。據說哈米克的兒子，漢尼拔，率領了五萬兵丁，九千馬隊，三十七隻戰鬪的大象，已經過了庇利尼斯山。他在羅尼河岸上打敗了羅馬的大將西庇阿所率領的軍隊，雖然那時候正是十月天氣，滿路上積的極厚的冰雪，他居然很平安的又帶了他的兵隊經過阿爾坡斯的山道。後來他又與高盧人聯合起來打敗了羅馬的第二軍隊，那時正在他們還沒有渡過脫利比亞河去包圍普雷深地亞之先，普雷深地亞是羅馬與阿爾坡斯山區內的省城之間的一個要道的北頭。

元老院聽了這個消息很有點吃驚，但是表面上依舊是很鎮靜的，很奮勇的，偷偷的將這些戰敗的消息祕密起來，又派了兩隊新軍出去阻止敵人的進路。但是漢尼拔在脫拉西門湖岸的窄道上，乘其不備，襲擊這兩支羅馬軍隊，把所有的軍官與大部分人都殺死了。這一次羅馬人民可是起了恐慌，但是元老院依舊是很鎮靜的。他們又組織了第三軍隊，使費比烏斯率領着，并且付給他『救護國家所必須的行動』的全權。

費比烏斯知道他應該很謹慎，不然便一敗塗地了。他那些沒有受過訓練的新兵，并且這又是最後的一支軍隊，當然不能與漢尼拔的老練的軍人相抵抗的。所以他想了一個計策，不

與漢尼拔正式開戰，可是永遠跟着他們，毀去所有可吃的東西，拆壞了道路，攻擊他們的小支隊，他用一個令人最苦痛最討厭的小戰的方法，使迦太基的軍氣漸漸的萎頓下去。

但是這個方法爲一般躲在羅馬城裏的驚慌的人民所不滿意的。他們願意要『進攻』總得有個澈底的辦法，并且要快快的做去。當時有一個爲大眾歡迎的英雄，名叫樊洛，他這個人是到城裏各處去對人說他比那位慢性的老費比烏斯做事怎麼樣強的一個人，所以人民都歡迎他，舉他爲總司令。他在康納的一戰（二一六年內）爲羅馬歷史上最大的一個失敗。一共死去七千餘人。這時候漢尼拔便爲意大利的主人翁了。

他從半島的這一端走到那一端，對人民宣告說他是『脫人民於羅馬的水火中的救主』并且要求各省與他聯絡去攻打他們的祖國。那時候羅馬人民的智慧又得了一次的好結果。除了喀普與敘拉古兩省之外，所有的羅馬都市全都忠心於他們的祖國。那位教主，漢尼拔，卻被那些他假作與他們親善的人民圍困了。那時候他離家又遠，并且當時的情形他很不高興。所以派了使者到迦太基去要求接濟他新的軍需糧餉，與新的救兵。但是可惜，迦太基什麼也不能接濟他。

羅馬人自從發明了板橋戰艦以來，便一時稱雄於海上。因此漢尼拔自己應該好好的想，

法子。他雖然不斷的打败了羅馬派來抵抗他的軍隊，但是他自己的軍隊的人數一天少似一天，而意大利的農民對於這位自命爲『救主』的漢尼拔又是完全不理的。

幾年以來，漢尼拔連戰皆捷，但是這一次他在新征服的國內却被敵人圍困了。在一瞬之間他的運命似乎又轉了一些。他的兄弟漢斯特羅拔打败了在西班牙的羅馬軍隊。他經過了阿爾波斯山來救漢尼拔。他先派了幾個使者到南邊來通知他的哥哥，說他快要到了，并且要求他哥哥派一隊兵到泰白爾河的平原上來迎接他。不幸這些個使者卻落在羅馬人的手裏，漢尼拔等了許久，沒有消息，直到他兄弟的頭在一隻籃裏包裹得很精緻的，滾到他的軍營裏來，告訴他迦太基軍隊的運命已經到了最末的一步了。

一旦將漢斯特羅拔除了之後，那位少年巴勃留斯西庇阿便很容易的把西班牙恢復過來，過了四年之後，羅馬又準備出兵到迦太基來作最後的攻擊。那時候漢尼拔被召回國。他經過了非洲海想要組織一個保護他祖國的國防。二〇二年的時候，他們在撒馬的一戰，迦太基人戰敗了。漢尼拔逃奔推羅城。又從那裏逃到小亞細亞去運動敘里亞人與馬其頓人來抗羅馬。他的成功很少，但是他在亞細亞列強中的活動，卻好給羅馬人一個理由出兵去侵略東方的疆土與併吞伊近全地的大部分地方。

那時候漢尼拔便奔走於各城中，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亡命者，最後他才知道他的野心的夢想已經完了。他的親愛的迦太基城被戰爭給毀壞了。羅馬用強力強迫迦太基結了一個極利害的和約。迦太基的海軍也完全覆沒。從此以後，迦太基不得羅馬人的許可，便不得有戰爭。并且無盡期的每年賠償羅馬幾百萬的賠款。以後人民的生命裏沒有好的希望了。在紀元前一九〇年的時候，漢尼拔便服毒自盡。

過了四十年之後，羅馬人又去討伐迦太基，這是羅馬對於迦太基最末次的攻擊。那些老腓尼西亞殖民地的人民起來抵抗那個新共和的國家，彼此相持了三年之久。但是因為饑餓的關係使他們不得不投降。在包圍之中生存的幾個男子與女子都被賣作奴隸。這城被羅馬人放火燒了。城內所有的商店，王宮，以及大兵工廠等一直燒了足足兩個星期。自此以後，這塊可憐的焦土便永遠沈沒了。這時候羅馬的軍隊也就退回到意大利享受他們的勝利去。



漢尼拔之死

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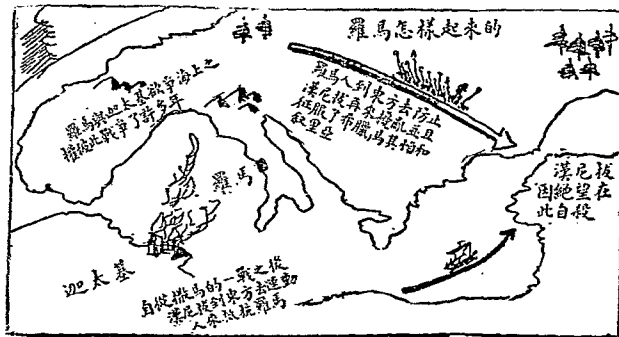
在以後的一千年之中，地中海成了一個歐洲的大海。但是等到羅馬滅亡之後，亞細亞便又設法去支配這個大的內海，後面我講穆罕默德的一章內，你可以看見的。

第二十三章 羅馬之崛起

羅馬怎麼樣起來的

羅馬帝國是偶然間發生的。沒有人在那裏計畫他。他發現了。並沒有什麼有名的軍官或政治家或俠客等出來說：『朋友們，羅馬人，市民們，我們一定要建造一個帝國。跟我來，我們大家去克服所有從赫格爾斯門一直到滔羅斯山的全地。』

羅馬曾經產出了許多有名的軍人與同樣著名的政治家 and 俠客等，他的軍隊也會征伐過全世界。但是羅馬帝國的成立預先並沒有計畫的。一般的羅馬人都是注重實際的市民。他不喜歡聽政治的理論。若是有人在會場裏起首背誦『羅馬帝國之東侵等等』他便立刻站起來走了。羅馬所以繼續征服了許多地方，乃是為境地所逼，並不是為野心貪心所驅的。羅馬人的天性與嗜好



羅馬怎麼樣起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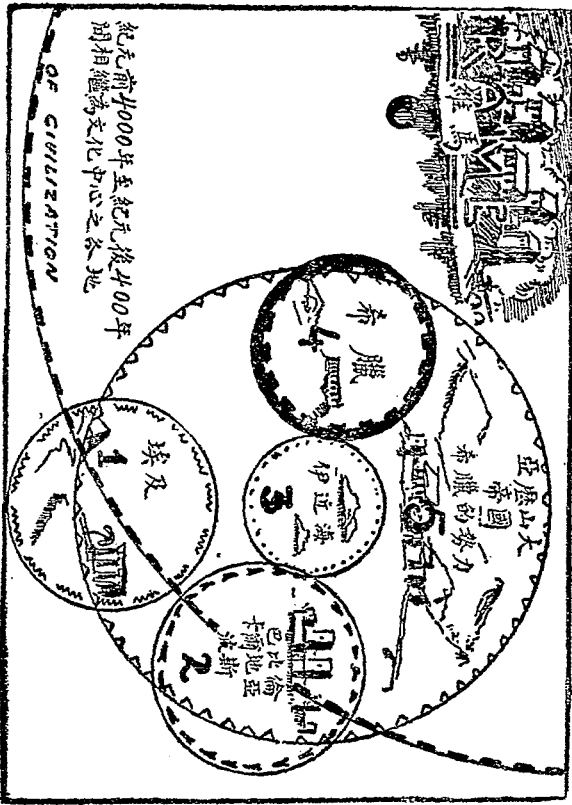
完全是做農夫的，願意住在家裏的。但是敵人來侵的時候，他爲保護自身起見，不得不出來抵抗他們，如果敵人渡過海去，到遠的國內去約伴來侵，這時候這些耐性的羅馬人便不得不長途跋涉，去剿滅這個危險的敵人。一旦得勝之後，他便住在後面整頓他的新征服的幾省，不然，恐怕他們落在遊行的蠻夷人的手裏，反變爲羅馬安全上的一個危險。以上這些事情，聽了似乎有點複雜，但是在當時的人看來算爲很簡單的，你看了以下的話便明白了。

紀元前二〇三年的時候，西庇阿渡過非洲海去討伐非洲。當時迦太基將漢尼拔召回到本國去。可惜他們的傭兵太壞，所以漢尼拔在撒馬的附近打了敗仗。羅馬人要求漢尼拔投降他們，但是他偷偷的逃到馬其頓與敘里亞去求救，這些事情我在前章內已經說過了。

這兩國的治理者（亞歷山大帝國的餘燼）正在那裏計畫要去侵伐埃及。他們要分據尼羅河的富饒的流域。當時埃及王得了這個消息，便去求助於羅馬。這個內幕裏含有多少有趣的詭計。可惜這些羅馬人，向來缺少理想，還沒有等戲開演，便把幕下了。他們的軍隊將馬其頓人所用的希臘的密陣式完全打破。這就是紀元前一九七年在鐵撒雷中部的錫拿斯腓拉（地名的意思就是「狗頭」）的一戰。

接着羅馬人又去南侵阿的加，並且宣告給希臘人說，他們是來「拯救希里尼人於馬其頓」

的水火之中的。』可惜這些希臘人在半奴隸式的時代內，並沒有學到什麼，卻把他們新得的自由白白的糟蹋了。所有的小都市依舊像從前似的，彼此還是不斷的爭鬪。羅馬人看了他們，也莫名其妙，心裏很不喜歡，并且很看不起這種無謂的爭執，一時姑且寬容他們。但是這種永遠沒



文化之西侵

有完的爭鬪，終久使他們不耐煩了，不得已他們便出兵到希臘，燒了歌林多城（這樣做，為得要『鼓勵別的希臘人』），此外又派了一個羅馬的官吏到雅典去管理這個騷擾的地方。因此馬其頓與希臘便成了保護羅馬東方邊界上的緩衝國。

當初在希利斯那邦脫那邊的敘里亞的國王安的奧克斯第三，聽了他那位著名的賓客漢尼拔將軍，說怎麼樣容易去進攻意大利與怎麼樣容易去搶掠羅馬城等等的話，他便很熱心的想試一試。

那位善於戰爭的阿非利加人，西庇阿，曾在撒馬地方打敗過漢尼拔與他的迦太基軍隊的，他的兄弟，露西斯西庇阿被派到小亞細亞。他在馬格內細亞剿滅了敘里亞的軍隊（時在紀元前一九〇年）。不多幾時，安的奧克斯被他自己的人民處了死刑。那時小亞細亞變成了羅馬的一個保護國，這個小小的羅馬共和國便成了統治地中海沿岸各地的主人翁。

第二十四章 羅馬帝國

羅馬共和國經過幾百年的擾亂與革命怎麼樣便變成了一個帝國

當羅馬軍隊得勝了回來的時候，人民歡欣歌舞的迎接他們。但是可惜！這種驟然的榮耀於國家並沒有幸福。不但沒有幸福，反倒是禍患。歷年以來，那些農民因為不得不為建造帝國的事業去出力，在無盡期的戰爭裏，都被毀了。後來那些有功的軍官們（與他們的親戚朋友們）所握的權力太大，他們竟以戰爭為理由去實行搶掠。

羅馬名人的那種簡單生活，在共和國內的人民很以這個特性為榮的。但是到了新共和國的時代，人民卻以他們祖父時代內所流行的襤褸的衣服與高尚的主義為羞恥了。這個新共和國乃是一個為富人所有的，被富人所治理的，給富人利益的地方。因為這種情形，所以使這個國家大為失敗，這個我在以下告訴你。

羅馬做了地中海沿岸一帶大部分地方的主人翁不到一百五十年的光景。在那些早年的歷史上，戰爭的俘虜，失去他的自由，變成一個奴隸。羅馬人以戰爭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對於戰敗的人絲毫不加憐恤的。自從迦太基滅亡之後，所有迦太基的婦人孩子們與他們自己的奴隸一同賣為奴隸。當時如果希臘，馬其頓，西班牙與敘利亞等國內有人敢起來反抗羅

馬的勢力便也有同樣的運命等着他們。

在二千年以前奴隸祇是一架機器。現在我們的富人都投資於工廠裏。以先羅馬的富人（元老們，軍官們，以及戰爭時牟利的人們）卻投資在土地與奴隸身上，他們的土地是從新得到的省分裏買來或取來的。他們的奴隸是在價值最便宜的市場上買來的。在紀元前第三世紀與第二世紀間的大部分時期內，奴隸的供給最多，那些地主們買他們來做工，驅策他們，直至他們躺倒地下死了為止，那時候他們又到最近的出賣歌林多與迦太基的俘虜的櫃臺上去買新的來。

現在且看這些自由農民的運命是怎麼樣的！

他爲羅馬盡了他的義務，毫無怨心的爲他的國家出去打仗。但是過了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之後，他回家來了，他的地上長滿了野草，他的家也毀了。雖然如此，他卻是一個勇壯的人，情願重新起首經營。他耕了地，下了種，指望他成熟。他帶了他的穀子與他的牛羊雞鴨等到市上去，但是那裏有許多用奴隸耕種田地的大地主，有意將一切物品竭力的貶價，因此他大受損失。兩年的工夫他還可以維持他自己的生計。到了後來可是絕望了，祇好拋棄了他的地土。他離開了鄉村，到最近的城裏來。他在城裏也是挨餓，與以前在田地上一樣。但是沒有

法子，祇好與幾千別的沒有田產的窮人受同樣的困苦。他們都蹲在城外的破房子裏。因此很容易得到傳染病死的。他們大家心裏都很抱怨。因為他們爲了國家出去打仗，回來反得到這樣的報酬。當時有一班人如同餓老鷹似的，捉住一個民衆的冤屈，好像很合理的在那裏議論，這種議論他們很願意去聽，不久他們便成了國家安全上的一個大危險。

但是那班新財主看了不過聳聳肩膀。說道，『我們有我們的軍隊，有我們的警察，可以壓伏暴民，維持秩序。』他們自己卻躲在高牆裏面快樂的別墅裏，種種花，讀讀荷馬的詩，這些詩是一個希臘好奴隸新從希臘文裏譯成很有趣的拉丁文的。

有幾家還保存着那種爲公家服務而不自私的風氣。西庇阿亞腓立加納斯的女兒康奈列亞，嫁給一個羅馬人，名叫格拉克斯。她有兩個兒子，大的叫提庇留，二的叫谷斯。後來兩個孩子長大了，入了政界，便想提出幾個當時所需要的改革方法。調查的結果，知道意大利半島上大部分的土地是爲二千貴族所有的。當時提庇留格拉克斯被選爲保民官，他想要幫助這些自由民。他恢復了兩條古代的限制各人應有田地的畝數的法律。他用這種方法乃是希望恢復那個有價值的自由的小田主的老階級。那些新財主稱他爲國家的盜賊，國家的仇敵。有幾次街上發生了暴動。他的反對黨雇了許多刺客要刺死這位大衆所愛戴的保民官。

當他走進議會的時候，有許多人起來攻擊他，後來被他們打死了。過了十年之後，他的兄弟谷斯達反了那個強有力的階級的意思，去嘗試國家的改革。他通過了一個『救濟平民的法律』。但是結果反使大多數的羅馬市民變成以乞丐為營業的。

他在離帝國遠遠的地方，設立了許多貧民的殖民地，但是這些殖民地並沒有收留正當的人民，谷斯格拉克斯還沒有做出別的害人的事之先，也被人殺死了，他的同黨也有被殺死的，也有出亡的。最初的兩個改革家都是君子。以後的兩個人的情形卻是很不同的。他們是專門的軍人。一個名叫馬留斯。一個名叫蘇拉。各人都有許多的黨羽。

蘇拉是田主中的領袖。馬留斯曾在阿爾坡斯山脚下的大戰內打敗條頓人與金巴利人的，為一班無產階級的自由民所歡迎的英雄。

在紀元前八八年，從亞細亞傳來許多流言，羅馬的元老聽了大起恐慌。米色理台的斯，是黑海沿岸的一個國王，他在母親方面是一個希臘人，當時他以為可以有建造一個第二亞歷山大帝國的機會。他那個支配全世界的戰爭的第一步，就是將住在小亞細亞的所有的羅馬市民，男子，女子，孩子，一齊殺了。這種舉動，當然便是挑釁。當時那些元老便預備了一支軍隊去抵抗磅士的國王，並且宣告他的罪狀。但是誰做總司令呢？元老方面說『蘇拉，因為他是

『馬留斯，因為他曾經做過五任市政官，並且他是爲我們爭利益的人。』

向來財產在法律上是占十分之九的勢力。所以蘇拉便做了實際上的司令官。他往東去征服米色理台的斯王，同時馬留斯逃往阿非利加去了。他等在那裏，直到聽見蘇拉已經到了亞細亞。他又回到意大利，糾集了許多雜樣的搗亂派，直向羅馬來，帶了那班專做強盜的人進了城。把元老院裏所有他的仇敵殺了五天五夜，自己便舉爲市政官，但是他因爲兩星期的興奮，忽然死了。

以後接着又亂了四年。那時候，蘇拉已經把米色理台的斯打敗了，他宣布要準備回羅馬，並且要算一算他自己的賬。以後居然應了他的話。所有他的同胞市民，凡是有民主黨的嫌疑的，都被他的兵殺了，前後殺了一共有幾個星期。有一天他們捉到了一個青年，這個人向來常與馬留斯往來的。他們要吊死他，但是有一個人出來干涉說：『這孩子太年輕，』他們便把他放了。這個青年的名字叫尤列斯該撒。在後面一章內你又會看見他的。

當時蘇拉便做了『迭克推多』，這名的意思，就是羅馬全地的惟一最尊的治理者。他治理羅馬一共四年，在他一生最後的一年內，他的態度很安詳，種種榮，便安安靜靜的死在他的牀上，正如同許多羅馬人似的，一生做了許多殺人放火的事，到了晚年便以種菜爲消遣的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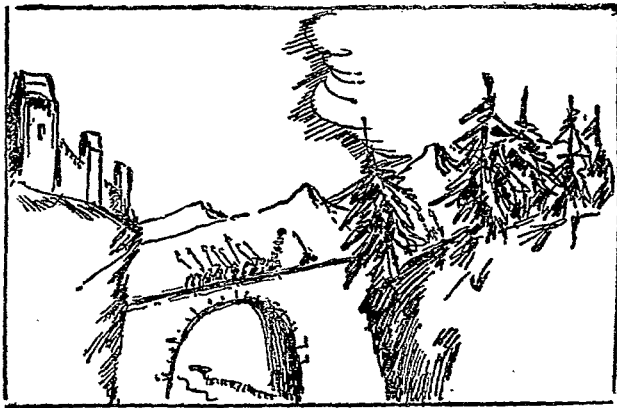
但是國家的情形並不見好。非但不好，反倒更壞。此外又有一個大將名叫格奴斯龐培，烏斯，或名龐培，是蘇拉的一個好友，他又到東邊去攻擊那個永遠搗亂的米色理台的斯王。他把這位強橫的國王一直趕到山裏，那位國王很知道做羅馬的俘虜要受什麼樣的運命，便服毒自盡。後來龐培在敘里亞重新又建起羅馬的勢力，毀滅了耶路撒冷城，渡過了西亞細亞，想要恢復亞歷山大大王的神話，末了（在六二年）他帶了十二隻大船，滿載着許多戰敗的君王，親王與將軍等回到羅馬，所有這些人們都被強迫在那個人人所歡迎的羅馬人的大凱旋隊裏行走。這個羅馬人供獻給他的城裏一共有四千萬元的贓品。

那時候羅馬的政治不得不交給一個強有力的人的手裏。沒有幾個月之前，這個城差不多落在一個無能的年輕的貴族手裏，他的名字叫開鐵林，他因為把他的財產輸盡了，所以想從政府却取點來補償他的損失。西西洛是一個急公好義的律師，他發見了開鐵林的陰謀，警告了元老院，便將開鐵林趕走了。此外雖然還有許多別的青年與開鐵林有同樣野心的，但是現在沒有工夫談閒話。

龐培組織一個三頭政治，治理國政。他自己做了這個委員會裏的第一領袖。當時尤列斯該撒，在西班牙做總督，聲望頗大，被舉為第二領袖。第三個領袖是一個無關緊要的人，名叫

革拉蘇斯。他所以獲選，是因為他很有錢，他是一個包辦軍需品發財的。不久他出征去討伐波斯被殺死了。

至於該撒，他是三個領袖之中最能幹的人，打算在軍事上再得些光榮，便可以成一個人人所愛戴的英雄。他經過了阿爾波斯山，克服了現在稱爲法蘭西的地方。他又在萊茵河上築了一條堅固的木橋，渡過去，侵伐野蠻的條頓人的地方。末後他坐了船到英國。如果當時該撒不被強迫回到意大利來，他的勢力不知到什麼地方可以停止。龐培聽說他本人是被舉爲終身的『迭克推多』。這樣，該撒當然是被置於『退伍的將軍』之列了，這個辦法當然使該撒不滿意的。該撒記得當初他是馬留斯的一個從者。他決定要給這些元老與他們的『迭克推多』一個別的教訓。他渡過



該撒到西方去

了汝比根河（這條河是在阿爾波斯山南邊的高盧人省與意大利之間的。）凡是他的地方，人民都歡迎他爲他們的朋友。所以他一點不費力的進了羅馬，龐培便出奔到希臘。該撒緊追着他，到了非爾薩刺斯的附近把他的跟從的人打敗了。於是龐培坐船渡過地中海逃到埃及。正在他上岸的時候，普陶列米王下令把他殺死。不多幾時該撒趕到了。該撒到了那裏，纔知道他身入陷阱。因爲埃及人與那些忠於龐培的羅馬的駐防軍，雙方都來攻擊他的軍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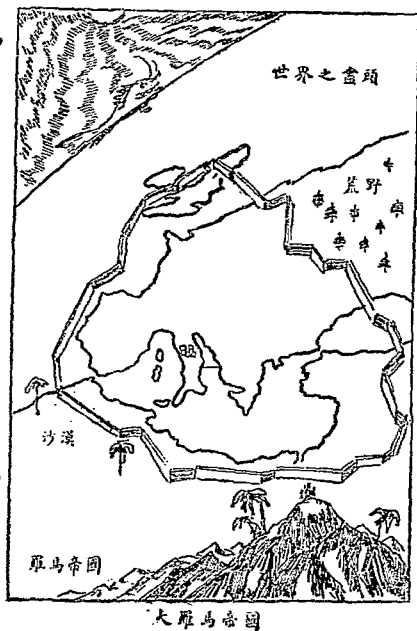
該撒的運氣好。他居然把埃及的戰艦放火燒了。燒船的火星偶然落在那個有名的亞歷山大圖書館的屋頂上，便把這圖書館燒了。（這個圖書館正在海邊。）後來他又攻擊埃及的軍隊，將他們的兵卒一齊趕到尼羅河裏，普陶列米王也被淹死了，他又建立一個新政府，命婁巴（死王之姊妹）治理。正在這時，有消息傳來說，米色理台的斯的兒子——又是他的承繼者——發爾奈西斯出兵來侵。該撒聽了，立刻向北進兵，在五天之內把發爾奈西斯打敗了，他用一句很有名的拉丁話『Veni, vidi, vici』（意思就是『我來了，我看見了，我戰勝了，』）把他戰勝的消息送到羅馬來。以後他又回到埃及，愛上了婁巴，他在四六年回到羅馬來治政的時候，她也跟了來。他在四個凱旋的遊行隊的前面走，因爲他戰勝了四次的戰爭。

這時該撤到元老院來，敘述他的戰爭的經過，元老院對他感謝之餘，又舉他做十年的『迭克推多』。這是致他死命的一步。

這位新的『迭克推多』很鄭重的計畫，要改良羅馬的國家。他使一般自由民都有機會做元老院的會員。他給遠方的居民也有市民的權利，如同早年的羅馬歷史上曾經有過的一樣。他允許『外國人』也可以干涉政治。他又改良了那些遠省的行政，那些省分向來為幾家貴

族據為他們私有的產業的。總

之，他給大部分的人民做了許多好處，但是因此他很引起國內一般有勢力的人的懷恨。有五十個年輕的貴族為『保護他們的共和國』設了一個計畫。在三月十五的那一天（按新歷的三月十五，這個新歷是該撤從埃及帶來的），該撤走進元老院，被殺死了。因此羅馬又成了一個無治理者的國家。



當時有兩個人都想要承繼該撒的光榮。一個是安敦尼斯，是該撒生前的書記。一個是奧克推維，是該撒的姪孫，並且又是承繼他的產業的人。奧克推維留在羅馬，安敦尼斯到埃及去，爲的可以接近姑婁巴，因爲他也愛上她了，這件事情好像成了羅馬的將軍的習慣似的。

以後這兩個人便開了戰。在阿克的姆的一戰，奧克推維把安敦尼斯打敗了。安敦尼斯自殺身死，只剩下姑婁巴一個人去對付敵人。她想了種種計畫，可是不容易使奧克推維做她第三個的羅馬俘虜。最後她知道實在沒有方法可以感動這個十分自負的貴族，她便自殺死了，因此埃及便成了羅馬的一省。

奧克推維是一個很聰明的青年，他沒有蹈他有名的叔祖的覆轍。他知道人民對於某種名稱驚怕的。他回到羅馬來的時候，對於人民的要求並不奢。他並不要做『迭克推多』。

他祇要得入元老院便十分滿足了。但是沒有幾年之後，元老院稱他爲奧古士都——巍大的——他沒有反對，以後又過了幾年，人民稱他爲該撒（便是皇帝），但是那些兵丁向來以奧克推維爲總司令的已經習慣了，所以稱他爲大元帥或皇帝。從此這個共和國變成了一個帝國。但是大部分的羅馬人民，對於這個帝國的事實還是莫名其妙。

紀元後十四年，他爲羅馬人民中的全權治理者的地位已經非常的鞏固，人民崇拜他甚至

於如同崇拜神明一樣。他的承繼者都做了真「皇帝」——爲世界上向來所沒有過的大帝國的全權治理者。

實在說起來，一般市民對於歷年以來無政府混亂的生活已經厭倦了。所以他不管誰來治理他，祇要有一個新的主宰，給他一個機會可以安安逸逸的過生活，免去街上那些永遠爭鬪的擾亂。奧克推維允許給他的百姓有四十年之平安。他沒有擴張邊境的野心。紀元後九年他預備去攻擊西北的曠野，就是條頓人所居的地方。但是他的將官樊路斯與他的從者都在條脫堡森林中戰死了，從此以後羅馬人便不想再把他們的文明去感化那些野蠻人。

他們把他們的勢力集中於一個大的問題上，就是要改良他們的內政。但是因爲時期太晚，要改良是來不及了。二百年的革命與對外的戰爭，接連把青年中優秀的分子都殺死了。自由農民的階級也給毀了。又引了奴隸的勞働者進來，自由民對於這種勞働者是不能希望爭競的。又使這個都市成了一個住滿窮苦并且不健全的逃亡的農民的蜂窩。又造成了一個大的官僚政治——許多小官員得的薪水很少，他們要供養他們的家族，便不得不受賄賂。弊病中最利害的，便是使人民對於暴亂，流血，以及別人受難而以爲樂的這種事情習以爲常了。

在表面上看來，羅馬的國家在紀元第一世紀的時候，是一個極大的政治的組織，甚至於亞

歷山大的帝國也變成他的一個小省。但是在這個光榮之下，卻住滿了幾百萬窮苦而且疲弱的人民，天天在那裏勞苦，如同許多螞蟻在一塊重大的石頭底下築巢似的。他們做工卻爲別人的利益。他們吃的是野地上的野獸吃的食物。他們住的是馬廄。他們沒有希望的死了。

這是羅馬建立以後的第七百五十三年時候，尤列斯該撒奧克推維奧古士都住在帕拉丁山上的王宮裏，忙着治理他的帝國的事務。

在遠遠的敘里亞的一個小村裏，有一個木匠名叫約瑟，他的妻子馬利亞在伯利恆城內的馬槽裏生了一個男孩，她在那裏撫養他。

這是一個奇怪的世界。

不久，王宮與馬槽起了衝突。

結果馬槽得勝了。

第二十五章 拏撒勒的約書亞

希臘人稱爲耶穌的那位拏撒勒的約書亞的故事

在羅馬紀元八一五年的秋天（按我們的計算應該在紀元六二年），羅馬的一個醫生名叫

伊司奇爾底斯克推路斯，寫信給他在敘利亞軍隊裏的姪子，其信如下：

我親愛的姪子，

數日以前，有人請我去診治一個病人，名叫保羅的。這個病人的樣子是一個猶太系的羅馬市民，他很受過教育，舉止很文雅。我聽說他是爲一件訴訟的案子來的，這件案子是由我們的該撒利亞或地中海東部的省法庭裏上控的。人家說他是一個『野蠻的暴亂的』人，說他到處去演說反對人民與法律。但是據我看來，他是一個很聰明很誠實的人。

我的一個朋友從前是在小亞細亞的軍隊裏的，他告訴我說，他在以弗所城裏曾經聽說過，這個人在那裏傳佈一位異端的新上帝。我問過我的病人，這話是否真的，與他有沒有使人民反叛我們所愛的皇帝。保羅回答我說，他所說的王國並不是在這個世界，他又說了許多奇怪的話，我都不懂，但是大概這都因爲他害熱病的緣故。

他的人格使我受很大的感動，我很難過，聽說沒有幾天以前，他在奧司丁路上被殺死了。

因此我現在寫信給你。如果你以後到耶路撒冷去，我要你調查調查我的朋友保羅的事情與他的先生，那位奇怪的猶大的先知，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們的奴隸對於這位所謂彌賽亞非常熱心，其中有幾個因為他們公然討論那個新的王國（無論這個王國是什麼意思）都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我很願意知道這些消息的實在情形。

愛你的叔父伊司哥爾庇斯克推路斯啓。

過了六個星期，他的姪子格蘭迭斯安沙，他是第七隊的高盧步兵的隊長，答覆他的信如下：
我親愛的叔父，

你的來信我收到了，你的命令我也遵行了。兩個星期以前我們的軍隊調到耶路撒冷城。這個城在前一世紀裏曾經有過幾次革命，所以城內所遺留的沒有多少東西了。我們在這裏已經有一個月。明天我們又要繼續向彼得拉進行，因為有亞刺伯族在那裏擾亂。所以我們趁今天夜裏這一點工夫答覆你所問的，但是請你不要希望這是一個詳細的報告。

我在這個城裏問了許多年老的人，但是沒有幾個能夠給我確實的報告。幾天以前，有一個小販到我們的營裏來。我向他買了幾個橄欖。我便問他有沒有聽過那位有名的彌賽亞。就是在青年時候被殺死的那一個。他說這件事情他記得很清楚的，因為那時他的父親把他

帶到各各他（在城外的一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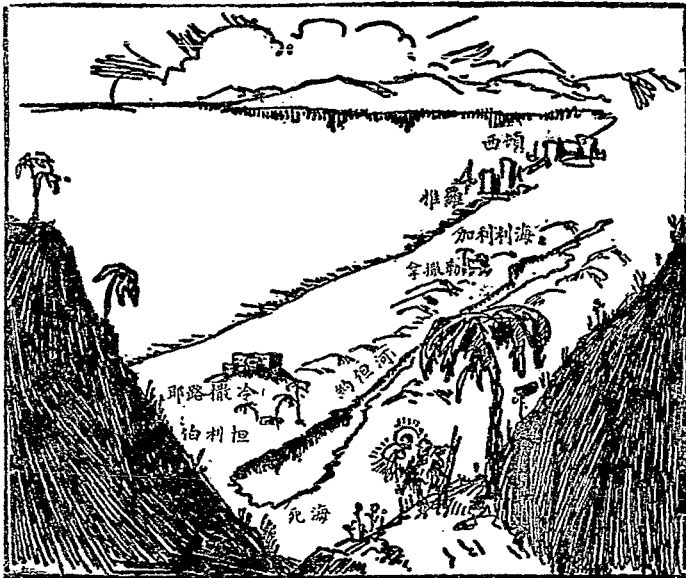
去看行刑，要使他知道反抗猶太人民的法律的叛徒該受什麼樣的結果。他給我一個約瑟的住址，這個人是彌賽亞的好友，他說如果我要知道詳細的情形，勸我找他去。

今天早晨我去見約瑟。他

已經是一位很老的老人了。他

從前是在一條淡水河裏捕魚的。

他的記性很好，我從他那裏畢竟得到了一個很好的確實的報告，知道在我未生之前的擾亂時代內發生了什麼事情。



聖地

當時我們那位赫赫有名的大皇帝，提庇留正在位上，有一個文官名叫本丟彼拉多，在猶太與撒瑪利亞做總督。約瑟對於這位彼拉多的事情知道的很少。不過知道他好像是一位很忠實的官長，他在省裏做檢察官留下一個很好的名譽。在七八三年或七八四年間（約瑟忘記了究竟是那一年）因為一件暴亂的事情彼拉多被召到耶路撒冷去。據說有一個青年（宰撒勒的一個木匠的兒子）要起來革羅馬政府的命。奇怪極了，我們自己的探報部的官吏，向來知道的事情很多，但是對於這件事情，他們一點也不知道，後來他們調查了之後，報告說那個木匠是一個很規矩的市民，所以找不出什麼理由來處置他。但是據約瑟說那些猶太教的老派的領袖聽了很驚慌的。因為他們很不喜歡他得了這一大羣窮苦的希伯來人的心。這個『宰撒勒人』（他們這樣告訴彼拉多的），竟敢公然要求無論是希臘人，羅馬人，甚而至於腓利斯丁人，祇要他生前好好的做人，便可以與那些研究摩西的古代法律的猶太人一樣的。這種話彼拉多聽了並不受什麼影響，但是人民聚集在廟前私自要加刑於耶穌的時候，以及要殺盡他的門徒的時候，他決定要保護這個木匠，要救他的性命。

當時他對於這個衝突的實在情形好像不明白似的。他幾次去問那些猶太的僧侶為什麼他們這樣憤怒，他們便大聲叫道『異教』『亂黨』顯出很激怒的樣子。約瑟告訴我，到後來

彼拉多便把約書亞（這就是那個擊撒勒人的名字，但是在這裏的希臘人稱他爲耶穌的）召來，親自審問他。他們談了幾個鐘點。他問他有人說他在加利海邊傳佈一種『危險的學說』，究竟是怎樣的。但是耶穌回答說，他從來不提政治的。他是不大注重人的肉體，如同注重人的靈魂那樣。他要使人民待他們的隣人如同待自己的同胞弟兄一樣，要他們敬愛一位獨一的上帝，就是我們所有人類的父親。

彼拉多好像是知道司多埃派與別的希臘哲學家的學說的，好像沒有覺得耶穌的話中有什麼搗亂的思想。據告訴我的人說，彼拉多又想了一個方法，要救那位仁愛的先知的性命。他把執刑的日期延緩了。這時候猶太的人民被他的僧侶所激，大發憤怒。在這事之前，耶路撒冷起了許多暴動，在可以召集軍隊的距離之內，祇有幾個羅馬的兵丁。這時候有人報告該撒利亞的羅馬政府說，彼拉多『受了這個擊撒勒人的教訓的迷了。』滿城發佈傳單要求撒回彼拉多來，因爲他是皇帝的一個仇敵。你知道我們的政府下了幾道嚴厲的訓令，對於外國的百姓不許有公然的決裂。彼拉多因爲要免去國家的內亂起見，結果祇好犧牲了他的囚犯，約書亞。約書亞的舉止很莊嚴的，他饒赦了所有恨他的人。他在耶路撒冷大眾的笑罵呼號之中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以上的話都是約瑟告訴我的，他說話的時候，他的乾老的面頰上還流了幾行眼淚。我臨走的時候給他一個金錢，但是他不受，他叫我給一個比他還要窮苦的人。我又問他關於你的朋友，保羅的幾個問題。但是他知道的很少。保羅好像是一個搭帳篷的，以後因為他傳佈那位慈愛的饒恕人的上帝的福音，便把他的職業丟棄了，這位上帝與猶太僧侶一向所說的耶和華是不同的。後來，保羅好像在小亞細亞與希臘各地方傳道，告訴那些奴隸說，他們都是那位慈愛的父親的兒子，無論富貴貧賤的人，祇要他們在一生內做人誠實，體恤那些受苦受難的人，便有許多的幸福賜給他們。

我希望我的答覆可以使你滿意。我以為這段事情，於國家的安全上是毫無妨害的。但是一層，我們羅馬人永遠不能了解這一省裏的人民。很可惜，他們把你的朋友，保羅，已經殺死了。我願意我現在還在家裏，我是你永遠的
你的順從的姪子格蘭迭斯安沙。

第二十六章 羅馬的滅亡

薄暮的羅馬

古代歷史教科書上常以四七六年爲羅馬滅亡的年代，因爲在那一年裏羅馬的最末的皇帝被逐出位。但是羅馬，不是在一天內造成的，所以衰亡的時間也很長久。衰亡的進行很慢，而且是逐漸的，所以大部分的羅馬人民並不理會他們的老世界怎麼樣完的。他們天天在那裏抱怨永遠沒有休息的日子——抱怨高的物價和低的工錢——咒咀那班壟斷五穀，羊毛，金幣商業的漁利的人。也有時候他們起來反抗一個貪心過甚的官吏。但是大部分的人民在我們紀元最初的四個世紀之中還是照舊吃，喝（祇要他們的錢袋內有錢去買）或恨或愛（按着他們各人的稟性）或到戲院裏去（無論什麼時候要是戲院裏有格鬪的事情，並且不用買票的），或在這大城中的陋巷裏挨餓，對於他們的帝國已經失了他的用處，漸漸的要滅亡了，這種情形，他們完全不知道的。

他們怎麼會理會這種可怕的危險呢？當時羅馬的表面上依然顯得很光榮。鋪得很好，的路直通各省，皇家的警察非常的機警。對於強盜總以嚴厲處置的。邊境上守得很嚴密，防備歐羅巴北部的荒地上的野蠻人進來。全世界都到羅馬大城來進貢，還有二十多個有能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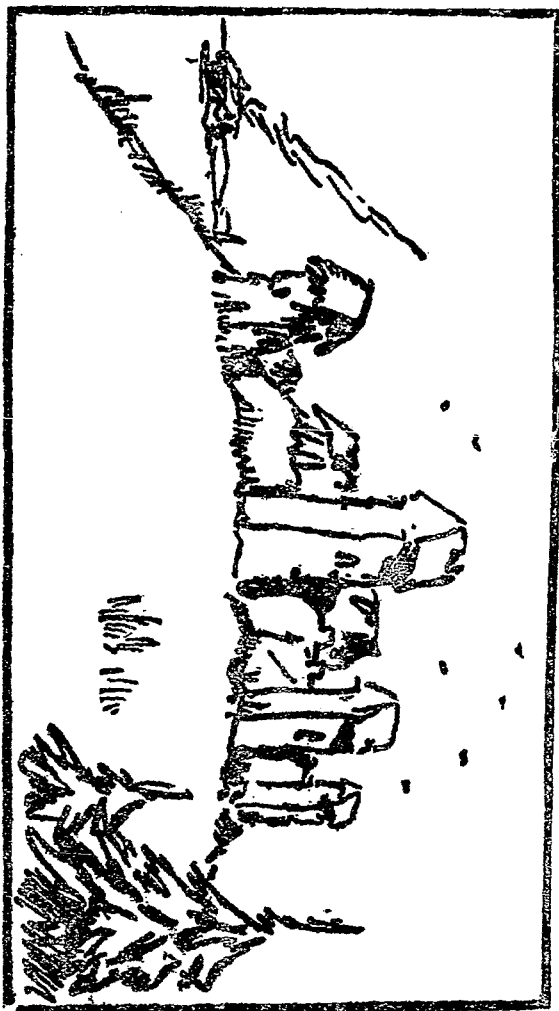
的人，日夜在那裏辦事，要解除過去的錯處，恢復從前共和時代的幸福的狀態。

但是這個國家衰敗的根本原因，我在前章內已經說過的，還是沒有除去，所以要改良是沒有方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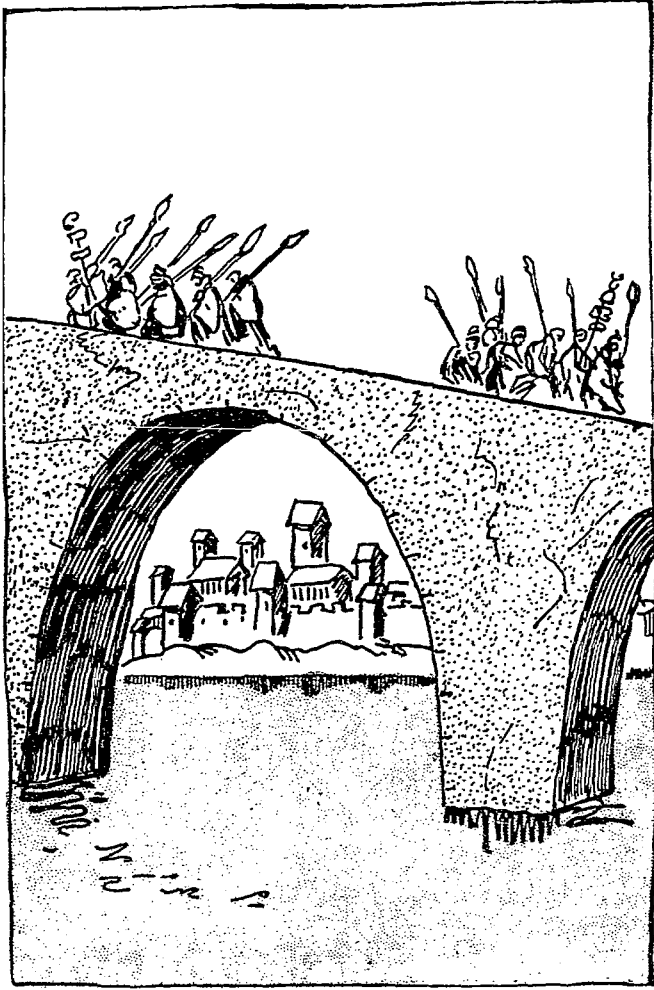
羅馬自始至終永遠是一個都市的國家，如同雅典與歌林多爲古代希臘內部的都市國家一樣。羅馬的力量祇於統治意大利半島固然是可以。但是要爲全世界的治理者，是政治上不可能的事情，不能持久的。國內的青年，都死在歷年以來不斷的戰爭裏。他的農民都毀在長久的從軍與重稅上。那些農民有變成了專以乞丐爲營業的，有受雇於有錢的地主的，他們的地主給他們吃，給他們住，但是要他們服役，把他們當作『農奴』。這些不幸的人民，既不算爲奴隸，又不算爲自由民，可是成了他們所耕種的土地上的一部分，如同田地上的牛與樹木一樣。

帝國，國家是成爲最重要的。普通市民的價值減小到零之下了。至於那些奴隸，他們聽了保羅的教訓之後，接受了那位謙卑的拿撒勒木匠的福音。他們並沒有反叛他們的主人。不但不反叛，并且曾經受過訓練成了溫和的，所以能够服從他們的長上。但是他們對於這個世界上的種種事情是不生趣味的，因爲這世界是這樣的一個苦痛的寄居之所。他們願意

打一個好仗，使他們可以入天國。但是專為一個有野心的皇帝的利益，欲從侵略波斯人，奴米
[匈人，或蘇格蘭人的地方，得到些榮耀的那種戰爭，他們是不願意加入的。



野蠻人結果了一個羅馬都市之後



羅 馬

國家的情形一天壞似一天。最初的幾個皇帝還保守着那種「領袖」的風氣，這種風氣乃是從前的酋長用來壓制他們的臣服的百姓的。但是第二第三世紀的皇帝，都是些軍營裏的皇帝，是當兵出身的，他們所以能够做皇帝，全是仰仗他們的衛兵的力量（這種衛兵羅馬人稱爲 Pretorians）。這些皇帝一個承繼一個非常的快，他們都是殺進宮去做皇帝，等到他們的承繼者有了錢，可以賄通那些衛兵，起一個新革命的時候，他們又被從宮裏殺出來了。

同時又有那些野蠻人民在北部的邊境上叩門。因為當時羅馬本國已經沒有軍隊去阻止他們的前進，所以祇好雇了外國的軍人來抵抗他們。有時候雇來的外國兵與他的敵人是同血統的，這樣，他戰爭的時候，當然容易寬容他的敵人了。後來，他們試一試，讓幾個部落進來，在帝國的疆土內住着。其餘的部落也跟進來了。住了不久，這些部落很抱怨，那些貪心不足的羅馬的徵稅人，甚至於將他們搜括得一個錢都不剩。他們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便到羅馬來要求羅馬人俯聽他們的控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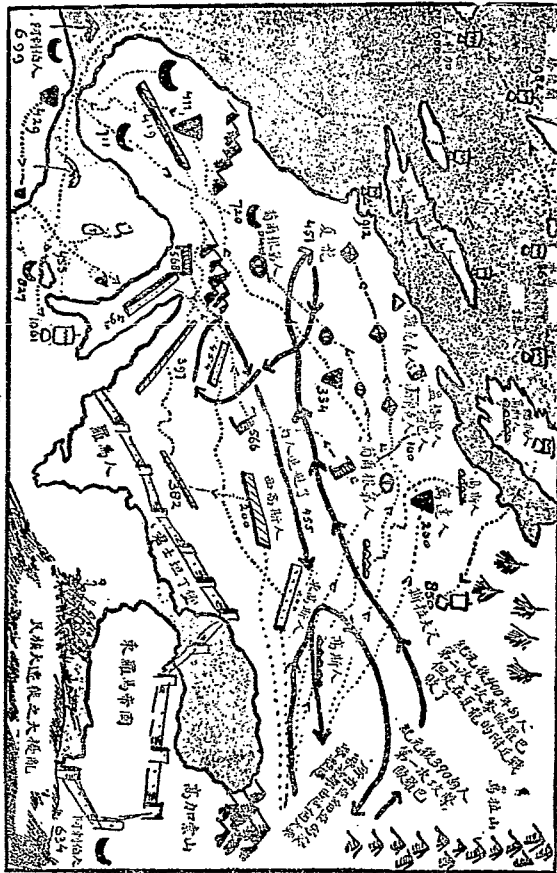
羅馬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所以對於這段事情是很不受用的。當時君士坦丁皇帝（他自三二三年即位起至三三七年止）要找一個新的帝都。他選定了畢若丁姆城，這城是歐羅巴與亞細亞之間通商的要道。這城的名字後來改爲君士坦丁，從此羅馬的朝廷便遷往東邊去。

了。君士坦丁皇帝死了以後，因為他的兩個兒子都是很有勢力的行政官，便把這個帝國分爲兩半。大的住在羅馬，治理西部。小的住在君士坦丁，做了東部的治理者。

以後到了第四世紀的時候，匈人舉兵來侵，這些奇怪的亞細亞的善騎的民族，在歐羅巴的北部差不多住了二百多年，他們一向不斷的從事戰爭，一直到了四五一年的時候，在法蘭西的夏龍的附近被人打敗了。那些匈人一到了多瑙河，立刻便去進逼高斯人。高斯人因爲保護自己起見，便不得不去進攻羅馬。當時羅馬的皇帝樊崙斯，設法要阻止他們，不幸於三七八年的時候，在阿特林布爾的附近被殺死了。過了二十二年之後，那些同樣的西高斯人，隨着他們的領袖亞拉利克王，往西進行去攻擊羅馬。他們沒有劫掠，祇毀了幾所宮殿。以後來了萬達人，他們對於城內所有的世傳的貴重物品是不尊重的。以後又來了葡爾根第人，東高斯人，阿拉曼尼人，法蘭克人。來攻擊的人源源不絕的。到了最末，凡是有野心的強盜，祇要有幾個跟從他的人，羅馬人便得要受他的管轄了。

在紀元四〇二年的時候，羅馬皇帝出奔到雷文娜，雷文娜是一個海港，周圍都有礮臺保衛的。四七五年的時候，日耳曼傭兵的聯隊隊長，鄂多瓦克爾，要求分割意大利的田地，他漸漸的，可是很有效力的，把那位治理兩半部的皇帝羅莫路斯與古士都路斯的帝位推翻，自己便稱爲

羅馬的王或羅馬的治理者，當時東羅馬的皇帝，因為自己的事情很忙，便也承認了他，鄂多瓦克爾在西部諸省所遺留的餘地上一共治理了十年。



野蠻人之入侵

過了幾年之後，東高斯王狄奧多里克來攻這個新建的王國，占據了雷文娜，他在吃飯桌上將鄂多瓦克爾殺了，在羅馬帝國的西邊的廢址中，建立了一個高斯的王國。這個王國成立不久，在第六世紀的時候，有許多民族混合的一個團體，裏邊包括着倫巴人、薩克森人、斯拉夫人、阿華人，來攻意大利，滅了高斯王國，又設立一個新的國家，建丕維阿城為帝都。

到了後來，這個帝國都市衰敗成了一個沒有人注意，完全絕望的國家。古代那些宮殿已經受了無數次的搶掠。那些學校都被燒了。學校內的教習都餓死了。有錢的人都從他們的別莊裏被人趕了出來，如今那些別墅裏卻住了些有氣味的，身上長毛的野蠻人民。道路也頹壞得不堪了。老的橋梁也沒有了，商業也停止了。文明——幾千年以來埃及人、巴比倫人、希臘人，與羅馬人的勞苦的工作的產物，向來使人高出乎他的古代祖先所夢想不到的情形之上的，將要在西方大陸上滅亡了。

至於東部，君士坦丁城，確又繼續做了一千餘年的帝國的中心。但是他不能算為歐羅巴大陸的一部分。他的利益是在東方的。並且他已經漸漸的忘了他是從西方發生的。他漸漸的把羅馬的言語丟棄，改用了希臘的言語。羅馬的文字也廢了，羅馬的法律是用希臘文寫的，用希臘審判官來解釋的。那位皇帝做了亞細亞的一個專制的君主，人民崇拜他如同三千

年以前尼羅河流域的居民崇拜底比斯人的像神一般的王一樣。那時畢若丁姆教會的牧師要找幾個新的活動的範圍，他們到了東部來，帶了畢若丁姆的文明到俄羅斯的大曠野。

至於西部已經落在蠻族的手裏。前後三四百年間所盛行的不外乎殺戮，戰爭，放火與劫掠。一件東西——祇有一件東西——挽回了歐羅巴，使他不至於完全毀壞，使他不至於又回復到從前穴居與野獸生活的時代。

這件東西便是基督教會——幾百年以來那羣謙卑的女子和男子，承認他們是登撒勒的木匠，耶穌的門徒。這位耶穌，就是羅馬大帝國因為要免去在敘利亞邊境上一個小城裏的暴動而殺死的。

第二十七章 教會的興起

羅馬怎麼樣變成了基督教世界的中心

在帝國時代內一般具有智識的羅馬人民，對於他們的父親所信服的上帝是不大注意的。

一年之中他們有限幾次到廟裏去，這也不過按着風俗習慣做的。人民舉行祭禮，鄭重的過會的時候，他們不過很耐心的在旁觀看罷了。他們以爲信仰猶比脫神，明納爾華神，奈撥丟神，似乎太幼稚了，這種信仰，乃是以先共和初年時代的一個殘存的東西，並不是適乎一個讀過司多埃及派，埃璧戈連派與其餘的雅典哲學家的著作的人所研究的題目。

羅馬人有了這種態度，便成了很寬容的。政府雖然要求所有的人民，羅馬人，外國人，希臘人，巴比倫人，猶太人都應該對於各廟的皇帝的偶像，有一種外表上的敬仰，（當時各廟裏都有皇帝的偶像，如同美國各郵政局裏都掛着合衆國的總統的照像一樣，）但是這不過是一種形式，並沒有深思大意的。大概說起來，各人愛信什麼便可以信什麼，結果，使羅馬城內充滿了各種樣奇怪的小廟與會堂，在那裏供着埃及，阿非利加，亞細亞的各種偶像。

第一批的耶穌門徒到了羅馬，開始宣傳他們博愛的新教旨的時候，並沒有人反對他們。道路上的人都駐足聽他們。羅馬那個全世界的帝都，向來有許多遊行講演的人，這些人，人人

都要宣布他自己的『奧秘』。一般自稱為僧侶的人是訴於感覺的——他們允許凡是信從他們自己的特別的上帝的，給他們黃金的賞賜，與永久的快樂。不久人民在街上看出那班所謂基督教徒（基督教徒或是抹香膏的人的門徒）說的話是與衆不同的。他們好像不注意大富大貴的那種虛榮。他們頌揚貧苦，謙卑，和順的那種美德。這種美德並不是使羅馬成爲全世界的治理者的美德。當時人民正在光榮歡樂的時代內，基督教徒卻警告他們，世界上的成功不能給他們永久的快樂，他們聽了這個『奧秘』頗有點趣味的。

此外，基督教的傳道者又講了許多可怕的故事，說凡是不信真神的話的人，要有什麼樣的運命。冒險不信的人，決不是聰明的。至於那些老的羅馬神當然還存在那裏，但是他們沒有能力去抵抗那個從亞細亞輸入到歐洲來的新教的勢力，保護他們自己的朋友呢？人民漸漸的懷疑起來了。他們又轉過來聽聽那個新宗教的其餘的解釋。不久他們去見那些傳講耶穌的話的男子與女子。這些人都是很窮苦。他們對於奴隸與禽獸都很仁愛的。他們並不求富貴。甚至於將自己所有的都送給別人。這種不自私的人的榜樣，強迫了許多羅馬人捨棄了他們的老宗教，他們加入了基督教的小團體，這些基督徒都是在私人家裏的小房子裏或在曠野上聚會，因此那些廟宇便荒廢了。

這種情形一年一年的過去，基督教徒的人數不斷的增加起來。他們舉了幾個長老或僧

侶保護小教會的利益。又舉了一個大僧

正為一省中所有的教會的領袖。彼得，當

初跟保羅同到羅馬來的，為羅馬第一個大

僧正。在一個相當的時期內，他的承繼者

（人民稱他為父親或爸爸）便稱為教皇了。

那時基督教會便成了帝國的重要的

制度了。那些對於現世界失望的人，都非

常歡迎基督教的道理。此外他們又感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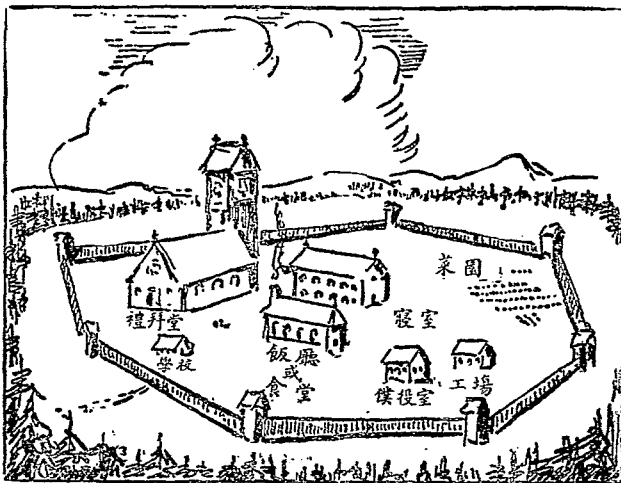
了許多勇敢的人，這些人覺得在帝國的政

府之下，是沒有方法活動的，但是他們可以

在那班擊撒勒教師的謙卑的門徒中發展

他們做領袖的能力。因此這個教會便引

起了國家的注意。羅馬帝國（我在前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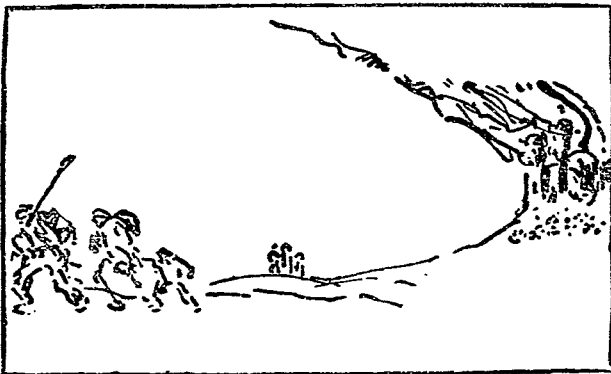


寺院

已經說過了）向來是容納各種樣的宗教的。他許各人按自己的意思去尋求他的或她的拯救者。但是他主張各派的宗教彼此都要和氣，應該順從『自己活着，也得要讓別人活着』那條聰明的規則。

但是基督教會向來是反對各種寬容的。他們公然宣布他們的上帝，祇於他們的上帝，是天上與地上真真的治理者，所有別的神都是假冒的。這種主義好像對於別的宗教太不公平道，所以警察便來禁止他們說這些話。但是基督徒抵死不改他們的宗旨的。

不久又發生了許多困難。基督徒不肯禮拜皇帝的偶像。後來他們被召出去戰爭，他們又不肯去。羅馬的官長便設法恐嚇他們，要懲治他們。但是這些基督徒說，這個痛苦的世界不過是快樂天



高斯人來了

堂的一間前廳，他們情願爲他們的宗旨犧牲性命的。羅馬人看了這種行爲倒迷惑了，有的時候殺死幾個罪犯，但是不殺的時候多。在初有教會的時候尚有許多私刑，這種事情都是暴徒中一部份人做的，他們隨便找出幾個罪名（如同殺死小孩子，吃了小孩子，帶了病與瘟疫來了，在國家危險的時候他們造反了）來嫁禍於他們的和順的基督教徒，他們以爲這是一種沒有害處的遊戲，不會發生危險的，因爲那些基督教徒不會起來反抗的。

當時羅馬不斷的受蠻族人的攻擊，他的軍隊失敗之後，基督教的傳道者便到野蠻的條頓民族中去宣傳他們的和平的福音。他們是很勇敢的人，不怕死的。他們傳說凡是不肯悔過的罪人，他的將來的運命（註下地獄）是確無可疑的。這種話使條頓人大受感動。當時條頓人依舊尊崇羅馬古代都市的文明。傳道的人是羅馬人。所以他們想那些人所說的大概是真的。不久這些基督教的傳道者在野蠻的條頓人與法蘭克人的地方占了一種勢力。半打傳教的人與一聯軍人有同樣的價值。那時候的皇帝，漸漸明白這些基督教徒於他們很有功用。有的省分裏基督教徒可以與信仰舊宗教的人們享受同樣的利益。在第四紀的後半世紀內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動。

君士坦丁，有時候（不知爲什麼）稱他爲大君士坦丁的，當時爲皇帝。他是一個暴烈之徒，

但是那些性質軟弱的人民在那個猛烈的戰爭的時代內沒有希望可以生存的。君士坦丁在一個長久而且混雜的生活之中經歷了許多勝敗。有一次，差不多被他的敵人打敗了，他想他可以試驗試驗那位人人所講的新亞細亞神的權力是怎麼樣的。他允許，如果這一次他打了勝仗，他便信從基督。他果然得勝了，他便承認了基督教的上帝的威權，自己也受了洗禮。

從那個時候起，基督教會便公然被承認了，他的地位便十分穩固了。

但是基督教徒在人民之中還是占極小的一部分，（至多不過百分之五六）爲了要戰勝起見，他們不得不拒絕種種的讓步。他們主張從前的老神一定都要廢去。在一個短期間內，尤立安皇帝，最崇拜希臘文明的，設法救了異教的神，使他們不致於完全毀滅。但是尤立安在波斯的戰爭裏受傷死了，他的承繼者約維又將基督教會以前的光榮恢復過來。古代的廟宇一個一個的相繼關門了。以後吉查士丁尼皇帝即位之後（他在君士坦丁城內建設蘇斐亞聖教會的），他將柏拉圖在雅典所設立的哲學學派停止了。

那就是古希臘世界的末年，人民在那個世界裏是可以按着他的本意，想他自己的思想，做他自己的夢的。當當時的固定的秩序都被野蠻與蒙昧如同洪水一般掃盡了，祇於將那些哲學家所定的幾個不確實的規則作爲生命的指南針乃是太可憐了。所以必須有一個更確實

的更固定的規則去指導生命。這個規則由基督教會供給了。

在一個凡事沒有規定的時代內，基督教會如同岩石一般立在那裏，他對於他所承認爲真的神聖的宗旨從來沒有離叛過。這種堅固的勇氣博得了許多人的尊敬，並且使羅馬的教會安然無恙的經過種種困難——這種困難已經把羅馬的國家毀滅了。

至於基督教最後的成功，固然還有一個運命的要素在其中。自從狄奧多利克的羅馬高斯的王國滅絕之後，在第五世紀的時候，意大利比較的沒有外來的侵略。繼續高斯人的倫巴人（譯者註，倫巴人原名為 Longobards，其後裔稱爲 Lombards，譯者爲便於讀者起見，將二者都譯爲倫巴人，薩克森人，與斯拉夫人，都是些柔弱退化的部落。在那種情形之下，羅馬的大僧正容易維持他們的都市的獨立。不久散佈在半島上的帝國的餘燼便承認了羅馬的公爵（或大僧正）爲他們政治上與宗教上的治理者。

這個舞臺是爲一位強有力的人出來而設立的。那人在五九〇年出現了，他的名字叫額我略。他是屬於古代羅馬治理者的階級的，他在都市內做過『總督』或市長。以後他做過一次修道士，一次大僧正，最後，實在不是他所心願的，（因爲他願意做一個傳道的，要到異教的英國去傳講基督教）他被拉入聖彼得的教育裏去，被舉爲教皇。他祇治理了十四年，但是他

死了以後，西歐的基督教世界公然承認羅馬的大僧正爲教皇，爲所有的教會的領袖。

但是這種勢力並沒有擴充到東方去。君士坦丁城內的皇帝，按着老習慣依舊承認奧古士都與提庇留的承繼者爲政府的首領，爲國教的大祭司。一四五三年內東羅馬帝國被土耳其人滅亡。君士坦丁城被占據了，羅馬最末代皇帝，君士坦丁不利與洛格，被殺在蘇斐亞聖教會的階上。

在不多幾年以前，他的兄弟湯姆斯的女兒，素伊，嫁給俄羅斯的伊梵第三。因此莫斯科的大公爵便承受了君士坦丁城的文化。老畢若丁姆的雙鷹國徽（讓我們想到以先羅馬分爲東西兩部的時候）卻成了近代俄羅斯的國徽。俄皇，他以先不過是俄羅斯貴族占據首位的一個，居然也學到羅馬皇帝那種尊貴的態度，與人民相離很遠，所有的人民，高級的與低級的，在他面前都如同無足重輕的奴隸一樣。

那個朝廷又改建成爲東方的式樣，這種式樣乃是東部的皇帝從亞細亞與埃及抄襲來的，並且（他們自己誇講）很像亞歷山大大王的朝廷。這個奇怪的遺產，由那將死的畢若丁姆帝國傳授給一個向來沒有人注意的世界（指俄羅斯的大平原）他在那裏很強壯的又繼續活了六百多年。那位佩戴君士坦丁的雙鷹國徽的最末的人，俄皇，尼古拉，好像就是昨天被殺死

的。他的身子被投在井裏。他的兒女也都被殺了。所有他的古代的利益與特權都被革除了，那個教會也使縮小到在君士坦丁皇帝以前的羅馬教會的地位了。

至於西部的教會的情形便與他大不相同，我們在下章內，可以看見那時候全基督教世界，幾乎被一個與他在宗教上相抗衡的阿剌伯的趕駱駝的人滅亡。

第二十八章 穆罕默德

亞梅是一個趕駱駝的人，他做了阿刺伯沙漠上的先知，信仰他的人爲了他們的惟一的真神，阿賴的光榮，差不多把當時所知道的全世界都給征服了。

自從迦太基與漢尼拔之後，我們沒有提起過西米民族。你大概還記得古代歷史裏滿篇都是講他們的事情。巴比倫人，亞述人，腓尼西亞人，猶太人，阿拉米人，卡爾地亞人都是西米民族，和繼爲西亞細亞的治理者共有三四十紀。以後他們卻被東邊來的印度歐羅巴波斯族與西邊來的印度歐羅巴希臘族征服了。自從亞歷山大大王死了的百年以後，有一個西米腓尼西亞族的殖民地，迦太基，欲執地中海的牛耳，來與印度歐羅巴羅馬人戰。結果迦太基人戰敗，並且被羅馬滅亡，而羅馬人便爲全球之主，統治了八百餘年。在第七世紀的時候，又有一個西米族的都落到這舞臺上來抵抗西方的勢力。這個部落便是阿刺伯人，是一種很和平的畜牧民族，他們起先祇在沙漠上遊行，一點沒有表示要成爲帝國的大野心。

後來他們聽了穆罕默德的教訓，騎上馬出去，不到一個世紀的工夫，他們便侵入歐羅巴的內部，對那些被恐嚇的法蘭西農民宣佈他們的『那位惟一的上帝』阿賴，與『那位惟一的上帝的先知』穆罕默德的榮耀。

亞布達拉與亞明娜的兒子，亞梅（普通稱爲穆罕默德，或「他被讚美的」）的故事，讀起來如同天方夜譚裏的一章似的。他是一個趕駱駝的，生在默伽。他好像是患羊癲瘋的，常常暈過去，做奇怪的夢，聽見伽伯列天使的聲音，以後這位天使的話編成一部書，稱爲可蘭經。他是行商隊裏的一個領袖，有一次他經過阿刺伯出去營商，他偶然間遇見猶太的商人與基督教的商人，漸漸的知道信仰一個上帝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時他自己的阿刺伯人，還在那裏崇拜在幾萬年以前他們的祖先所崇拜的許多奇怪的石頭與樹幹。在他們的神聖的默伽城裏

立着一個小的四方的屋子，名叫伽拔，裏面供着許多偶像與湖圖所信仰的奇怪的小東西。

穆罕默德決意要作阿刺伯人民的摩西。

但是他同時不能又做先知，又趕駱駝。所

以他娶了他的雇主，一位有錢的寡婦，名叫夏棣亞的做他的妻子，使他可以獨立。然後他

去告訴在默伽的那些隣人說，他是阿賴所派的人民所長久期望的先知，來救世上的人民



穆罕默德之出奔

的。他的隣人都很恥笑他，以後他還是不斷的用他的話來使他們討厭，他們決意要殺了他。他們把他看做一個瘋子，一個不配好待遇的，大家討厭的人。穆罕默德得了這個消息，便在黑夜裏與他的信從的學生阿布·塔格爾一同逃到默德那。這件事情是在六二二年内發生的。這是穆罕默德歷史中最重要的日子，以後便稱爲回教的紀元——就是大出奔的一年。

穆罕默德在默德那那是一個外國人，所以比較容易使人民信他是一個先知，不像在他的本鄉裏似的，人人都知道他不過是一個趕駱駝的人。不久他的周圍增加了許多信徒或回教徒，這些人都是信從回教的，回教的意思，便是『服從上帝的意旨』這一層穆罕默德算爲在所有德性之中最高的。他在默德那傳了七年道。以後他漸漸的自信他的勢力已經足以抵抗那班從前在他趕駱駝的時候敢恥笑他與恥笑他的聖道的隣人了。他領了一隊默德那的軍隊經過了沙漠。他手下的人很容易的將默伽占領了，在那裏殺了許多居民，他們覺得欲使其餘的人民都信穆罕默德爲一個真正的大先知是很不難的。

自從那個時候起直到他死，穆罕默德所辦的事情件件都是順手的。

回教的所以成功有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穆罕默德教訓他的信徒的教旨是很簡單的。他教那些門徒應該愛敬那位大慈大悲全世界的治理者，阿賴。應該敬重和服從他們的

父母。與人往來應該誠實，見了窮苦的與疾病的人應該謙卑憐愛。末了就是禁止他們喝烈性的酒，教他們減少吃的食物。他們的教旨祇於這幾樣罷了。他們沒有如同牧羊的牧人與受大衆供養的牧師。穆罕默德的教堂祇於是幾所石砌的大房子，裏面沒有長凳，也沒有畫片，那些信徒可以聚在那裏（如果他們很願意的）讀或討論可蘭聖經上的章節。但是大部分的穆罕默德教徒都將他的宗教帶在身上的，他從來不覺得他是爲一個固定的教會的規則與制度所限定的。他每天向着他的默伽聖城的方向很簡單的禱告五次。其餘的時候他便讓那位阿賴按着他的意思管理全世界，并且很忍耐的承受上帝給他的各種運命。

生命裏有了這種態度，信徒們當然不能鼓勵着望前進行去發明電氣的機械，或研究鐵路與航線等的問題了。但是這種態度能使每個教徒都有一種滿足。并且命令他使他對於他自己，對於他所居的世界，都要和平，這倒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第二個理由，說明回教對於基督教在戰爭上的成功，是關於那班爲了真道到戰場上去的穆罕默德教的軍人的行爲。那位先知允許他們說，凡是向着他們的敵人而戰死的人立刻可以進天堂。這話便使他們想到：與其他們活在這個長久而且苦痛的世界，反不如立刻死在戰場上的好。這件事情使穆罕默德教徒得了很大的利益，使他們戰勝了那班戀戀不捨今

世，以爲死後只有苦痛黑暗的十字軍人。這件事情連帶着可以說明爲什麼那些回教的軍人直到現在還是不顧性命的向歐洲的機關槍的火裏進行，並且爲什麼他們是這樣強勇的，百折不撓的敵人。

穆罕默德把他的宗教立定了之後，便開始享受他在許多阿刺伯部落裏的獨一無二的權力。大多數在苦難裏的偉人，一到成功便毀了。穆罕默德想要得富貴人的歡心，所以定出了幾條於那些有錢人有益處的規則。他許信徒可以娶四個妻子。在當初娶一個妻子已經很費錢了，因爲新婦是用錢直接向她的父母買來的，所以娶四個是很大的奢侈，除了幾個有許多駱駝，棗園，超乎夢想之外的大富的人以外，一般人是做不到的。這個宗教原是爲那些在曠野上飽受風霜的獵人設的，以後漸漸的變成了合於住在城內市場裏華美的商人的需要了，這種根本上的變化是很可惜的，並且於穆罕默德教的主義上利益很少。至於那位先知的自身，他繼續傳佈阿賴的真道，宣佈他所定的行爲的新規則，直到他在六三二年的六月初七那一天，忽然得一種熱病死了。

他的承繼者爲回教的喀利夫（便是教主），便是他的岳父阿布培格爾，這人在早年的時候與那位先知共過患難的。兩年以後，阿布培格爾又死了，烏麥伊本阿爾客他勃承繼了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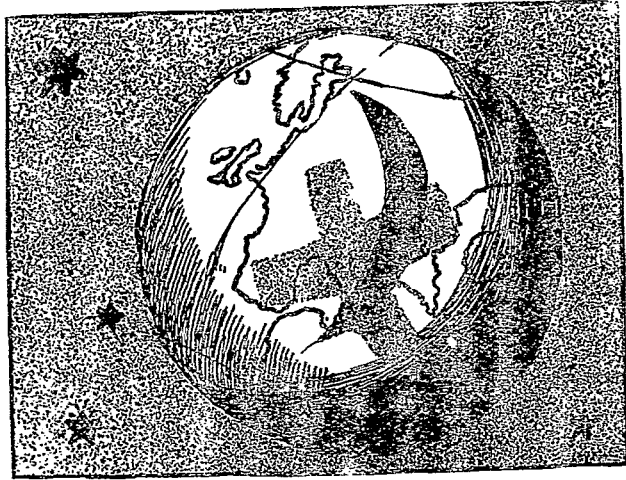
位置。不到十年的工夫，他征服了埃及、波斯、腓尼西亞、敘利亞與巴勒斯坦等地方，他以丹瑪斯克斯爲穆罕默德帝國的第一個都城。

烏麥之後爲阿利，這人是穆罕默德的女兒費蒂瑪的丈夫，但是因爲回教的教旨上發生了衝突，阿利被殺死了。自從他死了以後，客利夫的職權便變成了世襲的。信徒的領袖原來是爲宗教上的精神上的領袖，以後卻成了大帝國內的治理者。他們在巴比倫的廢址的附近，幼發拉的河的沿岸上，建立了一個新的都城，這城名爲培辯達。他們又將阿刺伯善騎的人組織成了幾隊騎兵。他們出去傳播回教的幸福給所有不信的人民。在紀元七百年的時候，一個回教的大將名叫陀利克，經過了赫格爾斯老門來到歐羅巴方面的高山上，他將這個高山稱爲直布羅陀利克，就是陀克利山或直布羅陀。

過了十一年，他在薛爾斯的一戰裏，打敗了西高斯的王，領了他的軍隊向北進行，按以先漢尼拔所走的路，經過了庇利尼斯的要隘。他們又打敗了那位在包爾鐸附近阻止他們進行的阿虧他尼亞的公爵，然後直向巴黎前進。但是在七三二年內（那位先知死後一百年），他們在都爾與普埃底之間的一戰打了敗仗。在那一天，法蘭克的首領查爾斯馬的（別名爲錘子的查爾斯）便將歐羅巴從穆罕默德教徒的手中救了出來。他將回教徒逐出法蘭西的境外，但

是那些回教徒卻在西班牙住下了，在那裏阿布達拉曼建立了哥爾多華教主國，以後這個地方便成了歐洲中世紀科學與技術的大中心點。

這個母羅族的帝國，（這樣稱呼是因為那些人民是從摩洛哥的母利頓來的，）前後維持了七百來年。一四九二年的時候，回教的最末的一個要塞，格蘭那達，被劫之後，哥希布得到了王家的允許，出去尋一條新的航路。不久，穆罕默德教徒又在亞細亞與阿非利加打了勝仗，恢復了他們的勢力，如今那裏所有的穆罕默德教徒與基督教徒一樣的多。



十字(基督教)與新月(回教)間之戰爭

第二十九章 查爾斯大帝

法蘭克的王，查爾斯第一，怎麼樣來承受皇帝的稱呼，並設法恢復世界帝國的理想。

普埃底的一戰，雖然將歐羅巴從穆罕默德教徒的手中救了出來，但是內部的敵人——自從羅馬的警察官吏廢去之後，接着發生了許多擾亂的事情——依舊還在那裏。這是實在的；在歐洲北部的新歸化基督教的教徒，對於羅馬的大僧正信仰很深的。但是那位可憐的大僧正，遠望着那些高山，自己覺得並不安全。因為那些新的野蠻人不知那一天便準備好了，越過阿爾坡斯山來攻擊羅馬。所以那位世上的與精神上的領袖（指大僧正）要——實在必須——找一個強有勢力的，並且在他危險的時候願意保護他的同盟。

於是那些教皇，（他們不但很神聖並且很務實的）設法要找一個朋友，不久他們便與那在羅馬滅亡之後占據歐羅巴北部的最有希望的日耳曼部落接洽。這個部落名為法蘭克民族。他們最初的王中的一個名為墨羅維基，他於四五一年內，曾經幫助羅馬人在客他老寧一戰裏打敗匈人的。他的後裔，墨羅維基王族，還不斷的來蠶食帝國的疆土，直到四八六年的時候，他們的克羅偉王（老法蘭西話稱為『路易』）便覺得他已經很有能力可以打倒羅馬人了。但是他的後裔都是很軟弱的，他們把國家大事都交付給他們的首相（便是朝廷上的宰相）

的手裏。

不平矮子，便是那位著名的查爾斯馬的的兒子，承繼了他的父親，做了朝廷上的宰相，他不知道怎麼樣對付當時的情形。他的王是一個很熱心的神學家，對於政治是毫無趣味的。當時不平便去徵求教皇的意見。那位教皇是一個講實際的人，他說『誰在實際上操政權，這政權便屬於誰。』不平明白教皇的暗示，便勸墨羅維基系最末的那位王啓特立克出家當僧侶去，而他自己得了其餘的日耳曼酋長的承認，便立為國王。但是那位奸猾機警的不平，雖然做了國王，心裏還不足，他要做一個比野蠻民族的酋長位置更高的人。他用一個很繁縟的禮節，請一位歐洲北部的大牧師，名叫邦尼腓的，給他抹油，奉他為『上帝所賜的王』。要將『上帝所賜的』這幾個字加入加冕的儀式裏去固然是很容易的。以後再要將他們取出來可是費事了，差不多費了一五〇〇年的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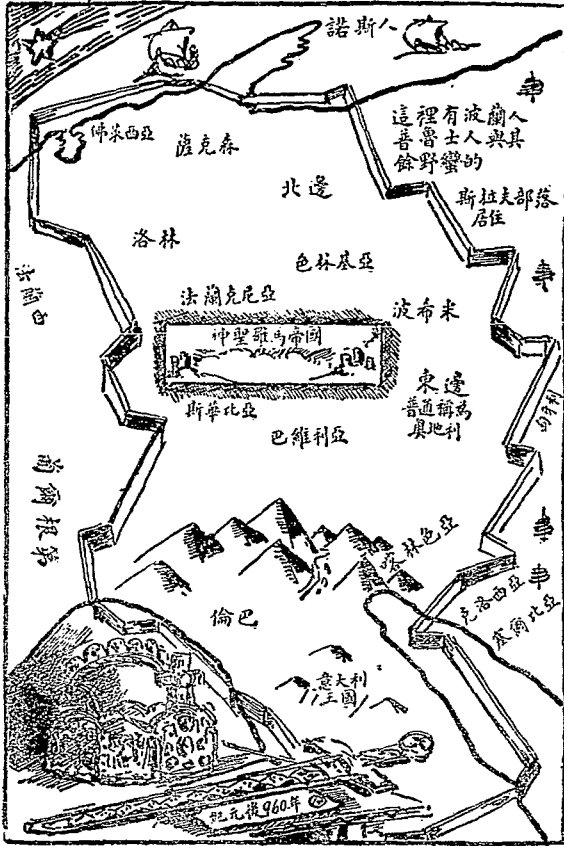
不平爲了這件事情很感激教會的恩惠。他爲了保護教皇兩次出兵去侵伐意大利。他從倫巴人那邊取了雷文那與幾個別的城來，都供獻給那位教皇，那位教皇便將這些新的領土聯合起來，成爲以後所謂教皇的國家，這個國家一向是獨立的，直到半世紀以前方才取消的。

不平死了以後，羅馬與埃及沙佩，尼姆威根，英格海姆間的關係（法蘭克的王，向來沒有一

定的宮殿的，常從這裏到那裏，帶了他們所有的大臣與朝廷的官員，更密切了。最後那位教皇與國王的關係又進了一步，這一步影響於歐洲歷史很深的。

查爾斯，普通稱爲卡洛羅斯麥爾奴斯或查爾斯大帝，在七六八年內承繼了丕平的王位。他占領了在日耳曼東部的薩克森人的地方，又在歐羅巴北部的大部分的地方建了許多城與寺院。因爲阿布達拉曼的一個敵人來求救，他便出兵到西班牙去攻擊母羅人。但是他到了庇利尼斯山那邊，受野蠻的巴斯克人的攻擊，被迫退兵。在當時一個法蘭克會長允許了忠於他的君的，是怎麼樣的，祇要看那時候在勃列頓尼地方的羅蘭大侯爵便可以知道了，他爲了保護國家的軍隊出險，甚至於將他自己的性命與他的忠心的從者全都犧牲了。

在第八世紀最末的十年內，無論怎麼樣，查爾斯不得不捨身去對付南方的事情。那位教皇利奧第三，被一隊羅馬的暴徒所攻，當時他的敵人以為他死了，把他棄在街上。後來有幾個人將他的傷處包紮好了，幫着他逃到他所求救過的查爾斯的軍營裏去。不久一隊法蘭西的軍隊將秩序恢復了，又將利奧送到萊脫倫（羅馬的天主聖堂）宮裏去，這宮自從君士坦丁皇帝沒後便做了教皇的宮殿了。那時正在紀元七九九年的十二月間。第二年的耶穌聖誕日，查爾斯，他是住在羅馬的，親身到聖彼得的古教會裏去赴聖誕的節禮。他禱告完了，站起來的



日耳曼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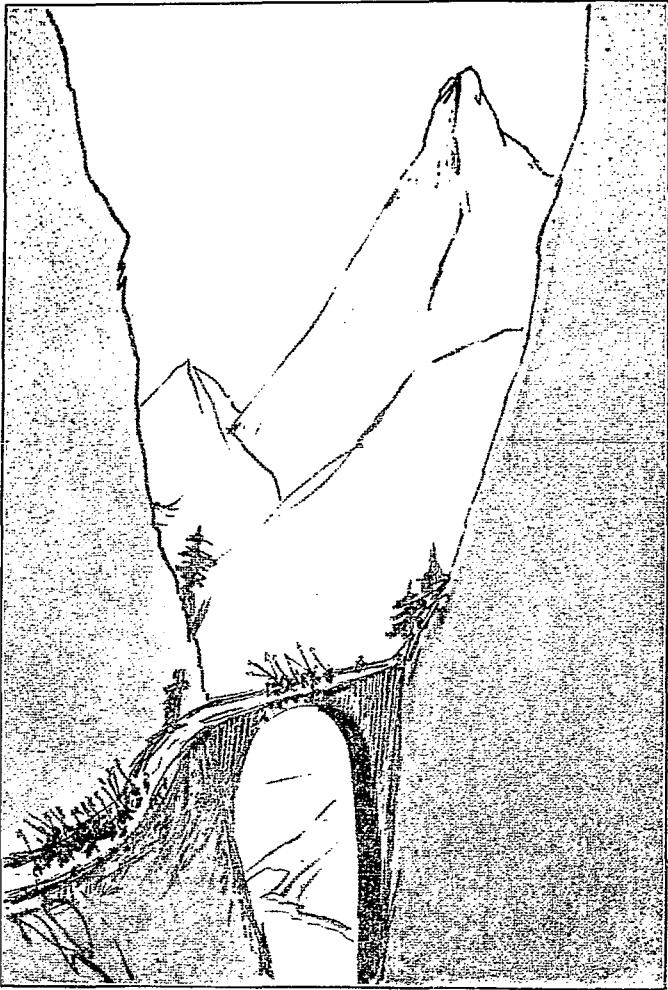
時候，那位教皇便把一個皇冠加在他的頭上，奉他為羅馬的皇帝，從此又用起「奧古士都」的名稱來了，這個稱呼已經有幾百年沒有聽見了。

歐羅巴的北部重新又做了羅馬帝國的一部分，但是他的尊嚴卻操之於一個日耳曼的酋長手裏，這個人不大認識字的，從來不會寫字的。可是他善於戰爭，沒有多久工夫，國內已經整理得很有秩序了，甚至於他的勁敵君士坦丁皇帝也送信來承認他為他的『親愛的弟兄』。

這位大名鼎鼎的老人，在八一四年內死了，不久他的幾個兒子與孫子，為爭這個帝國的大遺產，彼此發生了衝突。他們分割喀羅林朝的全地，前後結了兩次條約，一次就是八四三年佛爾登條約，一次就是八七〇年內墨斯河上的墨森條約。第二次的條約把法蘭克帝國的全境分為兩半。勇敢的查爾斯得了西邊的一半。這個地方包括着那個稱為高盧的老羅馬省城，在那裏人民的語言已經完全成為羅馬化了。不久法蘭克人便學會了這種言語，這件事情可以解釋像法蘭西那樣純粹的日耳曼民族地方的人會說拉丁話的原故。

另一個孫子得到了東邊的一半，那個地方羅馬人稱為日耳曼。至於那些不適於居住的地方，從來不算為羅馬老帝國的一部。奧古士都想要征服這塊『遠東』的地方，但是他的軍勢於九年上在條脫堡林中的一戰都毀了，因此那邊的人民從來沒有受過羅馬的高文化的影響。

他們說一種普通的日耳曼言語。條頓人稱人民為“Friiof”，所以基督教的牧師稱日耳曼的語言為“lingna thoohisa”或“lingna fenthsca”（人民的語言），以後“fenthsca”



山 的 险 路

這個字變成了“Deutsch”（德意志），這就是“Deutschland”（德意志國家的名稱的來原。至於那個著名的帝皇的冠冕，不久便從喀羅林朝承繼者的頭上滑下，又滾回到意大利的平原上來，在那裏卻變成了一個爲許多小國王所爭的玩物，各人都是從相打手裏奪下來戴上的，（也有得到教皇的許可的，也有沒有得到許可的）直到最末，又被一個野心更大的隣人來奪去。那時候，那位教皇又被他的敵人圍困得很嚴密的，他派了使者到北方去求救。這一次他不去求救於西法蘭克帝國。他的使者經過了阿爾波斯山去告訴薩克森民族的國王，鄂圖這位國王乃是日耳曼諸部中最大的酋長。

鄂圖向來與他自己的人民對於意大利半島上的蔚藍色的天空與歡樂美麗的人民都有同樣的感情，所以他立刻出兵去救他們。他救了他們之後，那位教皇，利奧第八，要報他的德，便奉他爲『皇帝』，從此查爾斯老帝國的東半部便稱爲『日耳曼國家的神聖的羅馬帝國。』

（這一個奇怪的政治的創造〔國家〕一直維持到八百三十九年成熟的老時代。在一八〇一年的時候，（在湯姆斯約弗生的總統任期中）這個國家便很草率的扔在歷史的垃圾堆裏了。那個粗暴的人，滅了老日耳曼帝國的，乃是科西嘉地方的一位公證人的兒子，他在法蘭西共和國內曾經有過很大的供獻。他受了他的著名的衛隊的恩惠，便做了歐羅巴的治理者，但

是他所希望要做的事情比這個更大。他遣人到羅馬去召那位教皇來，那位教皇立刻來了，站在他的身旁，那時候拿破崙大將把皇冕戴在自己的頭上，並且宣布自己為承繼查爾斯大帝的帝位的。因為歷史如同生命一樣。所以事情的變遷愈多，他們的情形尤其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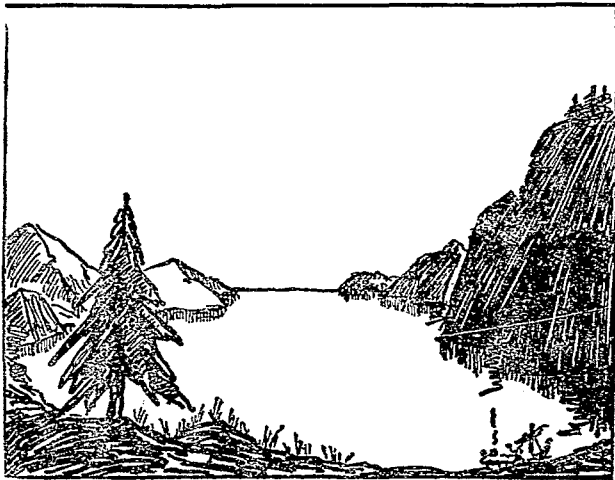
第三十章 諾斯人

爲什麼第十世紀的人民要祈求上

帝保護他們脫離諾斯人的兇暴

在第三第四世紀的時候，歐洲中部的日耳曼部落打破了帝國的邊防，爲得可以搶掠羅馬，並且可以靠着地上的出產爲生。到了第八世紀，日耳曼人自己却變成了『被劫的』。他們心裏很不願意的，雖然他們的敵人就是他們最近的頭表兄弟，住在丹麥，瑞典，挪威的諾斯人。

什麼東西使那些堅強的水手變成了海盜，我們却不知道，但是有一次他們發現了搶劫的利益與快樂，從此便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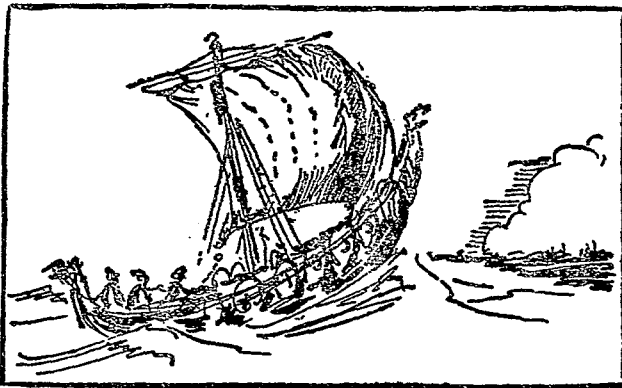


諾斯人的家

人可以阻止他們了。他們可以立刻去攻擊在一條河口的平安的法蘭克或法利新村子。他們可以殺死所有的男子，虜掠所有的女子。并且事後便可以乘着他們的最快的船一跑，等到王家的或皇家的兵追來的時候，這些強盜早已高飛遠揚了，什麼東西也不剩下，祇留着幾處還在那裏冒煙的餘燼罷了。

在查爾斯大帝死後的這些擾亂的日子裏，那些諾斯人便乘此大大的活動起來。他們的兵艦到各處去侵掠，他們的水手在荷蘭，法蘭西，英格蘭與日耳曼的沿岸一帶，建立了幾個小小的獨立王國，他們甚至於侵略到意大利。這些諾斯人非常的聰明。沒有多久的工夫，他們便學會了那些臣服的人民的言語，便將以前海王時代的野蠻風俗都丟棄了。

當時那些海王打扮得如畫，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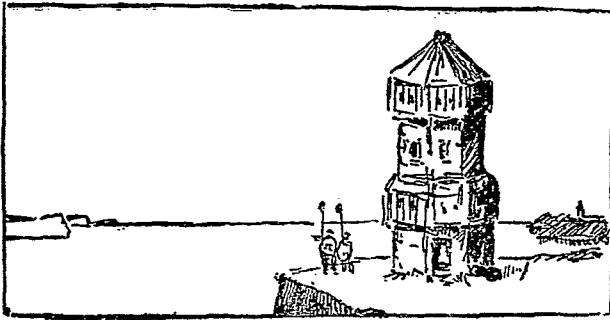


諾斯人到俄羅斯去

很野蠻，很殘暴的。

早早上，在第九世紀的時候，有一位海王，名叫祿羅，屢次來攻擊法蘭西的沿岸。當時法蘭西的王太羸弱，沒有力量去抵抗這些北方的強盜，他想法子用賄賂引誘他們，使他們『學好』。如果他們可以允許他不再來侵犯他的地方，他情願將諾曼底一省送給他們。祿羅承應了這個契約，他便做了諾曼底的公爵。

但是那種侵略的欲望，還很堅強的存在他的子孫的血脈裏。他們在歐洲大陸上可以望得見英格蘭的白堊峭壁與青草地，因為彼此之間，祇隔着一個幾點鐘可到的海峽。可憐的英格蘭經過了不少遭難的日子。他為羅馬的殖民地約有二百來年。後來羅馬人走了，他又被兩個從旭萊斯維士來的日耳曼部落，一個是盎格魯民族，一個是薩克森民族征服了。以後丹麥人又來占據了全國。



諾斯人渴着英倫海峽而望

的大部分，建立了克奴脫的王國。丹麥人被逐之後（在十一世紀的初年），又有別的一個薩克森王，懺悔的愛德華，來即位。但是大家知道愛德華是不能永遠保持他的王位的，因為他沒



諾斯人的世界

有兒子。當時的情形卻便宜了那位野心勃勃的諾曼底公爵。

一〇六六年愛德華死了。諾曼底的威廉立刻渡過海峽來，在海司丁的一戰裏打敗了，并且殺死了威山克斯的王海洛特，他自己便稱爲英格蘭王。

我在別的一章內告訴過你，在八百年的時候，一個日耳曼的會長怎麼樣做了羅馬的皇帝。如今在一〇六六年內，一個北方的海盜的孫子，又被承認爲英格蘭的國王。

我們有了這樣有趣，這樣可以解頤的真歷史，何必再去那些神怪的小說呢？

第三十一章 封建制度

歐洲的中部怎麼樣受了三方面的攻擊變成了一個軍營歐洲的世界如果沒有封建制度裏的那些專門當兵的軍人與行政官怎麼便會滅亡

以下所敘的是歐洲在一千年時候的情形，當時大部分的人民都是非常的苦痛，他們都歡迎先知的預言——說世界的末日快到了——大家都跑到寺院裏去，因為末日來到的時候，他們總算在那裏虔誠禮拜。

日耳曼部落不知在那一天裏離開他們在亞細亞的老家，搬到西邊來住在歐羅巴。因為人口的擴張他們不得不侵入羅馬帝國。他們滅去了西羅馬大帝國，至於東方的一部分，因為在大遷移的孔道之外的，所以還可以設法生存，可以勉強繼續羅馬古代遺留下來的光榮。

在那些接着擾亂的日子裏，（是歷史上『眞真的黑暗時代』就是在我們紀元第六與第七世紀的時代），日耳曼部落的人民漸漸被勸入了基督教，並且承認了羅馬的大僧正為教皇，或世上的與精神上的領袖。在第九世紀裏，查爾斯大帝的那種有組織的天才，重新又使羅馬帝國復活過來，並且將歐羅巴西邊的大部分地方聯合成了一個單一的國家。到了第十世紀，這個帝國又變成四分五裂的。西邊的一半便成為法蘭西王國。東邊的一半稱為日耳曼國民

的神聖羅馬帝國那些同盟的國家的治理者都冒稱爲該撒與奧古士都的直接の後裔。

不幸那些法蘭西國王的權力不能越出他們的王國之外，所以那位神聖羅馬皇帝公然受他強勇的百姓攻擊的時候（無論什麼時候，祇要於他們方便，於他們有利）他們沒有方法去救他。

歐洲西部的三角形上，永遠受三方面的攻擊，所以這許多人性格外增加苦痛。南方有那些永遠可怕的穆罕默德教徒住在那裏。西岸又有諾斯人來侵略。東面邊疆上（除了幾個小的卡丕斯山，再沒有別的防衛）又是受制於匈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以及韃靼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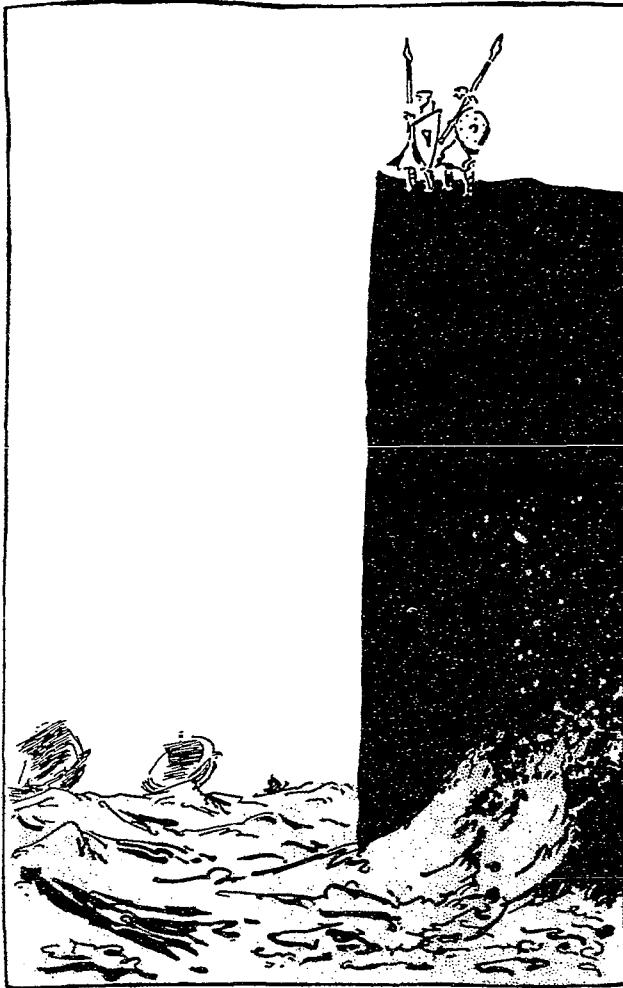
羅馬的和平已經成爲久已過去的東西，那種『好的老時代』的夢想一去不回來了。當時祇有一個問題：『戰或死』，人民當然是願意戰的。因爲大勢所驅，歐羅巴便成了一個軍營，并且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袖。那時王與皇帝都是離得遠遠的。所以邊疆上的人（在一〇〇〇年的時候，歐洲大部分的地方都是『邊疆』）不得不設法幫助自己。他們很願意服從那些王的代表，祇要他們可以保護他們，抵抗他們的敵人——那些代表是派來管理邊疆的。

不久，中歐的地方分爲許多小的侯國，每一個侯國有一個公爵，或伯爵，或男爵，或大僧正治理的，這些侯國組織成了一個戰爭的單位。那些公爵，伯爵，男爵都立誓效忠於他們的國王，那

位國王要酬報他們的忠心與他們所納的稅，便封他們爲『諸侯』。但是在當初旅行是很慢的，所謂交通非常的可憐。所以王家的或皇家的行政官都很享受他們的自由的幸福，他們在自己省內擅取了許多真真屬於國王的利益。

但是你不要誤會第十一世紀的人民是反對這種樣的政府的。他們維持封建制度，因爲以這個制度爲一個很實際的必須的制度。他們的皇帝與國君，尋常都是住在一所大的石房子裏，那所房子或是建在一個懸崖頂上，或在幾條壕溝之中，但是在他的百姓的視線之內的。那些百姓遇着危險的時候，他們便去躲在男爵的保衛境的城牆內。因爲這個原故，所以他們設法要與城堡住得愈近愈好，因爲這個原故，所以許多歐洲的都市都是在一個封建的城堡周圍建設的。

但是在中世紀的初年，一個武士比一個專門當兵的有用得多。他在那時候算是一個官吏。他在他的社會裏當審判官，又當警察長。捉拿盜賊也是他，保護遊行的小販子也是他——這些小販子就是第十一世紀的商人。他又看管那些堤岸，使村子的左右不至於汎濫（正如同在四千年以前第一個貴族在尼羅河流域所做的一樣）。他又幫着那些遊行的詩人，到各處去傳講古代大遷移時代的大戰中的英雄的故事。此外他又須保護他境內的教會與寺



諾 斯 人 來 了

院，雖然他不會讀，也不會寫，（當時以為讀書寫字這種事情，不是男子漢所做的。）他雇了許多僧侶給他管帳與登記所有在男爵與公爵的區域裏人民的婚事，生日，與喪事。

第十五世紀的時候，那些國王重新又強盛起來，足以使用凡是屬於他們的權力了，因為他們是『上帝給抹油的。』那時候，封建的武士便失去他們以前的獨立。都降而為鄉間的紳士。他們已經是無用，成了一個討厭的東西。但是歐洲在黑暗時代內如果沒有『封建制度』，那就早已滅亡了。當時有許多壞的武士如同現在有許多壞的百姓一樣。但是大概說起來，第十二世紀與第十三世紀的粗暴的男爵，乃是做事很多的行政官，他們對於國家的進步上盡了很多的力。在那個時代內，從前照繼於埃及，希臘與羅馬的那種學問與技術的炬光，很幽暗的。如果沒有那些武士與他們的好朋友，僧侶們，文化大概已經完全滅絕了，而人類又不得不重新開始以先穴居時代的人民所遺留的生活了。

第三十二章 武士制

中世紀時代內專以戰爭爲職業的人，因爲他們彼此的利益與互相保護起見，想要設立某種組織，這是很當然的。在這種密切的組織內便產生了武士制。

我們對於武士制的起源知道的很少。但是在這種制度發展以後，他滿足了世界上一個很大的需要——這就是行爲上一種確定的規則，使當時的野蠻風俗變而爲溫柔優雅的，使生命比在五百年前的黑暗時代內更活潑的。要訓練那些在邊疆上的向來專與回教徒，匈人，諾斯人戰爭的野蠻粗暴的人，一變而爲文明優雅的人，實在不是容易的事情。他們常常改過了又犯，在早晨起床的時候，對天起誓說他們今天做人一定要怎樣慈善，怎麼樣仁愛，還沒有到晚上，他們又殺死所有他們的俘虜了。但是進化永遠是緩進的，不斷的工作的結果，到了後來，大部分的強暴不羈的武士，終究都被強迫照從他的「階級」裏的規則，如其不從，就得受各種的刑罰。

這些規則在歐洲各地方都是不同的，但是他們都注重在「服務」與「盡他的本分」這兩點上。中世紀的人民，對於服務看爲很高尚很優美的事情。他們不以做僕人爲羞，只要你能夠做一個好的僕人，做事不要怠惰。至於論到忠心，這是做軍人最重要的一個德性；有一個時

候雖然有許多困難的事情但是因爲生命的關係不得不忠心去做。

所以一個青年的武士須要起誓，他會忠心做上帝的僕人，忠心做他國王的僕人。此外他還須允許幫助那些比自己需要多的人。他須允許在他個人的行爲上要能謙虛，對於他的成功不會自負，並且他會做所有受苦的人的朋友，（除了那些他們一見便要殺死的回教徒以外）。

從那些起誓裏——這些誓祇於是按着中世紀的人民可以懂得而定的十條誡命——發展了一種於態度上與外表的行爲上的複雜的制度。那些武士想要摹倣在阿撒爾圓棹上的與查爾斯大帝朝廷上的英雄的榜樣，這些英雄都是那些遊行的詩人告訴他們的，這些英雄你可以在許多有趣的參考書上讀到的。他們希望可以有朗斯洛那樣的勇敢，羅蘭那樣的忠心。無論他們的衣服裁得多寒蠢，他們的錢袋多小，而他們的態度總是很莊重，說的話很謹慎，很優雅，爲得使他們可以被稱爲眞眞的武士。

因此，武士的制度成爲社會的好禮儀的養成所。武士的精神漸漸的與有禮節的意思一樣，封建的諸侯的城堡，指導社會一般的人穿什麼衣服，怎麼樣吃，怎麼樣請求一位女子去跳舞，以及其他無數的日常行爲，這種行爲，使人的生命格外有趣，格外美滿。

武士制度也同人類別的制度一樣，所以他的功用一失，立刻便滅亡了。

繼續十字軍——他的歷史我在後面有一章裏要講的——之後，是一個商業上的大活動。許多都市在一夜之間便成立了。城內的居民都成了富翁，雇了許多好的學校教員，不久他們便與武士並立了。火藥的發明，奪去了笨重的『武士制』的軍器以前的利益，傭兵制的成立，便使柔和的象棋式的戰爭失去功用。武士成爲多餘的東西了。不久因爲他還保存那種於實際上已經沒有價值的理想上的熱望，便成了一個可笑的东西。據說那位高貴的唐凱養脫，便是真武士的最末一個。他死後，他那把所信任的刀子與他的盔甲，都被變賣了償他的債務。以後這一把刀子好像落在許多大人物的手裏。華盛頓在佛治山谷裏絕望的時候，曾經帶過這把刀子的。戈登不肯捨棄那些託給他保護的百姓，住在被圍困的卡多姆城堡內等死的時候，這把刀子是他唯一的防衛物。

我不敢十分確定這把刀子在這次大戰爭裏大概很有勢力的。

第三十三章 教皇與皇帝的對抗

中世紀人民的奇怪的對於兩方面的忠心以及教皇與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間怎麼樣因此發生不絕的戰爭

要明白過去時代內的人民是很不容易的。你天天所看見的你自己的祖父便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他是住在一個不同觀念，不同服裝，不同舉止的世界裏。我現在要將你的二十五代以前的祖先的歷史告訴你，如果你不將我所寫的這一章多讀幾遍，我恐怕你不能懂的。

中世紀大部分的人民都過一個很簡單，沒有什麼大事情的生活。就是一個自由市民，可以隨便來往的人，也不大離開他自己的鄰居的。那時候還沒有印版的書，祇有幾部抄本罷了。有一小隊勤奮的僧侶到各處去教人念書，寫字，學數學。但是科學與歷史與地理學還埋沒在希臘與羅馬的廢址之下。

人民所知道的過去的事情全從聽故事得來的。這種由父親傳給兒子的故事，關於細微的地方固然有不清楚的，但是關於歷史上主要的事實保存得非常的精細。在二千餘年之後，印度的母親們，還用『伊斯干特要來捉他們去』這種話來恐嚇他們的頑皮的小孩子們，所說的伊斯干特不是別人，就是那位亞歷山大大王，他於紀元前三百三十年上曾經到過印度來，但

是他的故事經過了這許多年代還沒有遺失。

中世紀初年的人民，從來沒有見過一本羅馬的歷史教科書。他們對於許多東西都不知道的，這些東西在現在的小學校裏的學生都已知道了。但是對於羅馬帝國，在你們祇於是一個名稱，在他們卻是非常的注意。他們很願意承認那位教皇爲他們精神上的領袖，因爲他是住在羅馬，并且是代表羅馬最高的勢力的觀念。他們非常的感激，那時候查爾斯大帝，以後又是鄂圖大帝，恢復了世界帝國的觀念，建造了神聖羅馬帝國，使那世界可以重新恢復向來的舊觀。

但是羅馬的遺傳有兩個不同的承繼者，因此使中世紀的忠心的市民處於一個很困難的地位。做中世紀政治制度的基礎的理論是很健全的，并且很簡單的。一方面由世上的領袖（皇帝）照顧他的百姓的肉體上的安全，一方面由精神上的領袖（教皇）保護他們的靈魂。

但是這種制度在實際上做起來是很壞的。做皇帝的屢次要干涉教會裏的事情，做皇帝的也以同樣的方法報答那位皇帝，他常要指點那位皇帝應該怎麼樣治理他的地方。後來他們竟很不客氣的限制各人祇許管自己的事情，結果不免發生了戰爭。

人民在這種情形之下怎麼樣辦呢？一個忠良的基督教徒，對於教皇與他的皇帝兩方面

都是服從的。但是教皇與皇帝是仇敵。所以使一個順服的百姓與一個同樣順服的基督教徒聽從那一邊呢？

這個問題永遠不容易有確實的回答。如果輪到一位精明強幹的皇帝，他又很富裕，可以預備出錢來組織軍隊的時候，他便立刻跨過阿爾坡斯山來攻羅馬，如果在必須的時候，他便把那位教皇圍困在他自己的皇宮裏，用強力強迫他，一定要他聽從皇帝的教訓，否則就給他刑罰受。

但是教皇多半是強硬的。這時候那位皇帝或王與他所有的百姓都被逐出教外。意思就是把所有的教堂關門，不使一個人進去受洗禮，沒有一個死人可以釋罪的，——總而言之，中世紀政治的一半的功用已經完了。

還有比這個利害的，人民須得取消他們忠於他們的元首的誓言，並且還被慫恿去背叛他們的領袖。但是如果他們聽從了那位遠方的教皇的忠告，不幸被捉住了，他們又該在他們的附近的君主面前吊起來，這種刑罰也是很苦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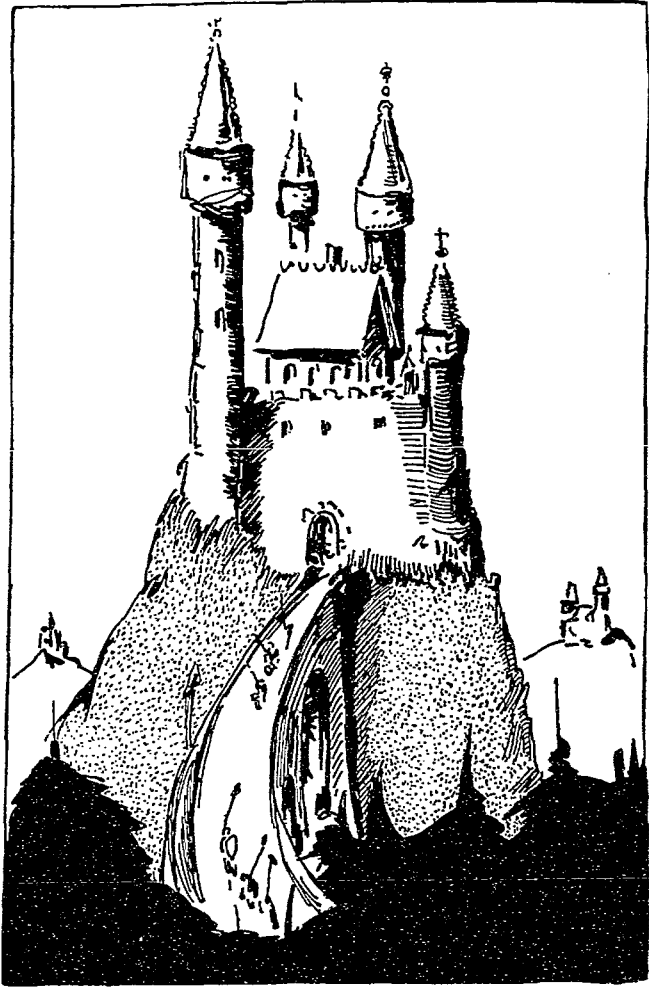
實在這些可憐的人民處的地位很苦的，但是再沒有苦過於第十一世紀的後半世紀的人民了，那時候日耳曼的皇帝，亨利第四，與教皇額我略第七，打了兩次仗，結果兩方不分勝負，但是

擾亂了歐洲的和平約有五十來年之久。

在中世紀中季的時候，有一個很大的變遷，就是改革教會。向來選舉教皇是一樁最不規則的事情。如果爲神聖羅馬皇帝的利益起見，應該舉一個懷好意的僧侶爲神聖的教皇。每到選舉的時候，那些皇帝常到羅馬來爲他們的朋友中的一個人的利益出力。

到了一〇五九年的時候，這種方法改變了。奉了教皇尼古拉第二的命令，將羅馬內部的教會及其周圍的教會裏的主要的僧侶與執事，組織成爲一個所謂主教選舉會，這個著名的僧侶的團體有選舉教皇的特權。

在一〇七三年的時候，主教選舉會裏選舉了一位僧侶爲教皇，那人名叫海特勃朗特，他是土司干尼地方的一個平民的兒子，他取名爲額我略第七。他的精力是無限的。他根據一種最堅固的自信與勇氣，相信他的神聖的職務有無上的勢力。額我略的腦筋裏，以爲教皇不但是基督教會裏的獨一無二的領袖，並且還是審判所有世上事情的最高的法庭。教皇既然有權力陞拔日耳曼王爲至尊的皇帝，他便可以隨便革他的職。凡爲公爵，或王，或皇帝已經通過的法律，他可以隨便否認，但是人都應該知道，如果誰敢責問教皇的命令，那人立刻便須受刑罰，並且毫無情義的。



城 堡

額我略派了幾個使者到歐洲去把他新定的法律告訴給那邊的國王，並且要他們注意這些法律的內容。得勝的威廉允許了他一定服從的，但是亨利第四（他在六歲的時候便與他的百姓相戰）不甘心服從那位教皇的意志。他召集了一個日耳曼大僧正的會議，宣布額我略種種的罪狀，由窩牧會議革去了他的職權。

那位教皇也將他逐出教外作為報復，此外他又要求日耳曼諸王脫離他們的沒有價值的治理者。這件事情，在那些日耳曼王實在是求之不得的。他們要求教皇到奧格司堡來，幫助他們選舉一個新的皇帝。

額我略便離開了羅馬到北邊來。亨利不是一個傻子，他也知道他的地位的危險。這時他無論有多少的損失，祇好與那位教皇講和，並且立刻就要講和。在深冬的時候，他經過了阿爾坡斯山，來到堪諾撒，這是教皇暫時休息的地方。在一〇七七年的正月二十五至二十八這幾日，亨利打扮得好像一個懺悔的朝聖者（在



亨利第四在堪諾撒

他的袈裟之內祇穿了一件毛絨掛子，在堪諾撒城的門外足足等了三整天，才得到允許讓他進去，赦了他的罪。但是這種悔改不久就完了。亨利一回到日耳曼，便故態復萌。他又被逐出教會。於是日耳曼僧正議會又革去額我略的職，但是這一次，亨利卻領了一大隊兵經過阿爾波斯山來圍困羅馬城，強迫額我略退到撒拉擊，額我略便在那裏亡命死了。這一個第一次激烈的決裂沒有什麼結果。亨利一回到日耳曼，教皇與皇帝之間的爭執又繼續發生了。

洪亨斯達芬王族登了日耳曼王位，雖然為時不久，但是比他的前任格外自由。額我略提出一個要求，欲使教皇的位置超乎所有國王之上，因為他們（教皇）在審判的日子，須擔保所有羊羣的行為的，在上帝的眼睛裏，一個國王不過是信徒中的一分子罷了。

洪亨斯達芬的腓特立克，普通稱為巴勃露沙或紅鬍子的，也提出一個與教皇的對抗的要求，說帝國是『上帝親自』賜給他的前任的，因為帝國是包括意大利與羅馬兩處地方，所以他出征去將已經『失去的省城』都歸併到北部的國裏來。巴勃露沙在第二次的十字軍東征的時候，偶然淹死在小亞細亞的海裏，但是他的兒子腓特立克第二，是一個很精幹的青年，他從小與那些在西西里的回教徒的文化相接觸的，繼續去戰爭。那些教皇說他是一個異教徒。這是實在的，腓特立克好像是很看不起北邊的那些粗暴的基督教徒，與那些愚笨的武士以及狡猾

的意大利的僧侶。但是他不做聲，帶了一隊十字軍把耶路撒冷城從異教徒手裏取了來，便立自己爲聖城的王。雖然如此，但是他還沒有把那些教皇軟化。他們革去了腓特立克的職權，把他的意大利的領土給了安如的查爾斯，這人便是法蘭西有名的路易王的兄弟。這件事情更引起雙方的戰爭。康萊特第五，乃是康萊特第四的兒子，他是洪亨斯達芬王族最末的一個王，他想恢復這個王國，不幸打了敗仗，在那不勒被殺。二十年之後，法蘭西人民在西西里地方大不得人民的歡心，在那所謂西西里的晚禱式的時候，都被西西里人殺死了。從此那裏便沒有他們的足跡了。

教皇與皇帝間的衝突永遠沒有解決，但是過了些時，他們漸漸的彼此不相干涉了。

一二七三年內哈雅司堡的羅道夫被舉爲皇帝。他不願費事去到羅馬加冕。那些教皇並不反對他，他們也不到日耳曼來干涉他。這就算是彼此之間的和平，但是足足二百多年的工夫，本來可以好好的整頓內部的組織的，完全廢在無用的戰爭上了。

這是一種壞的風，無論吹到誰身上都沒有好處的。當時意大利的幾個小城，用一種均衡的勢力犧牲了那些皇帝與教皇，設法增加他們自己的勢力與自己的獨立。當十字軍侵入聖地之初，他們居然可以解決幾千熱心的朝聖者所需要的過路的交通問題，在十字軍之末，他們

給自已建造了這樣堅固的磚牆的保衛與金錢的保衛，使他們能以同樣的無所顧忌的態度抵抗教皇與皇帝。

教會與國家彼此相持不下，使第三者——中世紀的都市——坐收漁翁之利。

第三十四章 十字軍

但是在土耳其取了聖地，褻瀆了聖地，嚴重的干涉東西間的商業的時候，卻把所有這些爭鬪全都忘了，歐羅巴出兵東征。

除去了在西班牙與東羅馬帝國之外（這兩個國家是保護歐羅巴的門戶的），所有的基督教徒與回教徒，在三百年之內，彼此是相安無事的。回教徒在第七世紀裏取了敘利亞之後，便占領了那塊聖地。但是他們把耶穌當作一個大先知看的（雖然不像穆罕默特那樣大），他們並不去干涉那些朝聖的人，隨他們到那個教堂裏去祈禱，（這個教堂就是君士坦丁皇帝的母親，聖海崙娜把他造在聖墓的地方的。）但是在十一世紀的初年，有一個從亞細亞的曠野上來的韃靼部落，稱為塞爾柱人或土耳其人的，做了西亞細亞的回教國的領袖，從此以後那種寬容的時期便完了。土耳其人將小亞細亞全地都從東羅馬皇帝的手裏取了過來，他們又把東西間的商業停止了。

亞蘭克昔司皇帝向來不大看見在西方的基督教徒的，當時他去求救於他們，并且指出土耳其人占領了君士坦丁，歐洲的全地便都要陷於危險的地位。

在小亞細亞與巴勒斯坦的沿岸設立許多殖民地的意大利都市，深怕他們的領土要有危

險，所以到處去傳說土耳其人的兇暴與基督教徒的受苦那種可怕的故事。因此歐洲全地的人民全都恐慌起來了。

教皇歐賁第二是從蘭姆斯地方來的一個法國人，他與額我略第七同在那個著名的克崙寺院裏受過教育的，他想這個時候應該活動了。歐洲一般的情形離着和平是很遠的。當時的耕種方法（自從羅馬以後沒有改變過）常常發生食物的缺乏。那裏的人民失業，又是饑饉，所以很容易引起不滿足與暴亂的事情。西亞細亞在老的時代內，可以養活幾百萬的人民。所以這個地方為移民起見，乃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一〇九五年的時候，那位教皇在法蘭西的格理蒙的會議裏站起來，演說異教徒蹂躪聖地的那種慘狀，又天花亂墜的形容這個國家自從摩西以後出產怎麼樣豐富，并且勸那西班牙法蘭西武士與歐洲一般的人民，捨棄他們的妻子兒女去拯救巴勒斯坦，脫離土耳其人。

這時候一種宗教的熱狂彌滿於大陸之上。所有的理性完全停止了。男子都放下了槌子與鋸子，從店鋪裏跑出去，向東方最近的路上去殺土耳其人。小孩子們也離了他們的家鄉『到巴勒斯坦去』，祇於用他們的少年的熱忱與基督教的虔誠，使那些利害的土耳其人服從他們。但是足足有百分之九十的熱心者，一輩子也沒有看見過聖城一眼。他們沒有錢。所以

不得不去乞食或偷盜來活命。他們妨害了大路上的安全，後來他們都被那些恨他們的鄉下人殺了。

第一次的十字軍是一羣熱心的基督教徒，破產的百姓，沒有錢的貴族，與犯罪逃亡的人，他們跟着那位半瘋的隱士，彼得，與不名一錢的華脫爾，出征去攻擊異教徒，把所有在路上看見的猶太人全殺了。但是他們自己一到匈牙利也都被殺死了。

這一次的經驗，給教會一個很大的教訓。祇於熱心是不足以救聖地的。組織也是與好的意志及勇氣一樣重要的。他們費了一年的工夫，訓練成了一個軍隊，一共有二〇〇，〇〇〇人。這一隊兵，爲卜龍的高弗黎與諾曼底的公爵，洛勃脫與法蘭特的子爵，洛勃脫以及幾個別的貴族率領着，這些人都於戰事上有過經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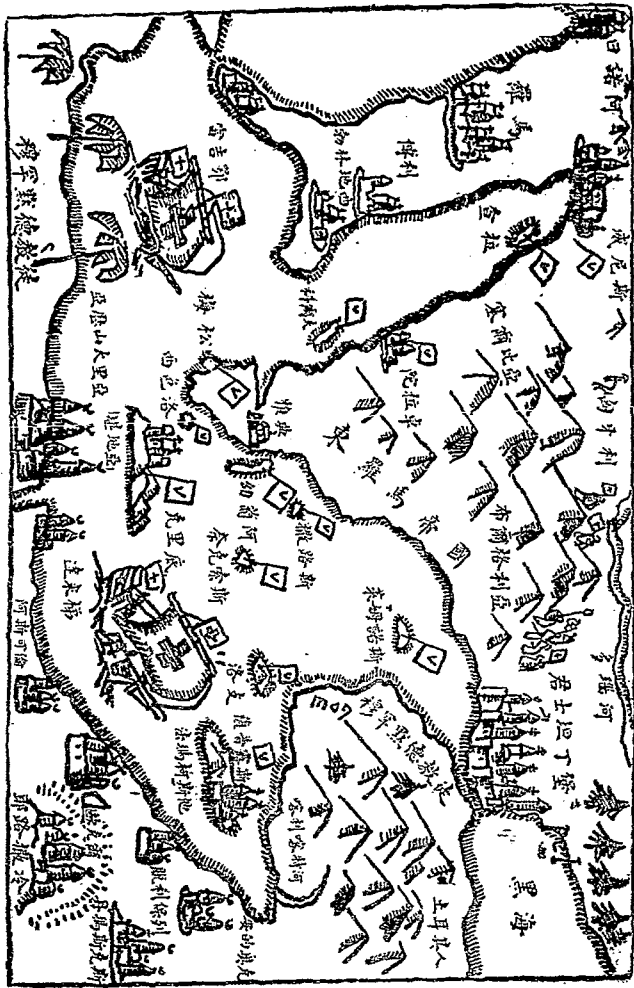
第一次的十字軍

在一〇九六年的時候，第二次的十字軍開始東征。那些武士到了君士坦丁朝拜了那位皇帝。（我在以前已經說過，遺傳的習慣是不容易消滅的，一個羅馬的皇帝，無論怎麼樣可憐，怎麼樣沒有勢力，人民對於他還是很恭敬的。）於是他們到亞細亞來殺了所有落在他們手裏的回教徒，攻下了耶路撒冷城，屠殺了回教的人民，一直來到聖墓旁邊，在那裏帶着虔誠與感恩的眼淚，讚美感謝他們的上帝。但是不久土耳其人得到了新的軍隊，重新又恢復了他們的勢力。他們奪回了耶路撒冷城，倒過身來，殺完了十字軍的軍人。

在以後的兩世紀裏，前後又發生了七次的十字軍。那些十字軍人漸漸的學會了旅行的方法。在陸路上行走太慢，太危險。他們精願走過阿爾波斯山到日諾阿，或威尼斯來坐船到東方去。當時日諾阿人與威尼斯人，便以載運地中海上來往的人為一種獲利的事業。



十字軍人攻取耶路撒冷城



十字軍人之世界

他們要的價錢很高，如果十字軍人（大部分的十字軍人都是不大有錢的）不能給錢的時候，這些意大利的『漁利的人』很和氣的讓他們『一路做工過去』。十字軍人允許在一定的期間內替他的船主戰爭，作為報酬從威尼斯到歐克爾的路費。因此威尼斯的版圖便大大的擴張了，一直擴張到亞得里亞海沿岸一帶與希臘（就是成為威尼斯殖民地的雅典城這一部分），以及薩普露斯，克里底，洛支幾個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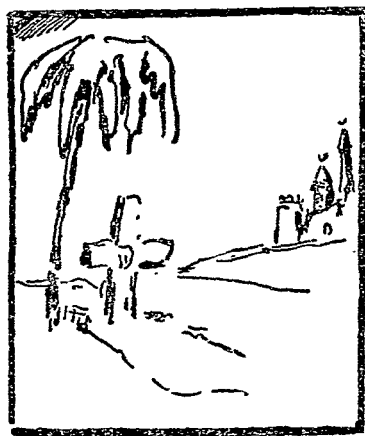
以上這些事情，於解決聖地的問題一點也沒有幫助。自從十字軍東征的第一次的熱心消滅了之後，一個短期的東方旅行卻變成了一般大家子弟的一種教育，所以願意到巴勒斯坦去服務的人，從來沒有缺少過。但是從前那種熱心已經失去了。當初十字軍興起的原因，原為深恨回教徒而深愛東羅馬帝國的與阿爾孟尼亞的基督教徒，後來他們的觀念卻是大變了。他們漸漸的看不起畢若丁姆的希臘人（因為希臘人欺騙他們，又屢次違背上帝的教旨），并且看不起阿爾孟尼亞人以及所有東方的民族，他們反而漸漸的明白他們的敵人的大量與公正的德性。

這種事情，當然不能公然說出口來的。但是十字軍人回家之後，他們很願意摹倣那些從他們異教的敵人那裏學來的種種習慣，他們將西方的武士與他們的敵人一比較，覺得這些武

士實是在鄉下老。他們帶了許多新的食品回來，如同桃子，菠菜之類，種在他們的園子裏，等到長大了，他們可以享受。他們拋棄了野蠻的習慣，不穿從前那種笨重的盔甲，換了一種輕飄的綢子的或棉布的大褂（這種衣服，乃是那位先知的門徒遺傳下來的習慣，最初是土耳其人所穿的）。十字軍的東征，在先是討伐異教徒的，後來，實在變成了歐洲幾百萬青年的一種文明的學科。

十字軍的東征，在軍事上與政治上完全是一個失敗。耶路撒冷城與幾個別的都市得而又失去。雖然在敘里亞，與巴勒斯坦，與小亞細亞設立了十幾個小王國，但是他們到後來都被土耳其重復占領了去，在一二四四年之後（那時耶路撒冷城確乎變成了土耳其的）聖地的情形與在一〇九五年的時候完全是一個樣子。

但是歐洲起了一個極大的變化。西方的人民得到了東方的光明，陽光與美麗的一閃。



十字軍人的坟墓

從此他們的淒涼的城堡不能滿足他們了。他們需要一個寬大的生命。這個生命，教會與國家都不能供給的。

他們在都市裏找到了。

第三十五章 中世紀的都市

爲什麼中世紀的人民要說『都市的空氣是自由的空氣』呢？

中世紀的初葉是一個開拓與殖民的時代。有一種新起的人民，一向住在保護羅馬帝國的東北邊境的那些森林，山嶽與隕地之外的，這時候便侵入歐洲西部的平原，占領了大部分的地方。這些人永遠不休息的，如同向來所有的先鋒隊一樣。他們喜歡常活動着。他們砍下樹來，用同樣的精力砍殺別人。差不多人人都不願意住在都市裏。他們要求『自由』，他們趕着羊羣到微風吹過的牧場上去的時候，很喜歡呼吸山邊的新鮮空氣。等到他們不喜歡他們的老家時候，便拔起了木樁子，出去找新的冒險。

那些羸弱的人都死了。強勇的戰鬥的人，與跟着男子們在曠野上的那些勇敢的婦人都活了。因此他們發展成了一個強有力的人種。他們對於生命裏優雅的事情不大注意的。

因爲他們太忙了，沒有工夫去彈琴做詩。他們不喜歡辯論。當時的僧侶都是村子裏『有學問的人』（在十三世紀中葉以前，一個非僧侶的人而能讀能寫的，人民以爲他是一個沒有丈夫氣的人），人民以爲他們可以解決不是直接與實際上有價值的各種問題。同時日耳曼的會長，法蘭克的男爵，諾斯人的公爵（或是他們無論什麼樣的名字，怎麼樣稱呼）各自占據一部

分的疆土，這些疆土以先曾經爲大羅馬帝國的一部分，並且是在以先光榮的廢址之中建立了一個世界，他們非常的得意；他們以爲很完美的了。

他們用盡能力去經營他們城堡裏的以及周圍的地方上的事情。他們很忠心的遵守教會裏的命令（凡是輕弱的人可以遵守得了的）。他們很忠於他們的王或皇，與那些遠方的但是有勢力的國王很要好的。總之他們設法對於他們的鄰人正直，與他們親善，祇要於他們自己的利益上沒有直接的衝突。

他們所居的世界，並不是一個理想的世界。大部分的人民都是農奴，這些農奴是屬於他們與牛羊共居的土地上的一部分。他們的生命並沒有特別的舒服，也沒有特別的苦痛。但是人做點什麼呢？那位好的君主治理中世紀的世界，萬事都是很好的。如果他，按着他的智慧，以爲應該有武士與農奴兩種人，教會裏那些信仰的子民便沒有質問這種計畫的分了。那些農奴一點也不抱怨，但是他們被驅使得太甚的時候，如同沒有喂好沒有住好的牛羊似的疲勞凍餓死了，這時候立刻應該想法子來改良他們的情形。但是如果將世界的進步交付給農奴與他們的封建主的手裏，我們現在一定還在十二世紀的生活狀態之中咧，我們要止住我們牙痛的時候，口裏一定念『咒』，而看不起并且痛恨牙醫生所用的『科學』方法，那種科學很與

穆罕默德教徒與異教徒所發明的相像，所以他們以爲他是壞的，無用的。

將來到你長大的時候，你一定會發見有許多人民都不信『進步』，他們還要在我們同時代內指出許多不堪的事實來說明『這世界並沒有改變』。但是我希望你對於這種議論不要注意。你看，我們的祖先費了差不多一百萬年的工夫才學會了在後腿上走路。他們由野獸的叫聲發展成爲一種易懂的言語，又費去了好多世紀。寫字——保存我們的理想爲後世的利益的那種技術，如果沒有他，進步是不可能的——祇在四千年以前發明的。使自然的勢力受人類的支配，這種觀念，在我們的祖父時代還算是很新的。所以據我想，我們的進步的速度，實在快得沒有聽見過。也許我們祇對於我們生命中的物質上的舒服太注意了。但是這種情形在相當的時間內可以改變的，還有那些於衛生，工價，鉛工與機器沒有關係的問題，我們也可以解決了。

但是請你不要太醉心於『古代的好處』。許多人祇看見中世紀遺留下來的美麗的教堂與大的藝術品，他們將我們現在的醜文明裏所有的快的，擾攘的，運貨的汽車後面發出來的臭氣，與一千年以前的都市比較起來，便高談闊論的說古代怎麼樣好。但是現在的幾家合住的大房子與中世紀的常常包圍着許多討人厭的小房子的禮拜堂比較起來，那是現在的大房

子可以算爲華麗的宮殿了。雖然那位高貴的朗斯洛詩人與那位同樣高貴的巴昔法（他是一位純潔的少年英雄出去尋找聖杯（譯者註，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之前與其門徒末次聚餐時所用的綠柱玉製的杯稱爲聖杯的）並沒有受汽油的臭味所薰。但是他們有別的各种樣倉屯的氣味——棄在街上的腐爛的垃圾——在大僧正宮殿的周圍的許多豬棚——以及一年四季不用水洗的人，這些人的帽子，衣服，都是好幾代以先傳下來的，他們從來沒有學到用胰子的幸福。我不願意描寫一幅太不堪的畫圖。但是你讀古代歷史，其中有一段論到一位法國的王，在他的王宮裏開了窗子往外看的時候，因爲巴黎街道上有許多豬在那裏掘地發出來的臭味，忽然薰得暈過去了，還有一個古代抄寫的記錄，其中有幾段講到疫病與天花的傳染，那時候你便明白『進步』這兩個字，不僅是現在登廣告的人的一句口頭禪了。

但是最近的六百年中的進步，如果沒有都市的存在，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這一章書我寫得比別的幾章額外長些。因爲這是最重要的，不能把他減少到三頁或四頁專講政治上的事情。

埃及，巴比倫，亞述的古代世界，是一個都市的世界。希臘是一個都市的國家。腓尼西亞的歷史，是一部兩個都市稱爲西頓與推羅的歷史。羅馬帝國，是一個單獨的市鎮的『腹地』。

寫字，藝術，科學，天文，建築，文學，以及戲劇——這個目錄是無窮盡的——都是從都市裏產生出來的。

那個木製的蜂巢，（我們現在稱他爲市鎮的），差不多有四千年之久，一向是一個工廠的世界。以後起了一個人民的大轉移。羅馬帝國是滅亡了。那些都市都被燒毀了，歐洲大陸重新又變成了一個牧場，和許多小的農村。當黑暗的時代，文化之田壤正在那裏休息靜養。

十字軍將這塊土地預備出一個新的種植。但是等到成熟的時候，那菓子卻被自由都市裏的市民採去了。

我在前面已經告訴過你那些堅固的石砌的城堡與寺院的歷史——那些房子便是武士與僧正（這些僧正是保護人民的肉體和靈魂的）的家。你看見過，祇有幾個工匠（屠夫與烤麵包的與一個偶爾製造燈台的），住在城堡的旁邊，供給他們主人的需要，並且在危險的時候，他們可以找一個庇蔭的地方。有的時候，那位封建主允許那些人民用一架木籬圍起他們的房子來。但是他們的生活全靠城堡裏的那位全能的封建主的意志的。他每次出門的時候，他們都跪在他的面前，親他的手。

以後十字軍來了，許多事情便都改變了。人民的大遷移，將人民從東北趕到西方去。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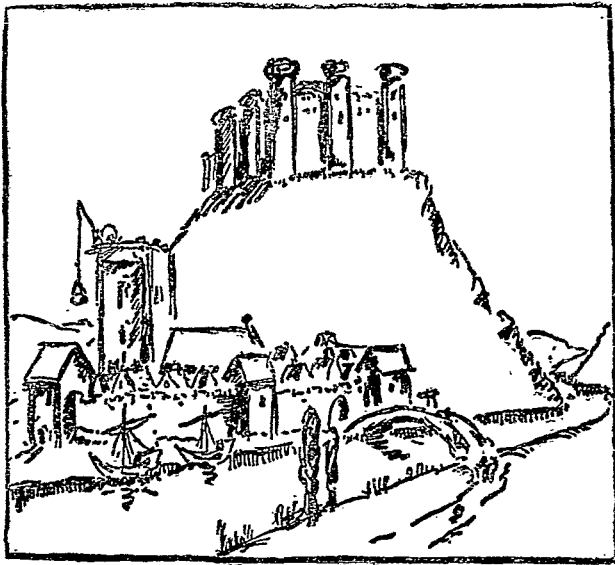
字軍又使幾百萬人民從西方搬到文化最高的東南方來。他們發現了這個世界並不是一個以他們的小房子作爲圍牆的世界。他們漸漸的知道好的衣服，更舒服的房子，新式的飯菜，與那些奇怪的東方的出產物的好處。他們回到他們的老家以後，還要求用那種物品。那時的小販子背上背了一個包，——那是黑暗時代唯一的商人，——在他們的老商品裏又添上了許多新的貨品，置了一輛馬車，雇了幾個從前當十字軍人的人來保護他，使他不至於受那國際間的大戰以後的囚犯的擾亂，自己往前去，按着最新最大的計畫去做買賣。他的事情並不是容易的。因爲他每到一個諸侯的領土內去，都得要納人頭稅與貨物稅。雖是這樣，他的買賣還是獲利的，所以他還是繼續着兜他的圈子。

不久有幾個有勢力的商人，覺得每次從遠方輸來的物品，他們都可以在自己家裏做。他們便把他們家裏一部分地方劃作工場。他們不做買賣，成爲製造者了。他們將他們的出產物，不但賣給城堡裏的諸侯與寺院裏的方丈，并且又運到附近的城市裏去賣。諸侯與方丈都以他們自己的地上所出產的貨物，如同蛋，酒，蜜（那時候他們用蜜代糖用的）等與他們交換。但是遠的城市裏的市民，不得不用貨幣買貨，因此那些工人與商人，漸漸的賺了許多小金錢，這種金錢，使他們在中世紀初葉的社會上的地位大爲改變。

你想像如果世界上沒有金錢，一定是很困難的。在現在的都市裏，一個人如果沒有錢一

定不能生活的。一天到晚你須帶着一隻錢袋裝滿了金屬的小圓塊『留着花去』。你須花五分錢坐車，一塊錢吃一頓飯，三分錢買一張晚報。但是在中世紀的初葉，有許多人民，自生至死，一輩子沒有見過貨幣的面。希臘與羅馬的金銀，一向埋沒在他們的都市廢址之下。承繼帝國之後的移民世界，是一個農業的世界。每個農夫種穀，養牛，養羊，都够他們自己用的。

中世紀的武士是一個鄉村的紳士，他不必用現錢去買貨。他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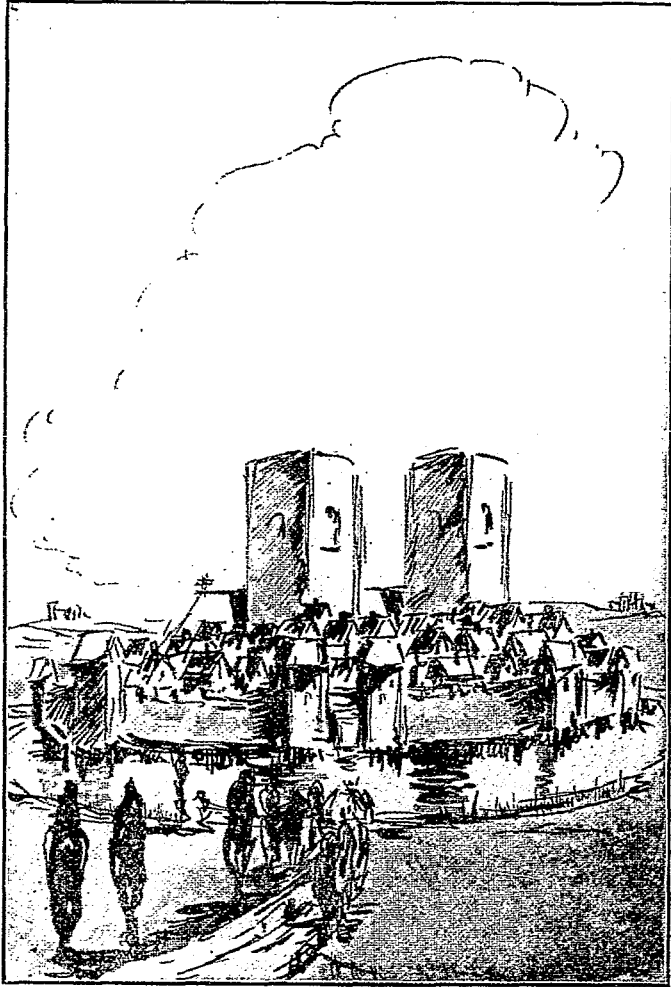
城堡與都市

上的各種出產物足可以供給他自己與他家庭的吃，喝，穿。造房子用的磚在附近河邊製的，用的木料在男爵的樹林子裏砍的。幾種外來的物品也以他們自己的貨物——蜜——蛋——柴——交換的。

但是經過了幾次十字軍以後，向來農業生活的老例却大遭擾亂。如果某處有一位公爵要到聖地去。他必須走幾千里路，必須付他的旅費與旅館費。他在他的家裏，固然可以用他地上的出產償付。但是他在旅行的時候，不能帶了一百打蛋與一大車火腿，去滿足威尼斯的船主與葡萄牙奈爾路上的店主東的慾望。這種人都是要現錢的。因此那位爵爺出門不得不帶些金幣。他的金幣從那裏來的呢？他可以到倫巴人那邊去借，這種人都是專以借錢為營業的，他們坐在換錢的櫃檯上，（換錢的櫃檯，意大利人稱為‘banca’；英文‘銀行’這個字，就是從這裏來的）很願意借給那位爵爺幾百小金幣，祇要有他的田產來作抵押，這樣做，因為恐怕那位爵爺萬一要是死在土耳其人手里，他們還可以有些補償。

這種事情，於債務者很不利的，結果那些倫巴人賺到了許多田產，而那位武士變成破產了，祇好將他自己的身子租給一位鄰近更有勢力的更小心的貴族當兵去。

那位爵爺還可以到猶太人被強迫所居的都市裏去。他在那裏出百分之五十或六十的



中世紀的城市

利息可以借到錢的。那種事情也是很不利。但是除此以外還有別的方法嗎？圍着城堡的小都市裏的人民有的據說是有錢的。他們對於那位年輕的爵爺一生的歷史知道很清楚。他的父親與他們的父親們從前是很要好的朋友。所以他們對於他不至於有無理的要求。很好。爵爺的書記是一位能寫能算的僧侶，他寫了一封信給幾位有名的商人，問他們借一點錢。當時都市裏的人得了他的信，便到一位珠寶工的家裏去商量這件事情，那位珠寶工是給附近的教會裏製造聖杯的。他們對於借錢的事情不便拒絕。但是要「利息」也是沒有什麼用處。第一層，一般人要利息是違反教會裏的宗旨，第二層，除了農產以外，沒有別的可以作為利息，至於那些農產，人民已經是很富足了，並且還有餘剩的。

『但是』那個裁縫整天靜靜的坐在他的桌子邊，——他有的地方很像一位哲學家，——提議說：『假使我們借給他錢，要求他給我們點好處。我們都愛打魚的。但是那位爵爺不讓我們到他的河裏打去。假使我們現在給他一百金幣，可否要求他給我們寫一個憑據，允許我們在他所有的河裏隨便可以捕魚，這樣他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一百金幣，我們也得到了魚，彼此都有好處。』

那位爵爺承認這個提議的日子（照這樣便可以得到一百金幣，看來好像太容易了），他的

私人權力便受死刑了。他的書記把那張契約寫好。那位爵爺畫了十字（因為他不會寫他的名字），便出行到東方去。隔了兩年，他回家來，遊得精疲力盡，錢也花完了。那些都市裏的人民都在城堡內的池裏打魚。他一見這一架不聲不響的捕魚的，大生其氣。他命令他的馬夫出去把這一班人都給趕走。他們居然走了，但是那天晚上有幾個商人的代表到城堡裏來。他們都很有禮的。他們見了那位爵爺，恭喜他平安回家。那班捕魚的惹了爵爺的怒，他們心裏很抱歉的，但是爵爺也許還記得，這是爵爺親自允許他們的，當時那個裁縫呈上那張特許證，這張特許證自從爵爺出門到聖地去的時候起，一向存在珠寶工的保險箱子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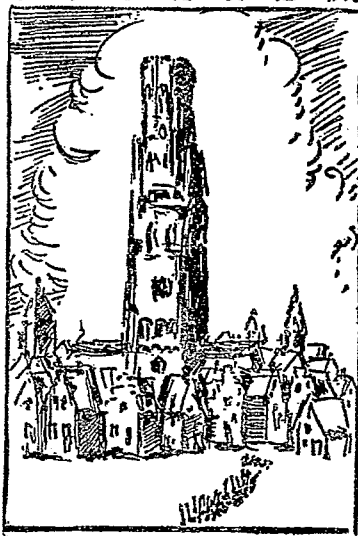
那位爵爺聽了這一席話，非常生氣。但是他又有一次急於要用錢。這是他從前在意大利與人立的一張約，這約現在爲一個有名的銀行家，梅第基，所有。這是一種『定期的借券』，當時言定以兩月爲期。總數是三百四十五法蘭特的金磅。在這種情形之下，那位高傲的武士，心靈裏充滿的怒氣，一些也不敢發出來。祇好忍氣吞聲又問他們借一注小款。那些商人便回去商量這件事情。

過了三天，他們來說『可以』。他們的爵爺有急難的時候，他們能够幫助他是非常的歡喜，但是他們借給了這三百四十五金磅之後，他們要求他可否再寫一個憑據（另外一張特許證）

給他們，使都市裏的人民可以組織一個人民自己的會議，這個會議，須由所有的商人與都市裏的自由市民選舉，並且是管理市民事情，不准城堡方面來干涉的。

那位爵爺聽了這種條件，憤怒極了，但是，錢還是要的。所以他祇好說可以，又在那張特許證上劃了押。到了第二個星期，他懊悔了。他找了他的兵丁來，派他們到那珠寶工的家裏去要回那些契約來，這些契約是他迫於當時的情形被他的狡詐的百姓騙去的。他一齊取來燒了。那時都市裏的人民旁觀着，一句話也不說。但是後來那位爵爺因為嫁女兒，需錢買裝奩，當時他一個錢也得不到。自從上次珠寶工家裏的小事發生以後，他的信用毀了。這一次他

不得不忍着辱答應給他們多少賠償。他約定了問他們借多少數目，在他收到第一次交付的款子以前，都市裏的人民重新又拿到了從前所有的舊特許證與添了一個新特許證，這個新特許證是允許他們設立一個「市政廳」與一個堅固的塔，這塔是為貯藏



鐘樓

所有的特許證用的，爲得保護這些特許證不至於被火燒了，被人盜去，實在的意思是保護他們以後不至於被爵爺方面與他的兵丁的強力來奪去。

以上所說的，大概就是十字軍以後的幾百年裏的情形。這樣逐漸的將城堡裏的勢力移轉到都市裏去的進行是很慢的。其間經過許多次的戰爭。有幾個裁縫與幾個珠寶工人被殺死了，有幾個城堡被燒毀了。但是這種事情不是常有的。在不知不覺的時候，那些都市變成有錢的，而那些封建主都變成貧窮的了。

他們怎麼樣維持自己？就是永遠用市民自由的特許證去換現錢。這時都市漸漸的發達了。他們爲那些逃亡的農奴設立一個避難所，這種農奴在都市裏住了多少年之後，就可以得到他們的自由。這些都市卻成了周圍鄉村區域裏有精力的分子的中心點。他們占據了這樣重要的新位置，很自負的，他們在那些教堂上與建造在老市場上的公共建



大藥

築上表現他們的勢力這種老市場就是在幾百年以前各種物品，如同蛋，羊，蜜，鹽這些東西的交換場。他們願意他們的小孩子享受一個比較他們自己更好的生命。所以他們雇了幾個僧侶到都市裏來充學校教師。他們如果聽見那裏有一位能在木板上畫油畫的，如果他可以來給他們的教堂與市政廳的牆上畫聖經上的各種景緻，他們便給他一注養老的恩俸。

同時那位爵爺在他城堡裏那所陰沉沉的透風的大房子裏，看見所有這些暴發戶，懊悔當初不應該簽名，使他種種的特權一件件都失去了。但是他是沒有法子的。都市裏的人民挾着他們滿滿的堅固的保險箱，對着他彈手指（譯者註，以兩指相彈作聲，表示驕傲之意）。他們是自由人了，好好的預備保守他們以血汗換來的，並且經過二三百年的戰爭而得到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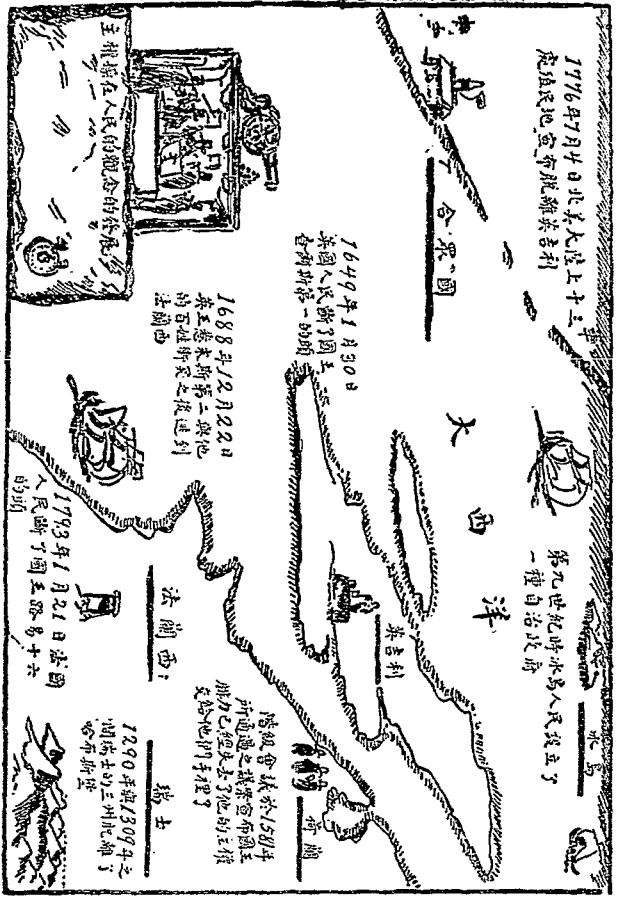
第三十六章 中世紀的自治制度

都市裏的人民要求他國內的王家會議承認他們的權利

祇要人民是『遊牧的』遷徙的畜牧部落，所有的人總是平等的，並且對於全社會的和平與安全都負責任的。

但是他們一經住定之後，有些人變富了，有些人變窮了，國家的政治，便立刻落在那些不是非做工而後能生活的人與可以用全副精力置於政治上的人的手裏了。

這種事情，在埃及、美索博達米亞、希臘與羅馬怎麼樣發生，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的。西歐的日耳曼人民自從恢復了秩序之後，這種事情立刻就發生了。西歐的地方最早有一個皇帝治理的，這位皇帝乃是日耳曼民族的大羅馬帝國內最重要的七八個國王所選舉的，他不過享受一種想像的，很少實際的勢力。這個世界乃是幾個位置不鞏固的國王在那裏治理。至於每天的政事，是在幾千個封建主的手裏。他們的百姓，就是那些農民與農奴。當時祇有少數的幾個都市，中等階級簡直是沒有的。但是在十三世紀的時候（差不多過了一千年的工夫）中等階級——商人階級——重新又出現到歷史的舞台上來，他的勢力發展，我們在前章內已經見過的，就是使城堡裏的人的勢力減少。



直到這個時候，國王治理他的領土，專注意在他的貴族人民與他的僧正的旨意。但是從

十字軍裏產出來的那個商業的新世界，強迫要他承認他們的中等階級，如果不承認，他的國庫就得漸漸的瘦弱下去。他們的國王（如果按他們自己的私意）願意將他們都市裏的人民與他們的牛豬一樣看待。但是他們做不到。那顆藥丸雖苦，但是外面是鍍金的，只好爭氣着吞下去了。

當那位獅子心理查出行的時候，（他是到聖地去的，但是他將他的東方旅行的大部分時間都費在奧地利的監獄裏，英國的政治，交在理查的兄弟約翰的手裏，這人在戰術上的能力還不如他的哥哥，在行政上的能力與他的哥哥一樣壞。他攝政的時候，首先便失去了諾曼底與法蘭西領土的大部分地方。後來他又設法要與教皇英諾森第三，就是洪亨斯達芬王族有名的仇敵開戰。那位教皇便將約翰革除教籍（如同二百年以前額我略第七將亨利第四革除教籍一樣）。在一二一三年內，約翰被迫結了一個可恥的和約，正如同在一〇七七年內亨利被迫所做的一樣。

約翰雖然沒有成功，但是他並不害怕，依舊濫用他的國王的權力，直到那時候他的憤恨不平的封臣將那位抹油的治理者下了監獄，並且逼他答應：從此以後不再作惡，不再干涉他的百姓的古代權利為止。以上這些事情，是於一二一五年的六月十五，在崙尼米特村子的附近，泰

姆士河內的一個小島上發生的。約翰簽名的那個文書稱爲大憲章。其中所包含的條件很少有新的。用一種短而明瞭的句子，將國王的古時候的義務重說一遍，將他的封臣的權利逐條記下。這個文書，對於大多數的人民（農民）的權利（即使有一點）不注意的，但是給新起的商人階級一種確定的安全。這是一個最重要的文書，因爲他限制國王的權力比較從前更精確了。但是這還是一個純粹中世紀的文書。這個文書於普通人民沒有關係的，除非他們是屬於封臣的產業之內，這才受保護，可以免去國王的暴虐，正如同屬於男爵的樹林與牛有人保護着，不給王家的材務官砍去一樣。

但是過了幾年之後，我們漸漸的聽見在王家的議會裏一種不同的聲調。

約翰之爲壞人，因爲他的天性與嗜好都不是好的，他雖然很鄭重的允許服從那個大憲章，但是以後每個條約都沒有遵行。幸而他不久便死了，他死後，他的兒子亨利第三繼續下去，亨利又被迫承認了那個大憲章。那時候，亨利的伯父理查，那個十字軍人，將國家的錢費去了很多，所以這位國王不得不借些款來償還給那些猶太債主。但是那些做國王的顧問的大地主與僧正們不能供給他所需要的金銀。國王於是下令召集都市裏的幾個代表到他的會議裏來。他們第一次出席會議是在一二六五年的時候。當初原是請他們來專做財政上的顧問，

並不是請他們來討論別的國事的，祇請他們商議租稅的問題。

但是以後那些『平民』的代表漸漸的討論到別的問題上去，而那個貴族的，僧正的以及都市裏的代表會議，發展成了一個有規則的國會，國會（巴利門）這個名稱，按英文的意思，就是人民談論國家大事（在沒有決定之先）的地方。

但是這種帶有行政權力的顧問機關，並不是如同一般人所信的，為英國人所發明的，『國王與他的國會』的政府，並不是祇限定在不列顛羣島上。你在歐洲各處都可以找到的。在有的國家內，如同法蘭西，自從中世紀之後，王家的權力驟然增加，『國會』的勢力便減到沒有了。一三〇二年的時候，都市裏的代表才准出席於法蘭西國會的會議裏，但是這個國會在五百年以後方有勢力保護中等階級（就是



瑞士自由的發生地

稱爲第三階級)的權利,才把國王的權力打破。這時候他們要補足以先失去的時間,在法蘭

西革命的時候,便將國王僧侶與貴族一齊都廢了,立人民的代表爲國家的治理者。西班牙的『國會』(國王的議會)對於平民在十二世紀的前半世紀內已經開放了。在日耳曼帝國,有幾個重要的都市得到了『皇家的都市』的位置,他們的代表的意見,在皇家的議會裏一定得俯從的。

在瑞典,人民的代表於一三五九年的第一次會議裏便出席於國會了。丹麥的國會,古代的會議是在一三一四年內建立的,當時雖有那些貴族常常犧牲了國王與人民,幾次得到了國家的管理權,但是都市裏的代表的權力,從來沒有完全被奪過。

在斯干底納維亞國內,代議政治的故事是很有趣的。冰島上的『國會』(就是所有自由地主的會議,那



純棄人民被第二階級

些地主是管理島上的事情的）在第九世紀的時候便定期開會，一直繼續了一千多年。

在瑞士，各州的自由民保證他們的會議，抵抗幾個隣邦的攻擊很告成功。

最末，荷蘭的第三階級的代表，在十三世紀的時候，早就出席於幾個公國與伯國的會議了。

十六世紀的時候，荷蘭的幾個小省反叛他們的國王，在一次『階級會議』裏的鄭重的會議裏將他們的國王廢了，此外又取消僧侶們在討論時候的發言權，破壞了貴族的權力，自己却獲得了聯合七州的新建的共和國的行政全權。那些省議會裏的代表治理他們的國家約有兩百年之久，沒有國王，沒有僧正，也沒有貴族。都市變成了至尊的，那些好的市民做了國內的治理者。

第三十七章 中世紀的世界

中世紀的人民以他們所居的世界爲何如

日期是一種最有用的發明。我們沒有日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應該很小心，要不然，他們便要和我們開玩笑。日期這樣東西，容易使歷史上的年月日分得太清楚了。例如我談起中世紀人民的觀察點，並不是指四七六年的十二月三十一那一天，忽然所有的歐洲人民說道：『啊，羅馬帝國現在告終了，我們是中世紀的人民了。多有趣呀！』

你在查爾斯大帝的法蘭克朝廷上還可以尋出幾個完全是羅馬式的習慣，舉動，觀念的人來。在另一方面，等到你長大的時候，在現世界裏你可以發見永遠沒有超脫穴居人民的階級。所有的時間與所有的年代都是重疊的，一代接一代的觀念，彼此都是連接的。但是這倒可以研究許多眞實可以代表中世紀的人民的思想，使你可以得到一個一般人對於生命與生命裏許多困難的問題的態度的觀念。

第一件，你要記得中世紀的人民從來不想他們自己爲自由的市民，可以隨便往來，可以接他們的才能或精力或氣數氣數定他們的運命。正是相反的，他們都以爲他們是世上的大計畫中的一部分，這個計畫，乃是包括皇帝與農奴，教皇與異教徒，英雄與傲慢之人，富人，窮人，叫化子

與盜賊等。他們承認這種神的意旨一點也不疑惑的。他們在這種情形裏，當然與現世紀的人民，什麼也不信，永遠祇顧改良他們自己的財政上與政治上的地位的完全不同。

十三世紀的男子與婦人，以為將來的世界，——一個極樂的天堂，與一個受苦的硫磺礦的地獄，——不是一句空話，或神學上的一句空洞的話。這是一樁實在的事實，所以中世紀的市民與武士，費去了許多時間預備這個將來的世界。我們現在的人，如同古代的恬靜的希臘人與羅馬人一樣。對於一個好好過了一世的榮耀的死，以為死後便沒有什麼事了。我們做了六十多年的工作，費了六十多年的精力，我們便坦然無懼的睡覺去了。

但是在中世紀的時候，那位恐懼之王，（譯者註，指魔鬼）帶着他的露齒的腦殼，格格有聲的骨頭，是人們永遠的伴侶。他用手搔琴，發出來的一種可怕的聲音，驚醒了那些受他害的人——他與他們同桌吃飯——他們帶了姑娘們出去散步的時候，他躲在樹木後面笑他們。如果你在幼年時候祇聽見人們講墳墓，棺材與可怕的疾病以及那些毛骨聳然的故事，而聽不見安徒生與格利姆的童話，你的一生也便永遠在臨終的恐怖裏與審判的恐懼的日子裏了。中世紀的孩子們的情形正是這樣的。他們在一個充滿了鬼怪與偶然的幾個天使的世界裏活着。有的時候，他們有了那將來的恐懼，使他們的靈魂裏充滿了謙卑與虔誠，但是常常是相反的，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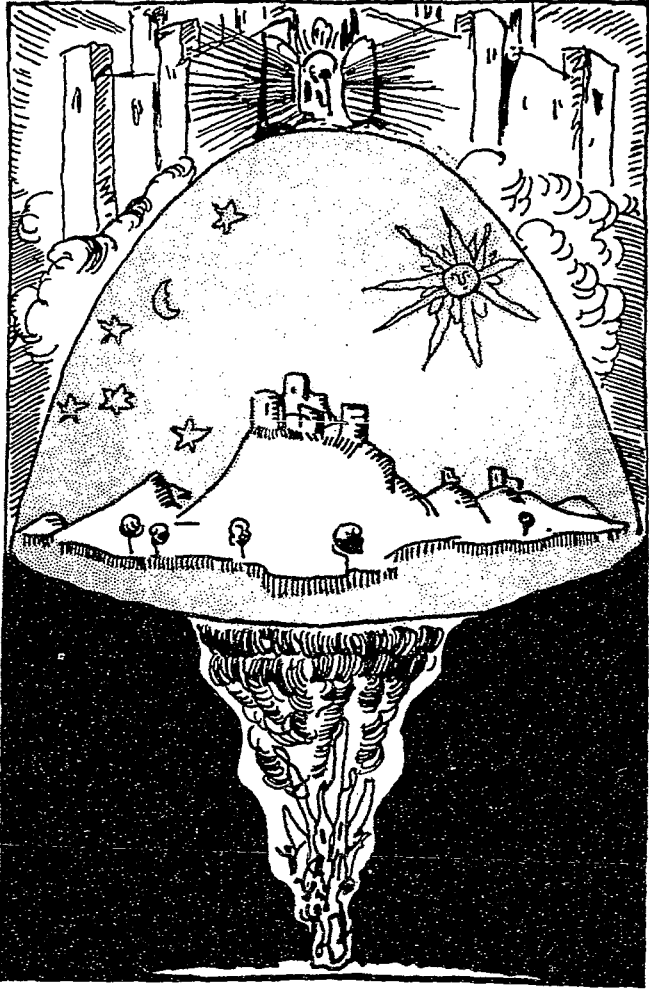
他們成了很殘忍的，易動感情的。他們可以剛殺了那些侵掠來的城裏的婦人孩子們，立刻又是很熱心的，兩手染了無辜的受難者的血，走到聖地去禱告，祈求那位慈悲的上帝饒恕他們的罪惡。不但如此，他們做的還有過於禱告的，甚至於流下淚來，懺悔他們極大的罪惡。但是第二天，他們又去殺戮回教軍營裏的敵人，而心裏一點沒有憐恤。

十字軍的軍人是武士，他們所遵守的道德當然與普通人不同。但是在這種方面，庶民與貴族都是一樣的。他很像一匹膽怯的馬，很容易被一個影子或一張小紙嚇倒了。他能做一件很好的忠心的事，但是他在熱狂之中，看見一個鬼怪的時候，也可以出去做可怕的壞事。

我們批評這種好人，最好記住他們當時的生活有什麼缺點。他們純粹是野蠻人而冒充爲文明人的。查爾斯大帝與鄂圖大帝都稱爲「羅馬皇帝」，但是說他們像一個真的羅馬皇帝（例如奧古士都或瑪克奧理），正如同說非洲前孔哥州的洪巴洪巴王之像瑞典或丹麥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國王一樣。他們是野蠻人，雖然住在光榮的廢址中，但是他們並沒有享受文化的利益，那種文化是被他們的父親與祖父毀壞的。他們什麼也不知道。在現在一個十二歲的孩子所知道的东西，他們差不多都不知道的。他們爲求各種智識起見，不得不讀一本書。這本書就是聖經。但是聖經裏可以影響於人類的歷史向好的一方面去的幾段，就是新約中

教訓我們應該愛，慈，恕，這種大道德的幾章書。但是要把這本可尊敬的書當作天文學，動物學，植物學，幾何學，與種種別的科學的參考書，那是完全不行的。在十二世紀的時候，中世紀的圖書館裏又添了第二本書，就是那本有用的學問的大百科全書，這本書是紀元前第四世紀的那位希臘大哲學家，亞里斯多德編的。當時基督教會既然因為異教的關係，對於所有的希臘哲學家都是毀謗的，他們怎麼會願意給亞歷山大大大王的教師這樣大的尊敬呢？這個道理我真不明白。但是除了聖經以外，亞里斯多德被承認為唯一的可信的教師，他的著作可以放在基督徒的手裏不至於發生危險。

他的著作繞了好幾個灣到了歐洲。他們從希臘一直到亞歷山大城。以後那班回教徒將他們由希臘文譯為阿剌伯文，（那班回教徒就是在第七世紀的時候占領埃及的。）他們跟着回教的軍隊到西班牙，這位司丹極拉（亞里斯多德是馬其頓的司丹極拉地方的人）的大人物的哲學，在哥爾多華的回教大學校裏用了。以後基督教的學生，經過了庇利尼斯山去求一種自由的學問的時候，又將阿剌伯的譯本譯為拉丁文。到後來，這一本走過許多路程的有名的著作的譯本，在歐洲西北部的各學校全都採用了。譯本雖然不很清楚，可是因此使他變成更有趣了。



中世紀的世界

中世紀的最聰明的一等人，有了那本聖經與亞里斯多德的著作的幫助，便起首解釋宇宙間與上帝所表示的意志相關聯的種種東西。那些聰明人，就是所謂經院學者的，實在是很聰明，但是他們的智識祇於從書本上得來的，從來不用實際的觀察。如果他們要講演鱒魚與小毛蟲，他們便去讀新舊約與亞里斯多德的書，便將這些好的書本上所講的小毛蟲與鱒魚的種種情形告訴他們的學生。他們決不去到附近的河裏去捉一個鱒魚來。他們也不離開他們的圖書館到後院子裏去找一兩個小毛蟲來，看看這些小東西是怎麼樣的，或是研究研究他們在他們的出處是怎麼樣的。就是那幾位最有名的學者，如同阿勃土，麥格奴斯，與湯姆斯，阿虧，那士這些人，也不去研究研究巴勒斯坦那邊所出的鱒魚與馬其頓的小毛蟲，是否和歐洲西部的鱒魚與小毛蟲不同的。

偶然有一個例外的好奇的人，如同那位洛奇爾培根，他在學者的會議裏開始用放大鏡與奇怪的小望遠鏡做實驗，並且實地去牽了一條鱒魚與一個小毛蟲到課堂上來，證明他們與舊約上以及亞里斯多德的書本裏所說的東西是不同的，那時候那班經院學者聽了都搖頭。培根說的太遠了。培根竟敢提議說，費一個鐘點的實際的觀察，勝讀十年亞里斯多德的書，並且主張那些有名的希臘著作，從他們已經做出的許多好處上看來，實在可以不必翻譯，那時候那

些經院學者便走到警察署裏去說：『這個人是妨害國家的安全的。他要我們學希臘文，乃是要我們讀亞理斯多德的原文。為什麼我們的拉丁阿剌伯譯文使我們的信實的人民已經滿足了好幾百年，而使他不滿意呢？為什麼他對於魚類與蟲類的內部的情形這樣好奇呢？他大概是一個惡巫，想要用他的黑巫術（譯者註，中世紀的巫術，分黑白兩種，為人民求利益的為白巫術，謀害人民的為黑巫術）來擾亂各種東西的固定的秩序。』他們竭力辯護他們的理由，而那些被恐嚇的政府當局，便禁止培根於十幾年之內不許寫一個字。以後他再得到研究的機會的時候，他學到了一個教訓。他的著作都是用一種奇怪的暗號寫的，為得使當時的人不能讀，這種方法，當基督教會拼着命去禁止人民疑問——因為這種疑問要引起人的疑心，並且使人信心不堅固的——的時候，成爲很通行的。

使人民不要有智識，這種觀念並不是惡意。當時所以這樣反對異端，捉拿異端，實在是一片好心。他們深信——不但相信，並且知道——現世界裏的生命，不過是預備我們在將來的世界裏的真的存在。他們相信如果學問太高了，使人感到不舒服，使人的腦筋裏充滿許多危險的意見，並且引他懷疑，結果，使他滅亡。一個中世紀的學者，如果看見了他的一個學生背棄聖經上與亞理斯多德著作上的啟示的權威，而自己去研究，他的心裏非常的難過，正如同一位

慈愛的母親，看見她的小孩子走到熱的火爐邊去一樣。她知道如果他一摸那火爐，他的小手指頭就會燒壞的，所以她總要想法子把他拉回來，如果在必須的時候，她也會用強力去禁止他。但是她實在是愛他，祇要他能夠聽從她，她便用全心愛他。中世紀的保護人的靈魂的（牧師）也是這樣，關於宗教信仰方面種種事情，他們是非常嚴厲的，他們日夜不息的爲他們的人羣盡力。祇要他們做得到，他們永遠是幫助人的，當時的社會，正是顯示幾千幾萬善男信女的勢力，這些善男信女，都在那裏設法造成一般人民的運命到可以受得了的程度。

做農奴的總是一個農奴，他的地位是永遠不改的。但是中世紀那位慈悲的要他做一輩子的農奴的那位上帝賜給這個卑賤的人一個永遠不朽的靈魂，因此使他的權利得到了保護，使他生死可以做一個好的基督徒。等到他年歲太老，身子太軟弱，不能做工的時候，他一向所服侍的那位封建主便應該照顧他。所以做農奴的生命雖然是無味的，苦痛的，但是他永遠用不着愁明天的。他知道他是『安穩』的——他不至於被他的雇主辭去，不用他，他永遠會有房子住（也許是一所漏房子，但是總是一所房子），并且永遠會有東西吃。

這種『穩固』與『安全』的觀念，在社會的各階級裏都有的。當時城市裏的商人與工人組織了一個行會，保證每個會員都有一注固定的收入。這種事情固然不會鼓勵野心家使他的

野心更大。但是常常因為保證了「怠惰的人」使他對付活着，他便不想上進了。他們使勞働階級裏的人有了一般滿足的可靠的感覺，這種感覺，在我們現在的一般競爭裏是沒有了。中世紀的人對於我們現在的人所謂「把持行市」的危險是很熟悉的。如果有一個有錢的人，將所有的穀子，胰子，或鹹青魚一齊都收買去，然後來強迫世人按他所定的價錢到他那裏買去。那時候當局者便要出來禁止整批的買賣，使所有的商人都須按定價出賣他們的貨物。

中世紀的人民，不喜歡競爭。因為審判的日子快到了，所有的財富都沒有用了，爲善的農奴可以進天堂的金門，作惡的武士要送到深坑裏去懺悔，那時候所有世界上的匆忙，競爭，許多擾攘的人民還有什麼用處呢？

總之，中世紀的人民應該犧牲他們一部分的思想與行爲的自由，爲得可以享受較大的安全，使身體與靈魂都不至於受窮。

除了幾個例外的人，他們對於這種觀念都不反對的。他們深信各人在這個地球上祇於是一個過客——他們在這裏乃是預備一個更大的更重要的生命。他們對於這個充滿了苦痛，罪惡與不正直的世界是掉頭不顧的。他們拉下了簾子，使那太陽光不至於攪亂他們對於默示錄上的注意，那本書是告訴他們天堂裏的光亮是永遠照耀他們的幸福的。他們想法子

閉上他們的眼睛，不看他們現在所居的世上的各種幸福，爲得可以享受那些在快臨的將來所等着他們的幸福。他們以生命爲一種不可避免的惡事，以死爲一個光榮的日子的開端。

希臘人與羅馬人從來沒有注意他們的將來，但是他們設法在現在的世界裏設立他們的天堂。他們爲那些不做奴隸的同胞們造成了非常快樂的生命。以後卻來了一個極端不同的中世紀，人民都是建造他們的天堂在極高雲外的，而把這個世界變成了所有上等的，下等的，有錢的，窮苦的，聰明的，愚笨的，一個流淚的空谷。現在又到了那個鐘錘應該拉到另一方面去的時候了，我在下一章裏告訴你。

第三十八章 中世紀的商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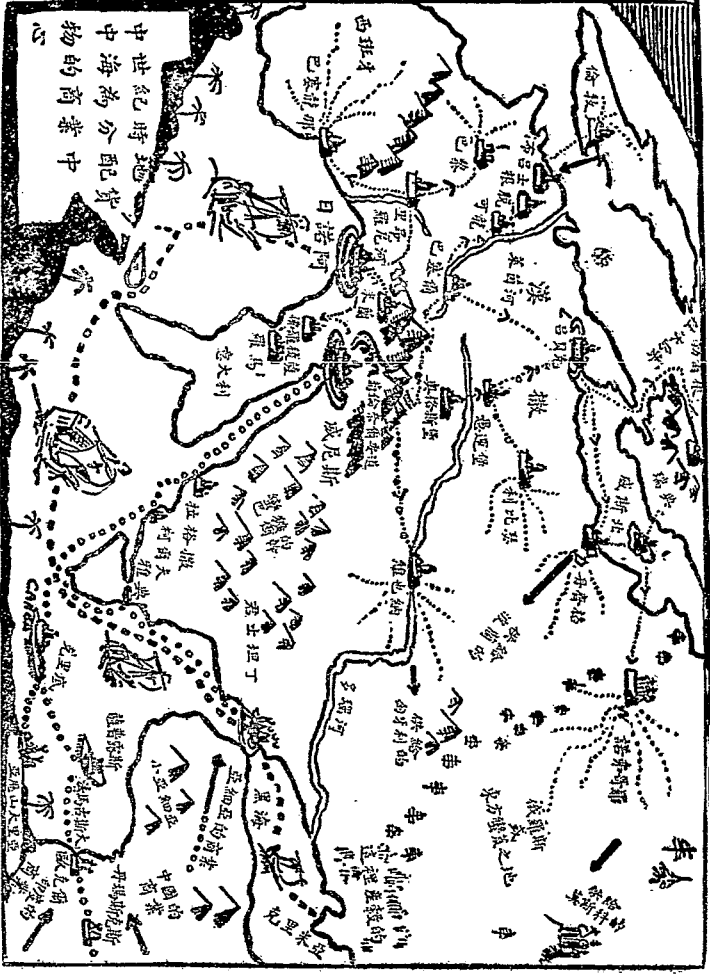
十字軍怎麼樣又將地中海變成了一個商業繁盛的中心，意大利半島的都市怎麼樣變成了亞細亞及亞非利加通商分配貨物的中心。

為什麼意大利的都市在中世紀的末葉最初得到一個最重要的位置，其中有三個原因。

第一，意大利半島在最早的時候便爲羅馬人所整頓。那邊的道路，城市，學校，比較歐洲無論什麼地方都多。

意大利雖然被那些野蠻民族放火燒得與別的地方一樣利害，但是他那裏的東西太多了，毀壞不盡，所以還留下許多。第二，教皇是住在意大利的，教皇便是一個大政治機關的領袖，那個機關裏有土地，農奴，房屋，樹林與河流，他並且是管理法庭的，他時時受到許多錢。至於教皇的那些官員們都是要金銀的，如同威尼斯與日諾阿城裏的商人和船主一樣。要償還遠的羅馬的都市裏的債務，須將牛，蛋，馬與地上種種的出產品都換成現錢償付。因此意大利變成了一個金銀比較多的唯一的國家。第三，在十字軍東征的時候，意大利的都市變成了十字軍軍人上船的地點，當時他們獲利之多，差不多爲我們所不信的。

後來十字軍結束了以後，那些意大利的都市依舊爲分送東洋貨物的中心點，那些貨物，歐



第三十八章 中世紀的商業

洲人民到近東來的時候都是依他們生活的。

意大利的都市，差不多沒有一個像威尼斯那樣著名。威尼斯是設立在土岸上的一個共和國。大陸上的人民，在第四世紀被野蠻人侵略的時候，都逃奔到那邊去。威尼斯的周圍都是海，所以那邊的人民都從事於鹽業。中世紀的時候，鹽非常的缺乏，所以價錢很高。威尼斯有幾百年的工夫，享受這種於食品上不可少的商品的專利權（我說不可少，因為人，如同羊一樣的，食物裏沒有鹽是要病的）。人民以這種專利權來增加他們的都市的勢力。有的時候他們甚至於敢反抗教皇的勢力。這個城漸漸的有錢了，便造起船來與近東貿易。當十字軍東征的時候，那些船都去運送旅客到聖地去，如果旅客們沒有錢付旅費的時候，他們只好幫助威尼斯人擴充他們的殖民地直到伊近海，小亞細亞與埃及這些地方。

在十四世紀的末葉，他們的人口甚至於增加到二十萬之多，使威尼斯成了中世紀裏一個最大的都市。人民在政治上是沒有勢力的。因為那個政府是為幾個少數的有錢商人所私有的。他們選舉一個元老院，一個公爵，但是都市裏的實際上的治理者，乃是有名的十人會議裏的會員，——他們維持自己，全靠那班偵探與專以刺客為營業的高的組織的制度，那班偵探和刺客，時時在那裏監督所有的市民，遇有對於他們的專制的，肆無忌憚的公安委員會圖謀不軌

的人，他們便暗暗的把他處死了。

此外又有一個極端的政府，一個非常擾亂的民主國，就是在佛羅稜薩的。這個都市在北歐與羅馬間的大道上，他將他賺得的錢（這種錢是由他的僥倖的經濟地位上賺來的）都投在工業上。佛羅稜薩的人民想要模倣雅典人的榜樣。貴族，僧侶與行會裏的會員，都加入民事的討論會裏。因此發生了很大的擾亂。人民永遠分爲許多的黨派，這些黨派之間的衝突很利害，如果有一黨剛在會議裏占了優勝，立刻便把他們的對敵驅逐出去，并且將他們的產業一齊沒收。這種有組織的暴徒政治過了幾百年之後，便有一種不可免的事情發生。城內有勢力的一家擅自居爲該城的治理者，他們按着老希臘暴君的樣子，管理這個城以及周圍的地方。這一家名叫梅第基家。最早的梅第基人是做醫生的，（梅第基這個字，在拉丁文的意思就是醫生），但是後來他們都變爲銀行家了。幾個重要的商業的中心裏，都有他們的銀行與他們的當舖，甚至於現在美國的當舖門前也掛着三個金球，那就是梅第基大家族的徽紋的一部分，這些梅第基人以後做了佛羅稜薩的治理者，將他們的女兒嫁給法蘭西的王，他們死後葬的墳墓與羅馬的該撒一樣闊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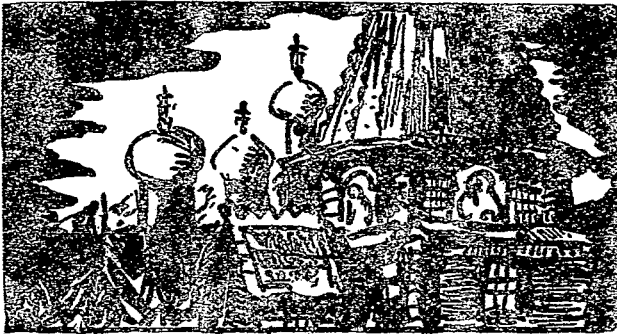
其次是日諾阿城，這城是威尼斯城的大勁敵，那邊的商人專與阿非利加洲的條尼斯人通

商與運輸黑海方面的穀子。此外又有二百多個都市，有大的，有小的，每個都市都是一個完全的商業上的單位，這些都市彼此之間永遠有一種不死的嫉妒，不斷互相的競爭，你奪我的利益，我奪你的利益。

一旦近東與阿非利加洲的物產帶到了這些分配的中心點，便須預備將他們分送到西部與北部的路途。

日諾阿將他的貨物由水路運送到馬賽，再從馬賽裝船送到羅尼河沿岸的各都市，那些都市都變成了法蘭西北部與西部的商場。

威尼斯城裏的商品，是由陸道運送到歐洲的北部。這條老道路，經過葡萄崙奈爾要隘，就是當時野蠻人民侵略意大利所走的那條老孔道。那些商品運過了英司勃立克送到巴塞爾。再從巴塞爾送到萊茵河，運到北海與英格蘭，或者運到奧格斯堡，那裏有一家富格爾家（他們是銀行家又兼是製造家，他們專以剝削



大諾弗哥羅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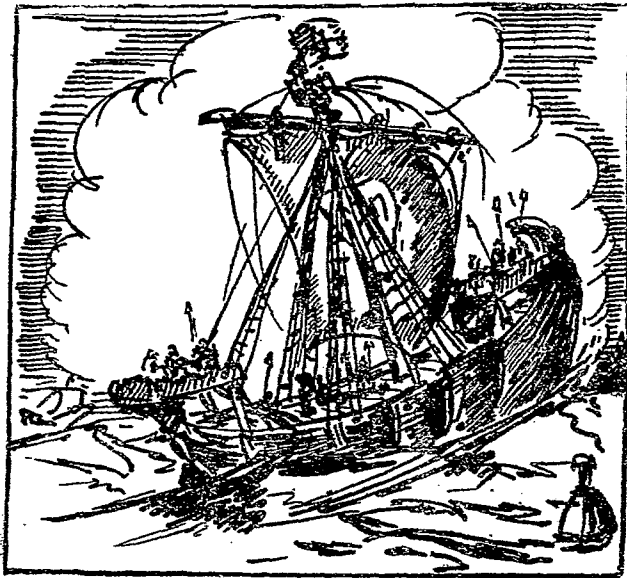
(譯者註，割割俗話就是將洋錢洗滌。)付給工人的錢得了很大的利，因此發了大財。專照顧遠的商場，如同俄連堡、利比瑟與波羅的海的幾個都市，此外還有運到威斯北的，(該地是在高脫蘭島上)，那裏是照顧波羅的海北部的需要的，與直接和俄羅斯的商業老中樞諾弗哥羅共和國交易，那個商業中樞在十六世紀中葉被那位可怕的伊梵毀壞了。

歐洲西北岸的那些小都市，每個都有自己有趣的歷史。中世紀的人吃魚很多。一年之中有許多禁食的日子，到了這個日子人民便不准吃肉。那些不住在海岸與河邊上的人民，到了禁食的日子祇有雞子可以吃，除了雞子便什麼都不能吃。但是在十三世紀的初季，有一位荷蘭的捕魚人發明了一種以鹽浸魚的方法，所以這些魚可以運送到遠方。因此北海的漁業變成了一種重大的事業。但是在十三世紀的有一個時期內，這種有用的小魚(爲他們自己的原因)從北海都遷到波羅的海去，而內海裏的這些都市漸漸的賺起錢來。現在全世界的人都到波羅的海那邊去捕青魚，但是這種魚每年祇有幾個月可以捉，(其餘的時候他們都住在水底下產生小魚)，所以在空閑的時候，那些漁船便闲着無事，除非去張羅別的生意。他們利用這個時候，到俄羅斯的北部與中部去載麥子運到歐洲的南部與西部。在回來的時候，又從威尼斯與日諾阿載些香料，絲，地毯與東洋的氈子等物品到布呂士，漢堡與勃雷盟來。

從這種很簡單的起源裏發展出來一個很重要的國際間的商業制度，這種商業制度，從布

呂士與根脫的工業都市裏（那邊有勢力的行會公然與英法的王開戰，并且成了一種勞動的專橫，將雇主與工人完全毀壞了）傳到了俄羅斯北部的諾弗哥羅共和國，這個共和國在俄皇伊梵之前，是一個很大的都市，後來伊梵不信任所有的商人，占據了這個都市，不到一個月的工夫，殺死了六萬餘人，將那些剩下沒有死的人都降而為乞丐。

北部的商人設立了一個保護的同盟，使他們不至於受海盜，



漢撒的商船

苛稅與苛政之害，這個同盟名爲『漢撒』。漢撒（在呂貝克有他的總機關）是一個一百多個都市的自由組織。這個組織裏自己設立一隊海軍，專爲在海上巡查，并且如果英國與丹麥的王敢來干涉這些大漢撒商人的權力與利益的時候，他們可以出去抵抗，打敗他們。

中世紀的貿易，須跨過高山，渡過重洋，每次航行都變成光榮的冒險事業，關於這種奇怪的貿易的故事，我很願意多多的告訴你們。但是這樣寫起來，總得要占好幾冊書，在這裏是不行的。此外我又希望你們既然已經看了我所告訴你們的許多中世紀的事情之後，可以引起你們的好奇心，再讀其餘的許多好書。

中世紀是一個進步極慢的時代，這話我在前面已經設法告訴過你了。那些當權的人以爲『進步』是魔鬼的一種要不得的發明，所以應該禁止的，適逢他們這班人占了有勢力的地位，所以更容易推行他們的意志到那些忍耐的農奴與不識字的武士身上。有的地方有時候有幾個勇敢的人冒險去研究科學，這種科學當時是被禁止的，但是他們的運氣很壞，如果他們能够逃命出去或受二十年的監禁還算是僥倖的。

在十二世紀與十三世紀的時候，國際間的商業潮流掃過了歐洲的西部，正如同尼羅河掃過了古代埃及的流域一樣。潮流過後，留下了一片富饒的肥沃的沉澱。富饒意思就是閑暇，

男子與女子有了閑暇，便有機會出去買手抄的古本，使他們對於文學、藝術與音樂這些東西發生趣味。

那時候這個世界上重新又充滿了神妙的好奇心，這種好奇心使人由別的乳哺動物（他們都是人的遠房的堂弟兄，但是不會說話的）的階級裏昇高了，這些都市（他們的生長與發展的情形，我在前面已經告訴過你了），給那些勇敢的先鋒隊一個安全的避難所，所謂勇敢的先鋒隊，就是膽敢脫離已經固定而有秩序的窄小的範圍的人。

他們開始作工。他們打開了他們的寺院與書齋的窗子。一般太陽光線射進了那些塵土的屋子裏去，使他們看見在長久的半黑暗時代裏所結的許多蜘蛛網。

他們起首打掃屋子。然後再打掃他們的庭院。

後來他們走到空場上去，（就是在毀壞的城牆外）說『這是一個好的世界。我們住在這裏非常的快樂。』

在那個時候，中世紀便完了，另外又有一個新世界發生了。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少年史地叢書

本叢書或用遊記體或用筆記體敘述各地之歷史地理風俗物產及天然風景極饒興趣少年讀之最易得着史地上的常識已出下列各種餘冊續出

- | | | | | | | | |
|-----|-----|------|------|------|-----|------|-------|
| ▲希臘 | ▲澳洲 | ▲南美洲 | ▲德意志 | ▲俄羅斯 | ▲英國 | ▲東三省 | ▲羅馬尼亞 |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 三角 | 三角 | 三角 | 三角 | 三角 | 三角 | 三角 | 三角 |
| 警 | 警 | 警 | 警 | 警 | 警 | 警 | 警 |

商務印書館出版

元又(1675)

Young Men's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eries
The Story of Mankind
 Volume I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初版

少年史地叢書 人類的故事(二冊)

(上冊定價大洋柒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Hendrik Van Loon

譯述者 沈性仁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蘭州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八七二二分

12

3300
200

3500

